走读布拉格

Explore & Feel Prague

拓芙◎著

●欧洲最美的城市、世界最美的十座城市之一、拥有众多哥特式和巴洛克式建筑。

●令人倾心、美丽、开放的世界性城市，给人深刻印象，拥有引人入胜的丰富历史和奇妙文化。

中国青年出版社



内容介绍：

布拉格，诗人、戏剧家、音乐家的城市，学生、工人、吉普赛人的城市，政客、银行家和游客们的城市。人人都能在这里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找到一段属于自己的现在或者历史，哪怕仅仅是昙花一现的瞬间。我在这里寻找着文字，活着的或者死去的：马哈、哈谢克、卡夫卡、赛弗尔特、昆德拉……



布拉格

拓芙◎著

Explore & Feel Prague

中国青年出版社





捷克史小览

- 5世纪，斯拉夫族裔定居于今捷克地区。
- 9世纪，隶属大摩拉维亚公国，传教士康士坦丁和麦托迪来到，康士坦丁以希腊文字为范本创造古斯拉夫文字。
- 10世纪，大摩拉维亚公国被匈牙利族裔所灭（908年），普热米斯尔家族开始掌权（995年起）
- 13–14世纪，卢森堡家族取代普热米斯尔家族执政。查理四世成为波希米亚国王和德意志国王，并最终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355年）。布拉格成为帝国首都，1348年创办了中欧第一所大学查理大学。中世纪捷克进入黄金时期。
- 15世纪，胡斯战争。缘自立陶宛的雅盖洛王朝统治捷克。
- 16世纪，哈布斯堡王朝大公被捷克议会选为国王（1526年），开始反宗教改革。
- 17世纪，布拉格"抛出窗外事件"（1618年）引发了三十年战争，在布拉格郊外的白山波希米亚军队大败（1620），王国随即丧失自主权，捷克民族进入黑暗时期。
- 18世纪，在玛丽亚·特蕾西娅和其子约瑟夫二世的领导下开始改革，实施义务教育，允许信仰自由。
- 19世纪，民族复兴运动，1848革命爆发。
- 1918年，一战结束。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宣布独立，首任总统马萨里克。
- 20世纪30年代：捷克民族（6–7百万）/斯洛伐克民族（200万）与德意志民族（300万）的冲突逐渐升级。1933年，亲希特勒德国的苏台德德意志故乡阵线成立。
- 1938年，9月29日慕尼黑协定，英国、法国、意大利答应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德意志人口占多数的地区划归德国。总统贝奈斯被迫下台，随即流亡英国。
- 1939年，纳粹德国吞并捷克剩余领土，称之为"波西米亚与摩拉维

亚保护国”，斯洛伐克宣布独立，成为德国的卫星国。

- 1942 年，伦敦流亡政府策划实施了对保护国最高长官海德里希的刺杀行动，作为报复德国将村庄利迪采夷为平地。

- 1945 年，美军解放波西米亚西部（5 月 5 日至比尔森），捷克斯洛伐克剩余部分由苏军解放，首都布拉格 5 月 9 日解放。贝奈斯重新回到捷克。贝奈斯法案将 360 万德意志族人驱逐出捷克。

- 1948 年，捷共上台，实施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

- 1955 年，作为原始成员国加入华约。

- 1968 年，杜布切克领导的“布拉格之春”改革在华约集团的军事侵犯下迅速告终。

- 1989 年，天鹅绒革命。由捷共一党执政变成多党民主制。哈维尔被选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总统。

- 1993 年，1 月 1 日，捷克斯洛伐克和平解散。哈维尔被选为捷克共和国总统。

- 1999 年，加入北约。

- 2003 年，加入欧盟。

- 2007 年，加入申根，水陆边境正式开放。

- 2009 年，欧盟轮值主席国。



爱上一个人，说不出理由。
爱上一个城市，是一种非理性的直觉……



目　录













布拉格精神？

“你们吃狗肉吗？”初到欧洲某些国家就有人这么问我。过了两年，碰到个生活在捷克的中国人，发现捷克人也问同样的问题。外国人的眼睛常常盯到本国人看不到的地方，有时候盯着的是美，有时候偏和丑较劲，问出本国人早已不以为意的问题。

奥运会前西藏出事。那时候才发现西方有些媒体也会说谎。大吃一惊，原以为西方虽然不是月亮也比中国圆，至少在媒体和言论上应该比较先进，此时才发现只要是存在于地面之上的，就不是天堂。由人组成的社会，飘落的怎么可能全是天使的羽毛？

奥运会，外国同事只问了我一个问题：怎么，你们那些大脚印是糊弄人的？

圣诞，与一个五十多岁的基督徒聊天，我问他：怎么你们的报纸一报道中国都是负面？他反问我：报纸报道的不就是负面消息吗？

我忽然发现我们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报道我们，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是负面；我们报道他们，大部分、绝大部分是正面。他们对我们的负面报道超过了我在国内的经历，我们对他们的正面报道同样超过了我在国外的感受。

本地新闻，所有的默认背景都清楚的情况下，报纸必须承担舆论监督的作用，负面新闻多一些也无可厚非；但对于陌生的外国，第一步该是铺陈背景吧。有一天我盯着电车站路牌下的垃圾桶想，



要是从各个角度给它拍上十张照片，再起个标题叫布拉格，那布拉格还真是不堪入目。或者照着城堡给它来上十张，也起个名字叫布拉格，那布拉格又精致得让人心醉。



清晨的小摊

无论是哪一种，都不能定义为谎言，但也够不上真实，甚至比赤裸裸的谎言更有迷惑性。我想我能够声称，在个人能力所及范围内，每个字都已推到事件发生时的真实极限。但闲逛布拉格，管中窥豹，看见的可能是黑，也可能是金黄。样品空间小，统计就可能失真。再说只要是人写东西，就是人的感受、人的体会。真实只发生一次，不同的人长着不同的耳朵和眼睛，记忆也有欺骗自己的时候，更何况人站在不同的位置，还会顺着这位置的走势越走越远，又哪能指望绝对的真实?

这一点一定得说清楚。然后下面，是追求客观的主观意见。

布拉格有吸引力，毫无疑问。有山有水有古迹，到处是雕塑、音乐、剧院，文化气氛一直渗透到最低层的平头老百姓。但它有精神吗?

我曾经认为它是有精神的。

一个隔着千山万水的想象中的布拉格。理想状态的布拉格，荒谬，坚守，诗和歌。韧如丝地活着。一座更有精神更有内涵更有气质的城市。

等到飞跃千山万水，看到的城市有内涵有气质，但也不是处处





理解一个城市，从他的广告栏开始

如此。的确，它的街道更古老，我们这边则不管前因后果地先拆了再说。它更开放，到处是外国人，各种文化可以自由混合。除了教堂和图书馆，它的中心市区就没什么高大建筑。可以说它精致谦逊，也可以说陈旧狭小。可以理解，为何在翻译作品的前言后记里，堆满对布拉格的溢美之词。但是对远方的热爱直至钟爱也罢，对身边现实的不满批判也罢，如果敢于承认所谓知识分子那藏在内心不敢明言的一小点优越感，怎么能仅仅称赞？要是自己还没看清，怎能语调坚决地一味赞扬？要是已经看清，又如何能违背自己亲眼所见，在远方树起一个只有光明没有黑暗的幻影？

布拉格的精神在哪里？

一开始我假设在写作者那里。写作者必是感受灵敏或思维深刻之人。可捷克语翻译作品，近现代的有，当代的就少之又少了。正在写作的那些人，正在被创作出来的书，我看不到。是历史和政治的双重原因吗？还是当代缺少写作者？

有人告诉我：此时最好冲进书店里自己去看。魅力十足但也复杂万分的捷克语成了阻碍。于是去问捷克人：50 岁上下的捷克语女老师推荐恰佩克和杨·维伊赫，30 岁上下的男同事推荐奥塔·巴维尔，20 岁出头的女同学推荐聂鲁达和赫拉巴尔。可惜不管作品是否被译成中文，竟然没有一位作家主创年代在 90 年代或者更后，也没有一位女性。

2009 年布拉格国际作家节，网页上挂出三位曾经在大陆度过不少年的华人：高行健、马建、杨炼。第一位后来称病没有出现，听说他仅仅是因为拿了诺贝尔奖。后两位此前压根就没听说。在网上查了查资料，原来两位都是异见者。时间关系，仅仅听到了马建的朗读作品。杨炼只有几面之缘，说一口流利但发音实在不敢恭维的英文，脸上在笑，嗓音里也在笑。马说中文，常常锁着眉头，极少露出笑容，仿佛总是在重压下忧虑着什么。组织者给他安排了翻译，宽阔的舞台上他和年纪轻轻的女主持人相对而坐，后者主持着谈话，

并把一切都实时翻译。话题仍然是二十年前的事，在国内这话题被隔置到一边，都快发霉了。

中场休息的时候，碰见另一位说流利中文的年轻人，他到上海读过几年书，现在也做些中文作品的翻译工作。我问他为什么关注的是这些人、这样的话题，在中国老百姓当中流行的完全是另外一些书。他似乎很不以为然，问我说：流行的就是好的吗？

他说的有道理。我自己也不喜欢跟着流行的屁股转，新翻译过来的新小说，诸如《布拉格地铁的六封情书》，思想深度不够。但是你要了解一个国家，是要了解小众的“精英分子”，还是去看水平不那么高的大众？翻译和阅读趋向于选择“精英”，但这一小部分人能够代表一个城市的精神么？要是“精英”们盯着的事情，大部分人看不到听不到感受不到甚至不知道，那这事情该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关注？这些事情里反映出来的东西，还能够被称为某个遥远地方的精神吗？

在作家节官网上写着：马“在香港写了《拉面者》”，“给他赢得了‘中国昆德拉’的称号”。

我怀疑这“中国昆德拉”的称号是谁给封的。

昆德拉是异见者，是流亡者，他跑去了巴黎，后期作品干脆抛弃了捷克语。如果只读昆德拉，看到的不可能是布拉格精神。我总是好奇，中国展现在国外的就是这么一幅面貌？廉价低质的产品、空气污染、审查……我不知道别人看到什么，我自己在国内时，关注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就医、就学、就业、房价、物价……要是有人仅仅关注前面的一组，并且将站在反对其最前线的那些人看做中国“良心”的代表，然后再草率地将其归结为“中国精神”，那我岂不是“被代表”了。

反过来，“布拉格精神”的存在一样值得怀疑。

要是存在着一个“布拉格精神”，那么也该有个“北京精神”、“上海精神”、“广州精神”了？

说一个城市有精神，先是一笔抹杀了城市内那些思想各异的个体，然后又忽略了大部分经济基础社会地位都不同的城市居民。要是再加上只把眼光盯在官方或者异见者两个极端上，那更是荒诞了。



布拉格，雪后的小巷



复活节集市的摊位

有一天我和 J 在等地铁，不记得怎么扯上了哈维尔。J 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他说：哈维尔就是个 idiot，我很认真地看着他说：“不是。”他也就很认真地瞪着我说：“Idiot。”我说：“不是。”他又飞快地接上“idiot。”这一句紧挨一句的白痴和非白痴进行了四个循环，我终于放弃。

后来我又问过老师和同事，在他们眼里，哈维尔是一位杰出的捷克总统，远远好于继任者克劳斯。

又有那么一天，与某大型机械厂的商业代表一同在布拉格机场等候国内来的采购团。他觉得哈维尔并不是个好总统，因为他太理想主义了。我说起我的熟人们，他说：“这些待在外国的人啊！”我问他：理想主义不好吗？他笑了笑说：“理想主义者没错，不过理想主义者不能做政治家。”他说到摩拉维亚原来有着世界水平的军工厂，在哈维尔上台后都停产了。他对如今的局势并不厌恶，但也没有特别的好感。他只是说：现在宣扬的与

斯米霍夫区的一家街头鲜花店

他上学的时候不同，完全掉了个。

还有P，他跟我说：我不在乎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只要大部分人活得好。我自己现在有麻烦，在过去的阶段也有麻烦。可你看现在我们的报纸，绝大多数都属于外国人了。

还是俗话说得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既然布拉格号称民主了，每个人都长着自己的脑袋，那怎么找到一个统一的布拉格精神？那种被称为布拉格精神的，不过是某一部分布拉格人、甚至仅仅是一小部分布拉格人的精神罢了。

以上，也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但布拉格还是那么可爱，就算看到破破烂烂的郊区，就算在中心区的桥上都有可能闻到尿味，就算电车上张贴“注意扒手”的英文告示，我还是觉得它可爱。就算它的河流没有布达佩斯宽阔，它的宫殿和花园没有维也纳气派，哪怕在市中心的一家私人书店里愕然撞上“Free Tibet”的牌子，我还是觉得它可爱。



托洛亚宫

它哪里吸引人呢？说不清。红色的屋顶、绿色的树和草、黑灰色的桥、教堂、壁画、雕塑。嵌着白云的蓝天。温柔的、泛着粼粼波光或者浮着一层薄雾的伏尔塔瓦河。闲在岸边的野鸭、天鹅和鸽子。

还有人流不息的地铁站、人声鼎沸的小酒馆和人的最终归宿——安静的墓地。

我竟然找不出它的精神，找不出它的特点，找不出一次次想去看它的理由。

爱上一个人，说不出理由。爱上一个城市，是一种非理性的直觉。彩色的世界，可以给它加上强光，说它是白；也可以遮上阳伞，说它是黑。描述起来简单，接受起来容易。但是我看到的布拉格不是那样的，我就没法把它写成那样。我感受不到统一的布拉格精神，也就写不出来。

也许对我来说，这反而就是布拉格的诱人之处吧。



伏尔塔瓦河与城堡



伏尔塔瓦河：城市命脉

是流淌的思念，伴着地球另一端卷起来的风；是歌唱的清泉，从遥远的舒马瓦山林积年沉淀的针叶之下渗出；是穿透历史的一声叹息，混合着岸边悲喜交加的时光。伏尔塔瓦，从南到北穿越捷克西部的河流，伏尔塔瓦，布拉格的命脉。


伏尔塔瓦源头的守护女神

是流淌的思念，伴着地球另一端卷起来的风；是歌唱的清泉，从遥远的舒马瓦山林积年沉淀的针叶之下渗出；是穿透历史的一声叹息，混合着岸边悲喜交加的时光。伏尔塔瓦，从南到北穿越捷克西部的河流，伏尔塔瓦，布拉格的命脉。

布拉格，我多想伴在她身边，可惜她太过遥远。就算身处布拉格，她仍然保持着些许距离，说中国话的我不属于那里；可我毕竟比说中国话的大部分人要熟悉那里。该写写她，与中国遥远而又亲近的捷克，与中国命运迥异而又相似的捷克，全国人口还赶不上一个上海的捷克，小到“只有一个布拉格”的捷克。该写写布拉格，这个旅游手册上的“金色之城”：鸽子和吉普赛人在天空和地面上云游，浪漫、神秘、小资情调，魅惑着无数的旅客和行者。

那么，该从哪里写起呢？

城堡？教堂？啤酒？水晶？小街？广场？

布拉格，你有如此多叫人难以取舍的侧面。于是我收回审视你的目光，闭上眼睛，黑暗中浮起一条河。伏尔塔瓦，它从远方缓缓而来，蜿蜒穿过布拉格，再缓缓离开。无论是望向金碧辉煌的城堡，望向宁静古老的维谢赫拉德，望向民族剧院或是查理大桥，望向郁郁葱葱的莱特纳或是佩特辛山岗，视线里都缺不了它。它静静地流



互相拥抱的布拉格和伏尔塔瓦河

淌在城市的中心，流淌在所有布拉格人的脚下。

伏尔塔瓦、布拉格、捷克的，原文念起来有种奇妙的感觉：伏尔塔瓦、布拉哈、切斯卡。两个阴性名词加上一个阴性变化的形容词，一串以"啊"结尾的亲切呼唤，伏尔塔瓦携着这个拖长的尾音，裹着女性的温柔，悄悄地漫过这个城市，漫过这个国家。

河流发源于捷克西南部与德国交界处的舒马瓦：一片由浓密的针叶林、开阔的草地山坡和静谧的湖泊组成的山区。伏尔塔瓦的两个源头都在这片国家森林公园中。

我只到过其中一个。春末与一群德国和捷克的朋友从巴伐利亚骑车进入捷克，经过国境开放之后再无人看守的边境哨所，一路上看不到一辆汽车。身边只有轻松谈笑的朋友和树梢沐浴阳光、地面幽暗湿润的森林。间或有黄色或红色野花摇曳的空地，在绿色中加上一抹鲜艳的亮色。耳朵里鸟叫虫鸣杂着风声。空气清新得像是泉水，纯净中裹着一丝甜味。

朋友们说要去看伏尔塔瓦的源头，拐上一条岔道，大片的草地铺在路旁，几匹马悠闲地站着，啃着青草。我真想停下来，在六月的微风和阳光中躺下来一动不动，像绿草野花

一样自由自在地活着，只看蓝天上云的流动。可是身边的人都在向前向前，也只能跟着他们一起。在交错的森林和草地之间，我想唱唱歌。但在这里无论哪种歌曲都无力，混有渺小人声的歌曲是对自然的劣质模仿。简短的快节奏流行歌曲属于城市，这里只适合民谣和古典音乐。

起起伏伏的山路，按照体力把我们的车队拉成一长条，渐渐地只剩下一个德国小伙子和我骑在一起。他忽然对我说：这片土地以前属于德国。唉，为什么要扯到这个呢？我宁愿不要想到这件往事：捷克的伏尔塔瓦，它的源头位于曾经被称为苏台德的地方。

在布拉格已然广阔的伏尔塔瓦，这里看起来极其简单。从山腰冒出来的泉水，汇成了一眼连潭都算不上的小水面，只几个平米。旁边立着用单根木头雕刻而成的守护女神。她手里拿着一把钥匙，长长的头发包裹着身体，在腹部幻化成水滴。她的下方就是这眼泉水，水底扔满了硬币，在森林阴暗的空间里构成一片特殊的颜色。一根细细的木管从潭中引出流水，继续向山下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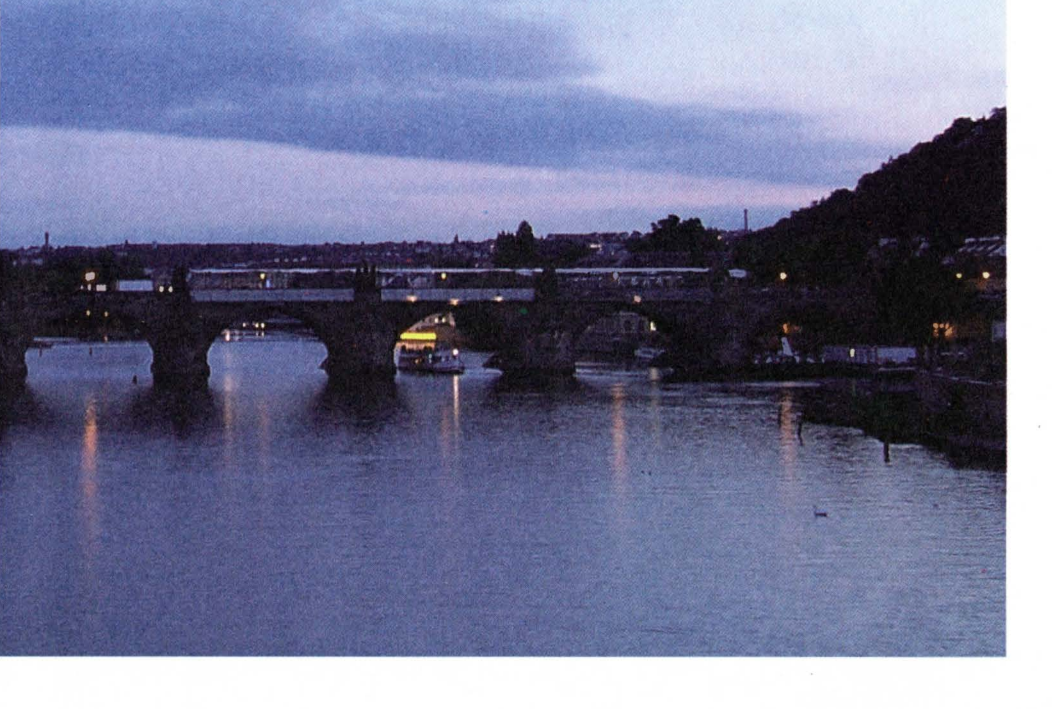


伏尔塔瓦与黄昏中的查理大桥

我伸手去试了试水，它凉得透骨。我抑制住想要尝尝味道的念头，抬起头来却看到下方有个人在拿它洗脚。伏尔塔瓦，对于捷克来说也许相当于我们的长江黄河，它的源头该是个神圣的地方。沧浪之水清兮，岂可濯汝足？他却笑着说，下游的人都知道他在这里了。问起这守护女神的故事，那把钥匙代表了什么，也无人了解。难道他们并不像我们，对于源头和先祖有着出自内心的敬重，和敬重带来的疏远？

又有人拿出手机来，放起交响乐《伏尔塔瓦》。嗨，你是存心为之吧！

《伏尔塔瓦》，斯梅塔纳《我的祖国》当中的第二乐章。开头的那段笛子独奏，似乎是单薄的，它百转千回，正如这山间的流水，曲曲折折。但它一定要奔着某个方向而去，就像不再回头的时间。它虽然细小，没有大江大河的沉稳雄厚，却精力旺盛，活力十足。伴着跳跃的叮咚声，它向前，向前。它终将汇聚成河，波澜壮阔。它终将要穿越布拉格，穿越捷克，



穿越历史和未来。

《伏尔塔瓦》，就该放到这个地方来听吧。

在源头我们并没有久留，很快我们又骑车离开，去附近的一个镇子上吃午饭。我又问起一个捷克朋友，以前这里到底是属于德国还是捷克。虽然她平时总是微笑着说话，这次却正色道：虽然德意志人口更多，但这里属于捷克。

后来，我看到赫拉巴尔小说改编的电影《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片中年老的主人公遍历人生风雨，最后来到遥远边疆做养路工，他给一个女孩解释那里为何荒凉至此：

"这里以前是德国人的城市，好几个世纪以来，捷克人与德国人毗邻而居。希特勒来了，捷克人就得走，然后德国战败，德国人就得走。他们被驱逐了。"

他指的是德国吞并苏台德地区的慕尼黑协定和战后驱走德国人的贝奈斯法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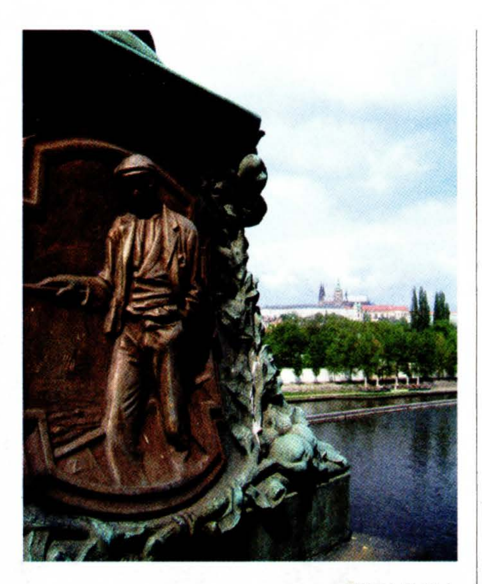
似乎扯得远了。不过，有意思的是，如果从德国南部的慕尼黑乘火车前往布拉格，必定会经过伏尔塔瓦河发源地舒马瓦山区。旅程过了大半后会在不经意间发现，左手边多了一条河，看起来并不宽阔，安静地似乎不在流动。就是一条普通的乡间河流，也没有特地高耸起来的堤坝，只是和铁轨并排地卧在田地间，陪伴着旅程。看着它和两岸的树，旅程便多了一丝趣味。后来它又在不经意间消失了。一刻之后，火车驶上一座大桥，跨越一条河，河面上行驶着豪华的游轮，岸边停歇着成群的天鹅，天空中飞翔着雪白的鸽子，在左手边的河面之上，远远的，是金色的布拉格和高高雄踞的城堡尖顶。但还未来得及细看这幅美景，火车便一头钻进隧道，现实中只剩下车厢里的灯光和窗外的黑暗，思维里只剩下片刻前的布拉格第一印象：那条扑面而来又匆匆而去的伏尔塔瓦河。

再先前那条河并不是伏尔塔瓦。不过既然伏尔塔瓦的水系几乎覆盖了整个捷克西南，它也必定是布拉格的某条支流。于是我总想把它当作伏尔塔瓦，谁又能说，流过捷克首都的河，不曾携带着从德国南部飘来的云上落下的雨滴呢？

然后，伏尔塔瓦在布拉格留恋地拐了弯，又继续向北。仿佛城市遇到河流，他们互相喜欢，拥抱，然后又告别。

如果从布拉格继续乘火车前往德国北部的首都柏林，这条伏尔塔瓦仍然伴在铁路一边，不久她汇入拉贝河，仍然伴在铁轨旁；她一直流向德国的德累斯顿，还是伴在铁轨旁，跨越了国界，她的名字又变成了易北河。她继续流过德国东北，直到北海。谁又能说，这条德国的河中没有流淌着一些来自捷克的水呢？

昆德拉曾经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写到：某天晚上特丽莎孤身一人，前往宽阔的伏尔塔瓦河寻找心



路灯上的诗人

灵的安慰。她看到公园的彩色凳子在河面上沉沉浮浮，顺流而去。布拉格的历史同样漂离了布拉格。

看到这样的描述，我曾经想，当我第一次去到布拉格，去到伏尔塔瓦，必然会在查理大桥上痛哭一场。可是，现在我早已几十次地跨过伏尔塔瓦，白天、夜晚，晴天、雨天，在旅游团的包围中，或者孤身一人，无论如何，我哭不出来。可以有感伤，深刻到叫人连叹口气都不能的感伤，却没法有泪水。

因为，那一湾平静的河水在慰藉人的灵魂。

特丽莎看到的那些凳子从何而来，是真实还是想象？它们是不是漂向了德国，再漂向广阔的海洋，漂向世界，甚至，也漂到中国？

布拉格曾经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她敞开着胸怀，接受来自巴黎和维也纳的艺术、音乐和思想。布拉格也曾经是一个封闭的城市，隔在铁幕之后40年。如今布拉格常常抛出一个提问，既然她在地理上比维也纳更西，为什么要被称为东欧呢？

嗨，天下之水，都是连在一起的吧！

走读提示：

★《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博胡米尔·赫拉巴尔著，星灿、劳白 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年 出 版；原 名 Obsluhoval jsem anglického krále, Bohumil Hrabal (1914-1997)，1971 **年出版。同名电影由伊日·门泽尔**（Jiří Menzel,1938-）**导演，**2006 **年捷克上映。**

★《伏尔塔瓦》（Vltava）**是《我的祖国》**（Má vlast）**中的第二乐章，作者为贝德里希·斯梅塔纳**（Bedřich Smetana,1824-1884），**在布拉格可以看到他的墓地**（50°3'52.27"N，14°25'7.45"E）**和一座小型的斯梅塔纳博物馆**（50°5'7.47"N，14°24'46.93"E，**英文介绍**：http://www.nm.cz/expozice-detail.php?f_id=72）。

★喜爱清静的人可以沿伏尔塔瓦河右岸步行往南，直至维谢赫拉德，左岸的 Kampa **博物馆作为现代艺术中心也值得一看**（Kampa Muzeum,50°5'0.94"N，14°24'30.28"E，http://www.museumkampa.com）。





维谢赫拉德：莉布谢的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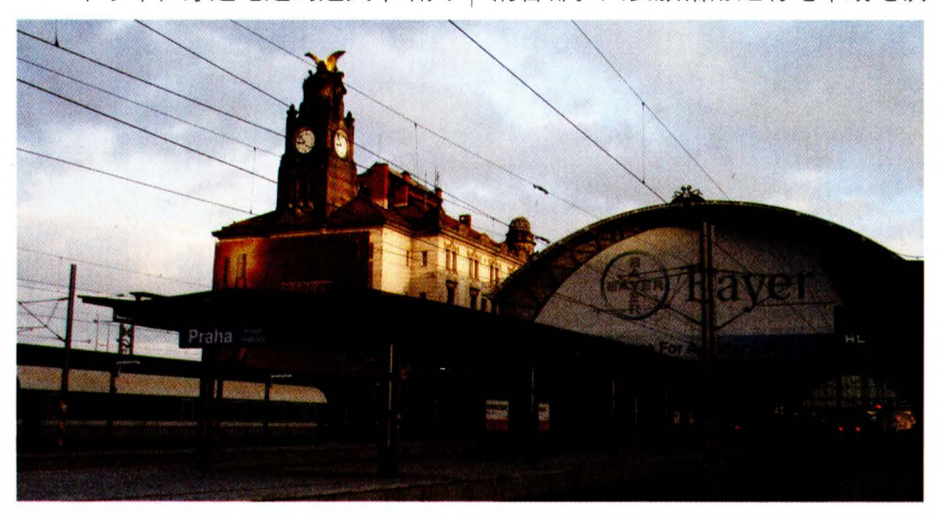
河这边的维谢赫拉德也从最初建立在这里的城堡，衰落，再衰落；权力中心抛弃了它，转移到不远处的布拉格城堡，如今那里火红色的屋顶连成一片，游人如织。莉布谢的时代早已走到终点，但她的预言规划出新的起点。

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写了一本《中国，我的姐妹》：20世纪30年代他离开捷克前往中国，"秋季的某一天，我乘火车从首都主火车站出发。隧道很快把你吞没，你永远也不会作为同一个人回到这里来了。"

前来捷克的旅程则恰恰相反，不可能看到同样两次的伏尔塔瓦河刚刚逝去，隧道里单调的哐当声还在耳边，列车已经滑进布拉格主火车站。长长的旅行到了终点，布拉格之旅正式开始。必须要去看的地方众多，城堡、老城广场、查理大桥，都是不能错过的。但我最先要去的是维谢赫拉德，一个八成会被布拉格一日游手册给忽略掉的"景点"。每个民族都要定义自己的起点，应该有一个，必须得有一个，哪怕带上神话传说的虚构味道。维谢赫拉德正是这闪烁着古老光辉的地方。

下了车，穿过地道到达火车站大厅，可以从自动取款机上提取克朗。捷克虽然已是欧盟申根国家，却还没有使用欧元。1元人民币现价约3克朗，而火车站换汇点那灯火通明的窗口会黑掉许多首次踏足布拉格的人。在自动售票机上或者小商店里买一张100克郎的市内交通一日票。如果自觉精力十足到无需先去旅馆放下沉重行李，那么甚至不需要出火车站，就可以乘地铁直接前往维谢赫拉德。

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轻装上阵比较好。布拉格作为神秘"东欧"幕布后的第一站，旅馆众多，价格也很公道，即使在旺季，也可以找到价格在300人民币以下的单间，淡季的时候更是能便宜到200人民币以下，有时这房价还包括了自助早餐。住在市中心完全没有必要，那里房价理所当然更贵。布拉格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和北京比起来她是个微缩精华版的首都。只要旅馆附近有电车或地铁



布拉格主火车站

站，30 分钟内到达市中心完全不成问题。

在布拉格自由旅行，步行加上公共交通最为方便快捷。100 克朗的一日票有效时间 24 小时，适用于市内所有的地铁、有轨电车和公交汽车。无论是一日票、18 克朗或者 26 克朗的短途票，都需要插入地铁入口或电车车厢内的小方盒子打印上时间后才有效。偶尔有检票员查票，大部分靠自觉。

布拉格地铁有 ABC 三条线路，几乎覆盖了整个城区。加上覆盖面更广的有轨电车网络，除了从火车站去旅馆需要事先查好路线外，几乎不需要操心交通。无论你信步到何处，只要身上带着一日票，就可以顺着街道上的电车轨道走到最近的电车站，随便跳上一辆经过的电车，到后面画着"M"标志的站点下车，再循着"M"标志进入地铁，按照随处可见的地铁路线图倒车到离旅馆最近的电车站，接下来就可以回去啦。地铁和大部分电车都有电子显示屏，显示将要到达的站点名称，需要记住的仅仅是此地铁站站名加上通往旅馆的电车车号和站名。地铁出口有通往电车站的方向指示牌，电车站的站牌上会贴着站点列表和时刻表，找到正确方向不过是小事一桩。在这极度的方便中也有一丁点儿的麻烦，极少数电车只有捷克语语音报站，碰上就只能自己留意了。此外常在地铁电车上看到英文提示牌"注意扒手"，虽然我有幸未亲身经历，但听说过别人（德国游客、在布拉格的中国人和布拉格本地人都有）在地铁上丢钱包或者手机，出门在外，这种意外最好还是别发生。

说完基础的住和行，现在回到维谢赫拉德。

历史学家加小说家的伊拉塞克在《捷克古老传说》中写到它的由来：捷克人的首领克罗克占卜获知当时居住的地方并不能长治久安，于是派出使者寻找新的安身之所，使者们"走到伏尔塔瓦河右岸，森林深处岩石密布的地方"。他们"眼看着四周的山岩、森林和原野，顷刻之间，在神明的启示之下异口同声地喊道：'这就是我们所要挑选的地方！'"

在这里，克罗克建起了新的城堡，因为它高高盘踞在悬崖之上，就称之为"高堡"——维谢赫拉德。

地铁 C 线上的维谢赫拉德站，设计独到，它紧邻伏尔塔瓦河，且位于地面之上。尚未踏出地铁，就可以透过落地玻璃窗远眺布拉格。从地铁出来爬上山顶，沿着维谢赫拉德的城墙漫步，流水潺潺，风声阵阵，绿树成荫，小径通幽，布拉格的美景尽收眼底。维谢赫拉德，既属于布拉格，又不属于布拉格。有点像是长城，为了抵御外族侵略而建，最终却成为民族融合后的团结象征。关于维谢赫拉

德的传说中，女性形象熠熠生辉。要是按照伊拉塞克记录下的传说，也许欧洲最早的女首相就源于此。

莉布谢，克罗克的小女儿，美貌、智慧与仁爱兼备。在克罗克去世之后，她被推选为捷克的统帅，居住在维谢赫拉德，和两个姐姐一起治理国家。然而男性臣民们终于不满被女性统治，宣称她们终归是头发长见识短。于是在神的指示下，莉布谢决定挑选一位丈夫来代替自己治理国家，她让自己的白马引领使臣去寻找未来的统治者。在那之前，她发表了"辞职演说"，阐明自己受到伤害的柔软心灵：

"按照神灵的启示，我宣布不再管理你们，因为你们在内心深处都要求男人担任首领。你们希望有这样的首领，你们的女儿将任他驱使，牛马将由他挑选，你们将心甘情愿地为他服劳役，缴纳松树皮、马和麻布，到头来你们会感到痛苦和忧伤。那时你们就不会抱怨女人的统治了。"



白马带来了普热米斯尔，一位用耕地的铁犁做餐桌的农民，他宣称从此将进行铁的统治："和平时期，你们用铁耕地，艰难时期，用它捍卫自己，打击敌人！捷克人只要拥有这样一张桌子，就能克敌制胜；如果外国人夺去了桌子，捷克人就会丧失自由！"

于是政治重回男人手中。而莉布谢并没有从此沉默，也不会被忘记。她向人们指出了未来的布拉格。她的身影投在伏尔塔瓦河畔的山崖上，她的脸上笼罩着圣洁的光辉，她沉入自己的思维，仿佛丈夫和随从都不存在。她伸手指向远方，数里之外将要出现伟大的城市，"你们到那里去，会发现有一个人正在树林里雕刻它的门槛（práh）。这座将建立的城堡，就命名为布拉格（Praha）吧。大公和首领们将向城门俯首致敬，这也是对我的城市的敬礼。这座城市将获得光荣和声誉，将闻名于世界。"



从维谢赫拉德遥望布拉格，莉布谢的城市



莉布谢和普热米斯尔

冲锋得太快，只身陷入敌群。姑娘们失去了自己的领袖，她们的心灵重又变回穿着围裙的家庭主妇。她们的城堡被付之一炬。“秩序和权力像以往一样重新确立，普热米斯尔大公独自统治着，再也没有女人的反抗。”

一场几个世纪前的女权运动终告完结。

如今维谢赫拉德已经归入布拉格。莉布谢沉入河中的那个婴儿，后来再次浮上水面。他成为了查理四世，成为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他的领导下，布拉格建起了中欧第一所大学，捷克一度成为中欧的中心。莉布谢指向的那个地方，耸立起布拉格甚至是捷克的标志建筑，国王治理国家的地方：布拉格城堡。

在维谢赫拉德立着莉布谢和她丈夫的雕像。他们被雕刻出来，原本是要作为伏尔塔瓦河上帕拉茨基桥的桥头雕塑，1945年空袭后被搬到了这里。为了避过战乱，莉布谢把婴儿沉入了水中；为了避过战乱，她自己被布拉格人搬上了山岗。

如今站在维谢赫拉德望向对岸，娘子军们的城堡渺然无踪，只能在想

她给臣民指出四方的金银矿藏所在，她将金摇篮沉入维谢赫拉德之下的河水深处，为了让躺在里面的婴儿安然沉睡，为了让他能够在睡过战乱，睡过笼罩祖国的黑暗，为了让他有朝一日重新醒来，领导国家再度获得荣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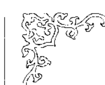
等到她溘然长眠，她的侍从弗拉斯塔组织起娘子军，对抗那些如今视她们为“离群的小绵羊”的男子们。她们把伏尔塔瓦对岸的城堡作为据点，那城堡甚至比“高堡”维谢赫拉德还要高些。男人们瞧不起她们，这些做女工的手怎么能操起武器？可是姑娘们团结一致，在她们自己的城堡里，没有一个叛徒；在对方的城堡里，她们还打入了卧底。她们的失败要归结于统帅的身先士卒，弗拉斯塔

象中看到一群女子抛下针线和锅碗，像男人一样拿起武器，打起仗来同样杀声震天、毫不留情；看到她们手持长戈和弓箭，守卫在自己的城堡里，沉沉黑夜里火把的光芒投向河面，也投向男人统治的维谢赫拉德；看到她们战败后流泪的脸，和将她们的城堡烧成灰烬的熊熊火焰。

如今撒落在对岸绿色山岗上的是鞋盒式的灰色建筑，它们属于斯米霍夫区——布拉格的工人区。它们是不是这支娘子军城堡的废墟呢？或者，那里是她们的墓地，还是她们只是沉睡在那里呢？

河这边的维谢赫拉德也从最初建立在这里的城堡，衰落，再衰落；权力中心抛弃了它，转移到不远处的布拉格城堡，如今那里火红色的屋顶连成一片，游人如织。莉布谢的时代早已走到终点，但她的预言规划出新的起点。

在过去的某个时间，或者是在某个幻想中，身披素服、头戴花冠的莉布谢来到伏尔塔瓦河边，她的眼中全然没有她的丈夫和大臣，只有来自神灵的启示，她的身体散发着馨香，她的脸庞在夕阳中似乎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她伸出手去，指向河流对岸蓝色的森林，指尖幻化出蝴蝶和鸽子，往她所指的地方飞去，携带着她气势蓬勃的预言："那里会有一座城，她的光荣直冲霄汉，布拉格，我的城市。"



走读提示：

★《捷克古老传说》，阿洛伊斯·伊拉塞克 著，万世荣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原名 Staré pověsti české,Alois Jirásek（1851-1930），1894 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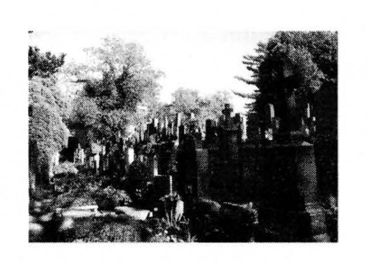
★从国外来到布拉格，停靠的火车站主要有三个：主火车站（Hlavní nádraží,50°5'0.62"N,14°26'4.96"E）、斯米霍夫火车站(Smíchovské nádraží,50°3'40.12"N,14°24'32.30"E）和霍莱绍维采火车站（Nádraží Holešovice,50°6'35.43"N,14°26'23.59"E），三个火车站均有地铁和电车通向经典景区，事实上主火车站已经是在市区，步行到购物天堂瓦茨拉夫广场仅需 5 分钟。

★由于偏离了经典路线，维谢赫拉德也是个安静的公园，包括夏季竞技场（50°3'59.06"N,14°25'0.21"E）、主教堂（50°3'51.95"N,14°25'3.10"E）和小教堂（50°3'48.95"N,14°25'17.60"E）、陈列捷克历史的地下展览室（约50°3'49.47"N,14°25'1.69"E），以及若干雕塑。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的捷克人而非游客享受阳光、草地和休闲的时光。http://www.praha-vysehrad.cz

★很难找到可以用人民币直接兑换克朗的地方（除了某些中餐馆），但美元或者欧元均可以。景点、旅游地区的绝大部分酒店和博物馆等均接受欧元，但价格可能比克朗换算过来的稍高。建议您在银行换汇或者使用信用卡取现，如果在换汇点换汇，请一定事先留意换汇价格。



波希米亚的墓地都像花园



名人祠：民族精神

在布拉格，无论走在伏尔塔瓦河畔何处，总能看到两座教堂的尖顶在城市两端遥遥相对，城堡区的圣维特主教堂与维谢赫拉德的圣保罗和圣彼得教堂。城堡区的教堂里埋葬着权力，波希米亚的国王和皇帝；维谢赫拉德的教堂墓地里安睡着精神，民间的精英。

在布拉格，无论走在伏尔塔瓦河畔何处，总能看到两座教堂的尖顶在城市两端遥遥相对，城堡区的圣维特主教堂与维谢赫拉德的圣保罗和圣彼得教堂。城堡区的教堂里埋葬着权力，波希米亚的国王和皇帝；维谢赫拉德的教堂墓地里安睡着，民间的精英。

维谢赫拉德墓园始于19世纪60年代。民族复兴运动者们满怀着爱国心，开始策划要修建一座纪念性的墓园，以安葬那些对民族做出巨大贡献的捷克人。墓园的地点要具有历史意义，最终选在了维谢赫拉德，因为它与捷克民族的最初起点有巨大联系。从维谢赫拉德，莉布谢预言了捷克四方的矿藏；从捷克四方，民族的珍宝被送往维谢赫拉德——那就是优秀捷克人的骸骨。

1861年，学者瓦茨拉夫·汉卡根据他自己的遗嘱被安葬于此。同年，爱国牧师瓦茨拉夫·克罗尔姆斯下葬。1862年，墓园接纳了捷克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女作家鲍日娜·涅姆曹娃。在以后的一百多年内，墓园规模不断扩大，诗人、画家、作家、音乐家、科学家、政治家不断加入。他们的终点放在了维谢赫拉德的名人祠，但从他们的终点出发，要形成捷克民族精神的起点。



汉卡的墓碑

莉布谢的故事充满传说味道，爱国主义有时也难免套上虚构。名人祠第一人汉卡的名字与两部古代文献紧紧相连：《王室手稿》和《绿山手稿》。这两部手稿记述了捷克悠久的光荣历史，很对爱国者的胃口，符合民族复兴的主题。但后来的考证发现它们均是伪造，汉卡从发现者变成了创作者。虽然它们影响了众多诗人和音乐家，然而很遗憾，毕竟是赝品。处于弱势之时，为了爱自己、爱家、爱同族、爱国、爱人，为了自强自立，需要、必须、不得不混上虚假么？还是说，科学理性与感性激情无法永远相合？

不过这里，即使立满了冰冷的墓碑，却还含着一丝温情。照理说，生命本能地要远离死亡，这墓地却总有一种无法解释的力量吸引我前来。

为什么呢？

五月的时候我来看写了《五月》的诗人马哈，阳光明媚，春意盎然，他的墓前满是鲜花，种在地上，插在花篮里，或者直接摆在墓碑前。

圣诞节的时候我又来看他，阴雨绵绵，寒意逼人，墓前仍然摆满鲜花。

新年就要来了，寒风却无法把墓地也吹得冰冷。花束、枞树枝、缎带和摇曳的烛光装饰着坟墓，仿佛死人们也要过节。

仍然和五月一样，从那些只在书页中读到、从未谋面的人的墓碑前走过。在首次把"机器人"这个科幻概念写进剧本的卡雷尔·恰佩克墓前，这次还看到一张压了塑料膜的纸片。一封读者的信，仿佛这位1938年就离开人世的作者还能读到似的。雨水在纸片上聚积，却无法打湿活人对死人的怀念。

恰佩克在《嘉什卡，小狗的幸福生活》的扉页上题写：

"由卡雷尔·恰佩克为孩子们而写、而画、拍照和遭罪"。

现在这张寄给过去的信上写着：

"我爱读作家卡雷尔·恰佩克的故事，特别是那些小猫小狗，夏天时光里它们伴我安然入眠。敬爱的恰佩克先生，感谢您，谢谢您为我们、为孩子们写下了如此美好的冒险故事。——伊日·佩莱夫卡"

一张简简单单的纸片，是对作家最好的回应，其中的真心实意，远胜充满噱头的广告式书评。

这墓地的引人之处大概就在于此：逝者的名字凝固在墓碑上，墓碑前却总是摆着新的蜡烛和花束，走过新的人。在活人的心里，那些被埋在泥土之下的，并未真正死去。不仅是对于他们的亲属，更是对于真心喜爱他们的人，对于整个民族，甚至世界。

诗人赛弗尔特在回忆录《世界美如斯》中多次将思念和笔端朝向这里。他写到有一次去看望故友们，碰巧有个年轻女孩站在赫鲁宾墓前，手里捧着雪莲花和祈祷文。待到姑娘放下花束离开，在擦身而过的瞬间他看到，原来姑娘捧着的不是祈祷文，而是一本赫鲁宾的诗集。

只可惜我不可能也抱着那些人的书站到墓前——光是在思想里带着它们就够沉重了。但我同样喜欢在这里徘徊，虽然理性地想起来，地下的不过是经由火焰简化的无机物或是经由时光腐蚀的骨头，却并不觉得恶心和可怕。活人的确想远离死亡，但不是对亲人。何况眼前的并不是白骨，而是像民歌里唱得那样："墓地，绿色的花园。"

树木荫蔽之下，坟墓像一个个小型的住家，装饰着鲜花绿草，不时还有活人来探访。教堂的钟声敲出《伏尔塔瓦》，也许会引得斯梅塔纳的灵魂偶尔回来看看自己的墓碑，说不定路上还会碰到那个写《新世界》的德沃夏克，而后者会恭敬地向前者点一点头。

我想见的是那一群耍笔杆子的。自然有马哈，他的墓碑上坐着手拿长号的天使。春天的时候，灰色石头在阳光中显得有些苍白，等冬天到来，

阴霾天空下它却又显得温暖。诗人26岁便辞别人世，身后留下不朽的诗篇和尚未成婚的女友。《五月》描写不幸的故事，相爱的两人无法逃出命运的摆弄，男人被杀，女人投湖。诗人心中填满忧郁，他慨叹着旅途无尽头，那旅人披着夕阳永远向前，在看不到终点的旅途上，越过草原和山峦，孤身向前。也许19世纪，民族复兴时期的作家们心中也是如此想。涅姆曹娃最后和丈夫离婚，徘徊在布拉格；聂鲁达的情书炽烈真诚，却终身未娶。他们的爱情也如马哈描写一般，只是徒劳吧……他们的事业今天看来卓著辉煌，可是启蒙者周围注定只能是蒙昧的人群，当他们尚在人世之时，心中滋味如何？

现在他们都躺在这里了：马哈、涅姆曹娃、聂鲁达。涅姆曹娃的墓碑镶着她的侧面像，时间已经把金色的铜染成绿色，墙外墙内还是一样鲜花盛开。风在吹拂，鸟在歌唱，人们在成排墓碑之间的路上走动或驻足。如此亲近的死亡和生命，还真是奇妙啊！

现在那里站着几位老人，他们看着涅姆曹娃墓碑上的图画，又说起她写的《外祖母》，说起可能就是鲍日娜自己的那个外孙女。在这些老人的身后，聂鲁达静静地站着。

一旁不远，整座墓园里最为壮观的合葬墓的台阶上，兴许还站着其他的人。

这些“身虽死、言犹在”的人们，成了维谢赫拉德墓园的标志。镌刻着金色名字的大理石碑文踞在石阶之上，在它的顶端，一位守护天使轻轻地把羽毛放在石刻的棺材之上。她的神色淡然，说不上悲哀，说不上喜爱。她原本就是超脱凡尘的罢！

只是这高高的台阶，像大教堂里高高在上的神坛，用气势隔断了我这样的普通人与也曾同样活在人世的捷克名人间的联系。那些高高在上的名字，离得有些远了。赛弗尔特曾经写到受命管理名人祠的朋友：“我们把那些盒子一只只往最后的空格里塞，填得满满登登，活像储藏室的架子上塞满了菠萝罐头。”

赛弗尔特到这里来应该不是为了看“菠萝罐头”，这么说起来好像有些失敬。他该是来看赫鲁宾、看霍拉、看泰格、看奈兹瓦尔，看他的那一帮诗人朋友。

在精神上，赫鲁宾的距离还十分遥远，虽然照赛弗尔特的说法，他的墓上有鸟儿在歌唱；霍拉的名字藏在合葬墓的侧面，若要细看需要爬上阶梯；泰格和他的家庭在一起，一样是远远地在栅栏之后；唯一能近距离看到面容的，是那个胖乎乎笑呵呵的奈兹瓦尔。圣诞节的时候，这个胖子的墓还是被装饰一新。谁做的呢？

如果可能，真想去找到一簇并不美丽的小花，放到他的墓前——旋覆花。

活跃在20世纪20年代的那一群人，现在该都离开人世了吧。

赛弗尔特可能真的是他们当中最后的那一个。80 年代，捷克历史上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将要授给他的时候，诗人已经重病缠身。而 60 年前的布拉格，年轻的共和国诞生还没有几年，年轻的艺术工作者们聚在一起。战争已经结束，民族重获新生，一切都充满了朝气，年轻人迫不及待地要接管并创造新的世界。一簇小花从书页上轻轻跳到新成立的艺术团体旁：旋覆花。

旋覆花社万岁！

1921 年这个艺术团体宣称："新的、新的、新的，这是共产主义之星，它的集体作品创造了新的形式，没有它便没有现代性。"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引用了这句话（虽然不知是否因为捷法中三层翻译而有所差异，原句到底是出自万楚拉还是瓦伊斯科普夫，也没有定论），接着又补充："他那一代所有的人都跑向共产党，生怕自己不现代。"

从这个左倾艺术社团中，诞生了诗歌主义，延伸出直到现在还仍然有着影响力的作品。甚至从建筑师雅罗米尔·克雷伊查看出去，还能看到他的妻子密莱娜·耶申斯卡，第一位翻译卡夫卡作品到捷克语的人，当她还与第一任丈夫、犹太身份的知识分子波拉克在一起的时候，卡夫卡给她写了不少激情洋溢的情书。

1929 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部发生观念矛盾时，有 7 位作家发表了宣言，然后又有反对这 7 人的另一份宣言。看看它们的签名者，就会明白这个团体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捷共的文艺，反过来同样如此。

反对方不同意新当选的哥特瓦尔德核心，他是（按照现今常见的解释）斯大林主义的追随者。7 个人中包括了旋覆花社的创始人和主力：诗人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和作家弗拉迪斯拉夫·万楚拉。

哥特瓦尔德的 12 个支持者中同样有旋覆花社的创始人和主力：诗人卡雷尔·泰格和维捷斯拉夫·奈兹瓦尔。此外还要加上诗人康斯坦丁·比布尔、弗朗蒂塞克·哈拉斯，作家卡雷尔·康拉德、伊日·维伊尔，文艺评论者贝德日希瓦茨拉维克和尤利乌斯伏契克。

看看 1929 年这份兴许有点乏味的名单吧，再看看这些人后来的命运。

旋覆花社在 1930 年走到尽头：它的成员们已经成长，不再需要这个松散的团体，它解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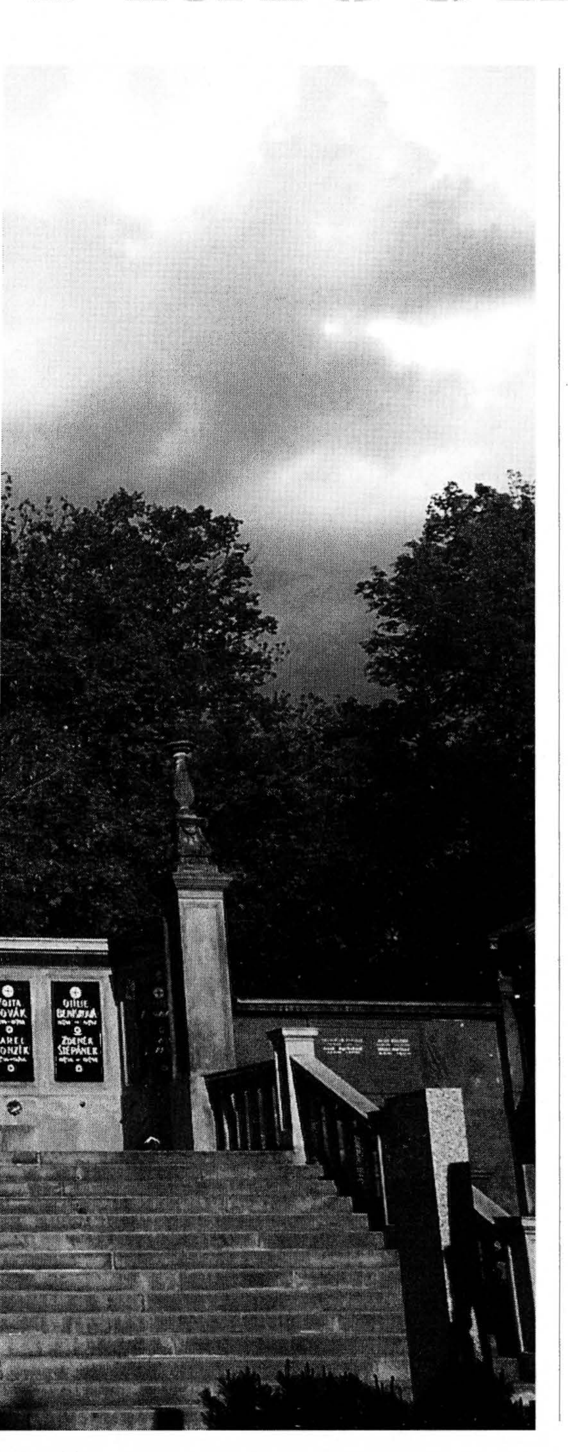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夺去了几个人的生命：1942 年万楚拉在布拉格被枪杀，第二年伏契克死在了德国柏林，瓦茨拉维克死在了波兰的奥斯威辛。

1949 年哈拉斯病逝，1951 年泰格去世，比布尔在忧郁中自杀，6 年之后疾病带走了奈兹瓦尔，最后是 1959 年的维伊尔。他们当中除了奈兹瓦尔，其他几个到最后大概都不能算太快乐。

唯有赛弗尔特一直活到了 80 年



维谢赫拉德墓园的合葬墓



代，柔软如水的方能保存，可他大概真的是孤单，才会流连于回忆中。

旋覆花社成了历史。

本来，无论冠以哪种“主义”，一旦“新”的星辰蒙上阴云，艺术也就得陷入黑暗。旋覆花的凋零，早早就开始了。

可是，旋覆花社万岁！

扯远了，似乎跟维谢赫拉德墓地里埋的那些名人们关系不大。不过思维固然轻如柳絮，一旦随风飘走，要想再抓回来，也并非易事。

人死了，能留下什么呢？一堆枯骨罢了。也许连灵魂都没有。需要坟墓的本来就不是死人。活人要找个地方寄放情思。

站在奈兹瓦尔的墓前，我有时想偷偷发问：维捷，你们的社团主席弗拉迪到哪儿去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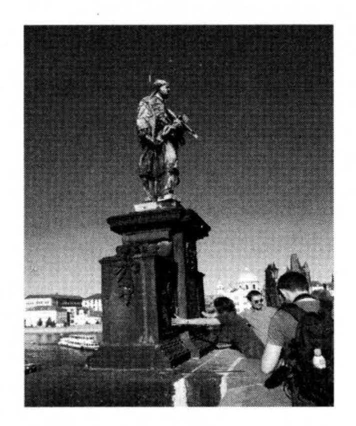
走读提示：

★《世界美如斯》，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 著，杨乐云、杨学新、阵韫宁 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年出版；原名 Všecky krásy světa,Jaroslav Seifert（1901-1986），1979 年出版。

★维谢赫拉德墓地 (Vyšehradský hřbitov,50°3'52.47"N,14°25'2.48"E) 埋葬着捷克的精英人物 (Slavín 即为合葬墓)，不妨看一下，其中是否有您关注的人（捷克文）：http://www.pis.cz/cz/praha/pamatky/vysehradsky_hrbitov_a_slavin



圣人杨·奈波姆茨基的塑像



查理大桥：旅游中心

这里真正是布拉格的旅游中心。游客无论来自哪里，无论行程有多么急促，来到布拉格，三个经典景点绝不能错过，经典到名字都被简化：城堡、大桥、广场。实际上在布拉格，城堡不止一个，桥有上十座，广场更是一大堆。但布拉格城堡、查理大桥和老城广场已经成为旅游手册上的绝对推荐，它们的距离也不远，仅靠双腿也可以在半天内兜上一圈。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布拉格，先落上西岸高高的布拉格城堡，然后自山岗缓步而下，踱过小城区，唤醒薄雾笼罩的伏尔塔瓦，穿过如今已显得有些狭窄的石板路，去听老城广场上最早的钟声。

黄昏，最后一缕阳光告别布拉格，它留恋地涉过伏尔塔瓦，爬上维谢赫拉德的肩膀，抱住教堂的尖顶，亲吻最后一下。布拉格的天空羞红了脸，在告别的不舍和甜蜜中，缓缓沉入越来越深的蓝色梦境。

阳光，这位跋山涉水的旅行者，应该会感谢查理大桥吧，寒冷的冬天里它终于不用再跳进水里。它只稍在那个收过桥费的捷克人身边停留片刻，温暖一下他挡在寒风中的手，再对着他灰色或者蓝色的眼睛笑笑，便可以走上大桥，越过伏尔塔瓦了。

1357 年，在神圣罗马皇帝查理四世的支持下，查理大桥开始动工，从 16 世纪初建成，直到 19 世纪中叶，它是布拉格跨过伏尔塔瓦的唯一桥梁，连接着东岸的老城区和西岸的小城区。最初它的名字也没有皇帝撑腰而显得气势磅礴，只简简单单叫做“石桥”。它建成时，睡在金摇篮里、由莉布谢沉入河中的查理四世已经去世。17 世纪白山战役失败后，捷克民族陷入低谷。反叛的 27 位领袖被杀，他们的头被挂在老城区一边的桥头堡上。瑞典帝国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战争一度从寒冷的北欧直打到了布拉格。查理大桥上，桥头堡扼住了通往东岸老城的唯一通道，战斗激烈程度难以想象，临河一面的装饰几乎全部报废。

连看似温驯的伏尔塔瓦也多次考



伏尔塔瓦、查理大桥和布拉格城堡

验过它，大洪水数次损坏它的桥墩，却始终没法完全毁了它。最近一次洪水就在2002年，泛滥的河水直淹到地铁口。捷克人大概真爱惜这座桥，不舍得让它毁掉。大水之后，不仅对桥墩进行了维护，全桥整修计划也进入议程。桥头立起六种语言的告示牌，查理桥被逐段辟为工地，铺在桥面的旧石块被新的取代。虽然游人们不得不错过桥上几座塑像，但看起来他们似乎并不在意。

无论白天黑夜，桥上总能看到来自全球各地的人们，听到各种各样的语言，当然也包括了黑头发的中国人和亲切的汉语，就算华人遍布世界，查理大桥上的亚洲面孔还是多得有点惊人。甚至有一次碰到说汉语的旅行团，仍然和国内模式一样，精干的女导游举旗领着十几个戴小红帽的游客。她指着查理四世的塑像和桥头堡，背演讲辞似地介绍景点，最后说："自由活动十分钟。"我差点原地石化。啥？十分钟？也就是去超市买瓶矿泉水的时间。欧洲跨国游就是在不同的景点前站着，眼睛盯着对面的照相机，咧开嘴巴说声茄子？

查理大桥需要的可远不止十分钟。光是桥头堡上的装饰和绘画就够看上半天。真想再多了解些捷克历史，一排徽标，只是看着热闹，一个也不认识。不过更有趣的在桥上，无论是想加入近处喧闹的人群还是沉迷远处的流水，查理大桥都是个好去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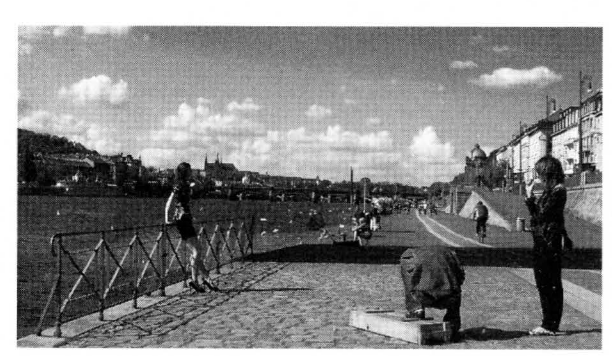
这里真正是布拉格的旅游中心。游客无论来自哪里，无论行程有多么急促，来到布拉格，三个经典景点绝不能错过，经典到名字都被简化：城堡、大桥、广场。实际上在布拉格，



城堡不止一个，桥有上十座，广场更是一大堆。但布拉格城堡、查理大桥和老城广场已经成为旅游手册上的绝对推荐，它们的距离也不远，仅靠双腿也可以在半天内兜上一圈。在这片核心区漫步，经常有一大队游客从身边说笑着走过，要是把目光停留在他们身上，试图分辨出他们从何而来，却常常又被另一队游客打断。至于三三两两走过、脖子上套着相机手里拿着地图的人，已经丝毫不会引起注意了。城堡、大桥、广场，它们分明应该是布拉格的代表，甚至是捷克在外国人脑海里勾起的第一印象，偶尔却又让我觉得不是布拉格。商店里卖着批量生产的捷克水晶，饭店按照远高于平常的价格供应着捷克特色菜和比尔森啤酒，无处不在的捷克特色，反倒有点虚假，到处是英语和德语，身边走着的人们大多不是本地人，重新恢复了国际化的布拉格，变得有点不像布拉格。对未知的外来观测总得改变被测对象的状态，就好像夜里用手电筒照向晃过的影子，却只看见一只黑猫蹲在光圈里，两只诡秘的眼睛盯着你，你知道了那个影子是只猫，可天知道在手电筒光亮起和熄灭前，它在做着什么。

不过这也许仅仅是我的错觉：该抱怨一个旅游点太像旅游点了么？更何况，我不是也让布拉格增加了一点非布拉格的因素么？就算查理大桥旅游味十足，还是抵不过它的风情万种。就算行人来自世界各地，建筑和风景还是地道的捷克味。毕竟不可能在世界上别的什么地方再现一个查理大桥，同时还包括这样近在咫尺的城市和河流，远处的城堡和山峦，小小的，精致的。成千上万涌入布拉格的人流，并不能冲去一种布拉格的归属感，布拉格就是布拉格，无论在别的什么地方都看不到。每个来到这里的外国人，还是要走过它的经典景区，在不知已经有

查理大桥上行人穿梭


午后，在维谢赫拉德铁路桥下拍照的模特

多少人站过的地方，举起照相机对着被不知多少人拍摄过的风景，再拍上一次。

而且说也奇怪，已经走过许多次，却还总是看个没够，每次来到布拉格，都还想再去走一次。那么，就再走一次也无妨。

桥头会有人向你迎过来，他会戴着水手帽，穿着干净整齐的一套水手服，手里拿着宣传单，向你介绍每个小时都出发的观光游艇。价格两三百克朗，不用走路，只悠闲地坐着，在平静的伏尔塔瓦河上欣赏一个小时的沿岸风光，还包括一份免费的啤酒加冰激凌，多么合算！他的英语流利得惊人，没有一点当地口音，要是介绍对象换成了欧洲人，说不定还会说出流利的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我想这样的观光可能是挺美的，只可惜一个小时能抵上我一晚的住宿费用，所以谢谢你先生，还是免了吧。

往前走，桥上摆设各种各样的摊位：卖风景照和风景画的、卖耳环手链小装饰品的、卖陶瓷或者石膏天使的、兼带出售自制CD的小乐队、给人现场素描漫画的画家。摊位都挺小，看起来有点像国内的夜市，下小雨时便蒙上一块塑料布，到了晚上就直接卷摊走人。看起来似乎是随意来去，实际上所有摊位都得有营业执照。想想也是，不然还不挤得毫无插足之地。只是不知营业执照怎么办下来，要怎样的资格审查，又要交多少税。

不过，瞧那个小乐队，似乎不在乎赚多少钱：只要围上一圈人，听听他们的音乐，一曲终了，有足够的掌声，有几个人放下几个欧元，他们也就高兴了。欧洲的街头艺人一直让我觉得挺奇怪的，按艺术水准他们也许可以进学院，但他们带着在我看来挺高雅的艺术流落街头，无名无利。可在心底里我又有点羡慕他们，用不着顶着沉重的学院穹顶，牺牲掉阳光和蓝天，他们可以四处漫游，收获陌生人出自内心的掌声和笑容。自由，本来就是要丢掉一些东西，来换取更加珍贵的内心感受吧。

感谢他们的音乐，笛子、提琴或是其它，让查理大桥上除了嘈杂的人声，还添上了与桥下河水一同流淌的旋律，那里水坝像细齿的梳子一样梳理着闪光的流水，又像穿过少女顺滑长发的柔软手指。城堡、红屋顶、绿色的山和蓝色的天。洁白的鸟群飞在

空中或者栖息在岸边。在一片自然的和声里，连坚固的石头桥都要陶醉了，更何况我们这些人！

在黄昏，一片幽蓝栖息水面。游艇靠到岸边，水鸟落在船顶和远方的水坝上，铺成白色一片，逐步降临的夜色给它们的翅膀洒上暗淡的蓝色。你还没有注意，风格古旧的街灯就悄悄地点亮了，但它还不足以战胜晚霞，只在半明半暗的天空里微微地亮着。这时候倚着慢慢变冷的石头桥栏，即使周围依然人声鼎沸，却觉得整个世界安静至极。

真到了夜晚，查理大桥反而更加热闹起来，聚光灯照亮了桥头堡，在某个特定的角度，堡垒上的雕塑和徽章会反射出极亮的一片银色，仿佛是从天空投下了一束光，落在它钟爱的地方。桥上的老式路灯已经彻底战胜了黑暗，给自己披上一团暖暖的黄色的光。夜幕下的城堡和城市与白天全然不同，两岸灯光映在河面上微微颤动，颤动的还有人的心弦。这里那里不停亮起闪光灯，在雪亮的光里有时还定格着飞鸟的身影。这个地方，不遵守大自然的时间规定的，已经不仅仅是人。

桥上吸引人的还有那些神态各异的雕像，不过要看清楚它们只能在白天。据说那都是些圣人先贤，为了保护文物，原件都搬去了民族博物馆，桥上的都只是些复件。不过像我这样的外行人，反正也就是看看热闹。也就知道其中一个被封为圣人的杨·奈波姆茨基，据说他是奉国王之命从查理大桥上被扔进了伏尔塔瓦河。传说中的原因有两种，一种说他在国王和另一派争夺权利时站错了队，另一种说他作为王后的忏悔神父，拒绝透露王后秘密情人的信息。他那个瘦骨嶙峋的塑像歪着头，怀抱着十字架，手里拿着一支看起来像是羽毛笔的棕榈叶。藏在阴影下的眼睛和嘴唇让脸庞看起来颇有些阴郁。据说他可以镇服



捷克人桥，青铜的桥

洪水，所以在建桥的时候很受欢迎，我在德国和意大利都见到过他的塑像。他脚下的两幅浮雕被游客们摸得锃亮，据说是摸一摸就能带来好运气，但实在是想不明白，这样的身世和好运气能有什么关系呢？

不过话说回来，在捷克名叫杨的名人还真不少：从最早的杨·胡斯，这个杨·奈波姆茨基，到最近的杨·帕拉赫和杨·扎佐茨。一些值得尊敬的人，虽然从个人角度来看，这些人的结局都不那么美好。

只是令人奇怪，在查理大桥这个打过仗、死过人、而且还被历史明确记录下来的地方，怎么没有一丝恐怖感呢？不仅没有恐怖感，简直处处都在开心。许是因为这里实在开阔，一点也不阴森。在一条熙熙攘攘的步行街上，怎么会感到恐怖呢？

真想一直在这儿呆下去啊！就像在维谢赫拉德时一样，这念头又冒出来。于是明白，该离开了。去看看别的桥吧。往北走，去看看通往莱特纳山岗的捷克人桥；或者向南走，去看看通往佩特辛的军团桥，甚至要是愿意，一直走回维谢赫拉德。

查理大桥如今禁止任何机动车辆通行，而且游人太多。对于普通的布拉格人来说，或者乘地铁从地下经过伏尔塔瓦河，或者乘电车从桥上经过，或者直接步行过桥。城市与河流的组合独特而诱人：河流不宽，安静又充满着生命力，城市不大，桥梁一座接一座。在布拉格中心市区，沿河不到六公里的范围内，可供行人通过的桥就有八座。走在伏尔塔瓦河畔，桥梁会在你还没有想到要过河的时候就出现，河边大多是鲜花绿树的沿河公园，或是仅供行人漫步的沿河空地，即便有些地方房屋和公路紧逼到岸边，也仍然给行人留着一席之地。你完全可以顺着伏尔塔瓦的水流从城市一端漫步到另一端，什么时候觉得对岸风景更好，就过桥吧！

只是别太匆忙，记得从桥上四处看看，也看看桥本身。要是你留心，说不定会在某座桥的路灯灯柱上看到带着鸭舌帽的诗人；要是你幸运，或许还能在某座桥下看到出来拍外景的美女。

布拉格怀抱着如此有生命力的伏尔塔瓦，在它的两岸之间架设着这么多形态各异的桥，若是只把脚印留在查理大桥上，未免可惜了。

走读提示：

★查理大桥（Karlův most,50 °5'11.48" N,14°24'41.02"E），**东岸桥头边有国王查理四世的雕塑，民族图书馆**（Klementinum,50°5'11.79"N,14°24'59.90"E）**也在附近，其天文塔里展出捷克民族的古老藏书和地球仪等一系列天文学成就，同时也是个俯瞰老城区和伏尔塔瓦河的好地方。**http://www.klementinum.com/


Collonil
europolish
Collonil
europolish
I Vaše boty
potřebují

瓦茨拉夫广场上



瓦茨拉夫广场：

布拉格之春

宽阔的瓦茨拉夫广场，沿街商铺林立。民族博物馆前喷泉流淌，沉默的塑像总是望向远方。骑在马上的圣人瓦茨拉夫国王，把那个缄默不语的圣人杨·奈波姆茨基扔进了伏尔塔瓦河。瓦茨拉夫广场，冷战时期杨·帕拉赫和杨·扎依茨在这里点火自焚，还要加上民主空气之下的兹丹涅克·阿达麦茨。瓦茨拉夫广场，举办展览或者进行示威的地方，可能碰到假查票员的地方，人多嘴杂的地方，思想混乱的地方。瓦茨拉夫广场，来到布拉格，请不要错过，离开布拉格，也不会忘记。



抗议美国在捷克部署雷达基地的海报

5月4日，新中国的青年节。在隔着三分之一个地球的布拉格，我看到电车站站牌上贴着张海报：5月5日下午5点，瓦茨拉夫广场，表明你的态度，不要雷达基地。

海报上画出了两个禁止：不要合作，不要导弹。

海报上还画了两群昂首阔步、行动整齐的军人，标明了时间：1968和2008。这是1968年开进捷克斯洛伐克扑灭“布拉格之春”的苏联人，和2008年要在捷克和波兰部署导弹防御基地的美国人。

第二天我经过瓦茨拉夫广场，远远看看，在圣瓦茨拉夫那骑着马的雕像下还真聚了不少年轻人，有点青年节的气氛。

集会示威么……为了避免惹上任何麻烦，我迅速扎进地铁站。川流的人群里有三个年轻人站着不动，他们给我晃了下握在掌心里的小标牌，说要查票。其中一个看看我的天票，一本正经地说此票无效。我心里又好气又好笑，运气还真好：第一次到布拉格就碰到了假警察。来之前在网上看到有人说捷克有假警察（后来知道他们冒充的不是警察，而是查票员），还特地去找捷克语的警察局怎么说，这下倒好，老天给我准备了足够多维持秩序的真警察。你们三个，跟我去上面见见真警察如何？

拿着自己的天票开路，回头看看他们三个还站在那里。一时想拿出相机留个见证，又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放弃了：相机里存着更重要的照片，要是惹上麻烦得不偿失。我只是从心里鄙视了一下他们，既没有去劝说他们别干了，也没有去求助近在咫尺的真警察。到现在我仍然想不明白，是否维护自己的利益就是行动的终结？是否应该再做点什么，即使可能影响到在自己看来更重要的事情？即使做了也不会有什

么直接的正面的结果？

骑在马上的圣瓦茨拉夫，聚在一起的年轻人，我迅速地躲开了他们。地铁站里假扮查票员的年轻人，我还是迅速地躲开了他们。广场，在潜意识里面，有一丝危险的味道。瓦茨拉夫广场给我留下的最初记忆是：当地人要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而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无所作为。

四个月后又来到同样的地方。这次没有一堆人集会，却碰上露天展览。紧邻着瓦茨拉夫塑像的国家博物馆前面，开来了一辆坦克。是 40 年前那件事，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不想死板一块，而要“长着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关于苏联一边大军云集，直接坦克开进布拉格，一边把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领导人挟持到莫斯科，逼迫改革派下台。

这次我一点也没有犹豫就凑上去看。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捷克历史上和 8 沾边的年份不少都意义重大，至于是怎么样的意义要看谁去解释。比如 1918 年民族独立，1948 年捷共正式掌权；比如 1938 年在慕尼黑签订的关于苏台德的协定和 1968 年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布拉格之春”的协定。



瓦茨拉夫广场上的年轻人

一样是 demonstrate，官方组织的称为“展示”，带着宣传的味道，从个人的人身角度上来看十分安全；民间自发的就称为“示威”，满是火药味，对个人和政府都不安全。但无论是哪种，广场都是一个供人群聚集的地方，一个发表态度的地方，不免人多嘴杂，不免越过界限。

几乎不需要考虑，一旦自己做的事情可能会超过官方的界限，我就躲开，比如说“示威”。挑战自己的界限，倒是从来不需要考虑，不经过挑战的信仰只能是迷信。如果挑战的力量强大到能够说服自己的内心，那掩耳盗铃地躲开它，又有何用？这样做也许对，也许不对。为了个人的便利或者别的非个人原因而不表态，在某种程度上是帮助官方掩上别人的耳朵，附带着也掩上官方的耳朵。互换下角色，大家应



2008 年 9 月，民族博物馆前

该都不喜欢闭目塞听。再说，什么叫做官方？还不都是些人？挡不住的终归挡不住，就像当时被迫下台的杜布切克曾说过的那样：“他们可以碾碎花朵，但他们无法阻止春天。”

坦克的炮管直指民族博物馆，上面挂了一排当时的照片，看上去炮管指向的就是它们。临街的一面竖起了一座临时墙壁，刷着海报和标语。不远的街角建起报亭，玻璃窗里摆着 1968 年的报纸，广播里播送着当时的节目，坦克还发出隆隆的响声。仿佛时间还停在昨天。

民族博物馆前的栏杆上，放着些小小的碑。那是由于 1968 年苏联入侵而不幸死掉的人。许多没有照片，甚至也没有原因，很多是死于流弹，或者是被无人驾驶的汽车所撞，甚至还有一个是因为返回着火的家中去救妻子。但不幸事件大部分有个共同点：都发生在布拉格电台附近。布拉格电台，一个用来发出声音的地方。

40 年之后，捷克媒体可以自由地报道这次事件了。在布

拉格、在比尔森，那段时间我经过的好几个城市，都看到对它的报道，甚至在柏林的红色市政厅，还看到了来自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照片展。

可是当年昆德拉却在他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通过特丽莎的嘴来抱怨。当她带着在布拉格街头拍下的照片到瑞士的图片新闻社，获得的回答是："事件的特定时间已经过去了，它们已不可能有发表的机会。"

新闻社需要的是新闻，全新的、当下的、眼皮子底下的。尽管特丽莎申辩说这一切在布拉格并没有过去，可是在瑞士，新鲜劲儿已经过去了。

对于当事人无法成为过去的事件，大众早已经忘个干净。总有新事件冒出来，我们的视线会被新事件吸引。要解决一件棘手的事情，只需要拖延，慢慢地、不慌不忙地拖，等拖够了时间，我们自然会失去兴趣，会忘掉它。我们得生活，各种各样的琐事会磨灭掉只能爆发一时的侠义之情。2008 年出现在故乡的一些新鲜词汇，也已经结束了。可是我有时候还要想，汶川地震里塌掉的教学楼，最终有没有追究责任？杭州地铁里死掉的工人，他们的家人得到了怎样的赔偿？

在这里，年轻人用火焰燃起了新一轮的新闻热情。1969



民族博物馆前



在瓦茨拉夫广场纪念两位杨

年 1 月 19 日，21 岁的查理大学学生杨·帕拉赫在瓦茨拉夫广场自焚；一个月之后，19 岁的学生杨·扎依茨步了他的后尘。

两个杨的葬礼都麻烦不断。帕拉赫在医院病床上拖了几天，然后埋进了布拉格的公墓，他的坟墓自然成为寄发哀思的地方，于是遗骨在 1973 年被强制火化，送回了他出生的小城。扎依茨死在了瓦茨拉夫广场，但他不能被葬在布拉格，一样是送回了故乡。

1989 年 1 月，布拉格又发生了学生示威，警察在镇压过程中使用了水枪，据说这是后来天鹅绒革命的前奏。柔软如丝的革命之后，捷共下台，瓦茨拉夫·哈维尔被选举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最后一任总统。1993 年 1 月 1 日，捷克和斯洛伐克正式和平分家。

民族博物馆前埋下了十字架和两座坟墓。瓦茨拉夫塑像之前的花圃里，同样出现了小小的十字架和镶着两个年轻人照片的大理石，在那里总是能看到蜡烛和花束。



从单纯的记述里，我无法看懂这个国家的历史，就像我看不懂我自己祖国的历史一样。我也喜欢哈维尔那穿着牛仔裤的总统样，看起来像个普通人。但是我实在没法同意哈维尔“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是不可能的。主权是人权的保障，当它们发生矛盾的时候，判定个人的人权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判断大多数人的人权呢？哈维尔的演讲，我希望在将来它能够成为正确言论，等到已经没有主权这回事的时候。可是放在现在，这句话我断然无法接受。

经验告诉我：提出普世价值的，也许是一群心地善良到完全不计个人得失的好人；但实际操作这些价值、给他们定义的，常常又是另外一批人。而且，事情一旦被绝对化，就值得去怀疑。民主和自由的旗帜，也需要个地基来插旗杆，更不能拿来当做打压政敌的尚方宝剑耍。

苏联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无耻行径，是如此无耻么？铁幕是谁拉起来的，能够靠一边拉起来么？希特勒对捷克斯洛



露采纳宫的雕塑－倒骑马

伐克苏台德地区的吞并，这些年来一直是谴责之声一片，作为“在欧洲最后一次领土要求”，实际上成为二战的先导。可是，苏台德地区也有德意志民族的人群在帝国军队到来时出自内心地欢喜。德意志民族在当地可是多数人口。如果纯粹按照“人权高于主权”、按照“民意民主”，那么当时的苏台德该属于德国？

看看欧洲自由之声，这个突破铁幕的“自由之声”，在捷克斯洛伐克变色之后，总部设到了布拉格。从瓦茨拉夫广场上看去，它的旧址就在民族博物馆的旁边。当它的办公地从联邦德国的慕尼黑推进到布拉格，它的重点广播对象也在推进，从捷克波兰苏联推进到伊朗伊拉克等阿拉伯世界。现在它的总部迁到了布拉格市郊，对捷克的广播也停止了：捷克已经自由，自由之声不再适合它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为写《访苏归来》的纪德而生气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到最后终于说出：“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2003 年 3 月，瓦茨拉夫广场又见证了另一个 19 岁学生的自焚，兹丹涅克·阿达麦茨在网络上传达了他最后的消息，摘录片段：

自从 1989 年 11 月 17 日以来，我们并未给予我们自己太大的帮助。的确，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不喜欢这个或者那个政客，不必为此冒被送到铀矿做工的危险。学校里最重要的事情也不再是看列宁的照片。没有人把政治宣传锤进我们孩子的脑袋……可不幸的是，出现了一些别的东西。所谓的民主，我们所为之奋斗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

BBC 给帕拉赫制作了名为《火炬一号》的节目，阿达麦

茨把他的行动称为《火炬 2003》。能够给这个年轻人也在瓦茨拉夫广场修一个坟头么？该给他们修个坟头么？为什么要自焚？世界真的没法容忍到要靠结束自己的生命来警示？

无论何时，总有对现实不满的人。现实需要靠他们去改变。可是改变，是变好还是变坏？怎样确保从黑暗里出生的不再是黑暗？

广场使我陷入思维混乱。可感情上还是无法拒绝扎依茨留给家庭的信：

亲爱的爸爸、妈妈、弟弟、小妹：

当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已经死了，或者是快死了。我知道我的行为对你们是多大的打击，但是别生我的气。不幸的是，我们不是孤身一人活在世上的。我这么做不是因为我厌倦了生活，正相反，因为我太珍视生活。但愿我的行为能让生活好一些。我知道生活的价值，我知道它是最为珍



电车咖啡馆

贵的事情。但是我想让你们、想让每个人都获得许多，因此我必须付出许多。在我牺牲之后，别灰心丧气，叫雅采克更多地学习，玛尔塔也一样。无论我的死亡给你们带来怎样的不公，决不要接受这些不公。不能再见到你们，不能再见到我那么热爱的一切，真是遗憾。请原谅我跟你们闹了这么多次。别让他们把我说成是疯子。

请问候伙伴们，河流和森林。

伙计们，既然你们这么热爱生活，就请别放弃！

如果立刻就能实现，那不配称作理想。能够实现的，只能是理想对于现实让步后的某种形式。在这种混合形式中，乐观主义者看到理想，悲观主义者看到让步，失望无可避免。该让洁净的梦想落到人间么？它不免会沾染上尘世的灰尘，甚至完全被黑色覆盖。要么等待？毫无作为地等待尘世间不再有灰尘？

帕拉赫，在布拉格现在也有个广场以他命名。那个紧邻伏尔塔瓦河的小广场风景绝佳，经过马奈斯桥行走在老城和小城之间，必然会经过这个广场，那里有画家马奈斯和音乐家德沃夏克的塑像，和他曾经就读过的查理大学哲学院。我有时会看看墙上的路牌，然后想起不远处的瓦茨拉夫广场。可是我也知道，会有一天，他的名字要从墙上消失，就像这个广场起先叫做红军士兵广场一样。后来者所做的事，也会一并算到先行者的头上，无论是否相关。过去必须给现在让路。为了证明现在的绝对正确，为了给现在争取到最大利益，短视的现在爱把历史单一化，而死人又无法从坟墓里跳出来辩解。

什么也不知道，是十分安全的贱民；知道那些允许我知道的，是值得利用的技术劳力；知道不应该知道的，对于现在是危险的，可是，对于未来呢？未来毕竟不可能等于现在啊！

因此，我要求教育的权利，要求探索的权利，要求发表想法的权利，不仅仅是在纯理性的科学领域。

宽阔的瓦茨拉夫广场，沿街商铺林立。民族博物馆前喷泉流淌，沉默的塑像总是望向远方。骑在马上的圣人瓦茨拉夫国王，把那个缄默不语的圣人杨·奈波姆茨基扔进了伏尔塔瓦河。瓦茨拉夫广场，冷战时期杨·帕拉赫和杨·扎依茨在这里点火自焚，还要加上民主空气之下的兹丹涅克·阿达麦茨。瓦茨拉夫广场，举办展览或者进行示威的地方，可能碰到假查票员的地方，人多嘴杂的地方，思想混乱的地方。瓦茨拉夫广场，来到布拉格，请不要错过，离开布拉格，也不会忘记。

走读提示：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米兰·昆德拉 著，许钧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出版；原名 Nesnesitelná lehkost bytí,Milan Kundera（1929- ），1984年出版。昆德拉另一本相关小说《玩笑》，蔡若明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出版；原名 Žert，1967年出版。

★帕拉赫（Jan Palach，1948-1969）相关坐标：瓦茨拉夫广场上有两处纪念地（50° 4'45.92"N,14°25'49.61"E,50° 4'48.25"N,14°25' 45.57"E），帕拉赫广场上查理大学哲学院旁有他的纪念雕塑（50° 5'20.70"N,14°24'57.12" E），他的坟墓现在又迁回了布拉格，位于奥商斯克墓地（编号 IX-2-89，约 50° 4'43.19"N,14° 28'8.67"E）。

★购物提示：瓦茨拉夫广场附近的露采纳宫(Palác Lucerna, 50° 4'50.81"N,14°25'35. 41"E,http://www.lucerna.cz）集购物、餐饮、文化于一身，雕塑"骑倒马"由艺术家大卫·切尔尼（David Černý，1967-）设计，他的作品还包括布拉格电视塔上爬塔的婴儿、卡夫卡博物馆前撒尿的男人、坦克23号、以及2009年的欧盟成员国代表图等，不少作品饱含新意又倍受争议。附近的哈维尔集市（Havelské tržistě,50° 5'5.28"N ,14° 25'15.63"E）是市中心唯一一处常年经营的露天市场，出售旅游纪念品、甜品及水果等，此外沿着瓦茨拉夫广场（Václavské náměstí）、民族大街（Národní,50° 4'56.09"N,14° 25'9.64"E）、沟渠街（Na Příkopě,50° 5'8.12"N,14° 25'32.18"E）都满是商铺。

★民族博物馆（Národní Muzeum,50° 4'45.47"N,14° 25'49.75"E,http://www.nm.cz），老馆长期展出捷克历史、矿石、生物等，也有临时性展出，全部参观耗时至少三小时。新馆（50° 4'47.79"N,14° 25'55.76"E）原为捷克斯洛伐克议会（1946-1992）和欧洲自由之声电台（1995-2009），现由民族博物馆接管，并于2009年底开放展出。欧洲自由之声电台新址位于布拉格郊区（50° 4'41.10"N,14° 28'42.16"E）。

★穆夏博物馆（Mucha Museum,50° 5'2.90"N,14° 25'39.83"E ,http://www.mucha.cz）。捷克画家阿尔丰斯·穆夏（Alfons Mucha,1860-1939），画风独特，在布拉格纪念品中占据重要位置，布拉格城堡的圣维特主教堂有一面玻璃彩窗也是他的作品，葬于名人祠的合葬墓（50° 3'52.65"N,14° 25'7.71"E）。

★小提示：新一任总统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在捷克和波兰部署雷达基地的计划已正式取消。在地铁站被冒充的并不是警察，而是检票员，他们的工作区域包括：电车上、汽车上、地铁站打票口之后的区域，如出现在非检票区域，有理由怀疑是假冒的。



老城广场



老城广场：悠闲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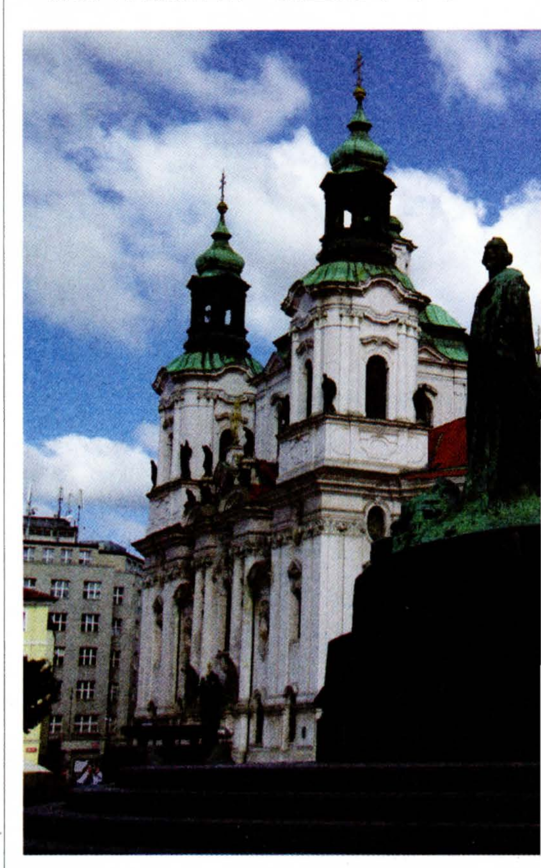
环绕着老城广场，四周的建筑各有特色。其中最吸引目光的莫过于最南角的老城市政厅，南面墙上镶嵌着古老的天文钟。每过一个小时，天文钟下便会聚集起一大群人，抬起头举起手里的相机等待着。整点到来，右上方的死神拉动绳索，天文钟敲出报时的钟声，顶部的两扇小窗口打开，十二圣徒逐一出来亮相。短短几十秒，窗户再度闭合，游人们四散而去。

广场，又是广场，布拉格满是广场。似乎有几寸地，能站上几个人，就可以叫做广场。看习惯了宽阔的天安门，瓦茨拉夫广场放到中国也就是条商业街，至于帕拉赫广场，或者小城广场，也就是街心花园的面积。本来嘛，捷克整个国家的人口数，也就和一个上海市相当。但老城广场算上名副其实：它够广够大，有教堂、塑像、壁画、宽阔的平地、飞翔的鸽子，还有坐在露天咖啡馆里喝着啤酒吃着冰淇淋的游人，只是蔡依林歌声中的许愿池无处寻觅。

从瓦茨拉夫广场或者查理大桥出发，循着老城区狭窄却颇有情趣的小街，走过古老的石板路，街道两旁满是陈列着水晶或者提线木偶的小商店。店面都不大，至多两三间，镶嵌在紧挨在一起的古建筑的一层。抬头向上，可以看到被挤成长条形的蓝天。在下小雨的日子里，四下便只是灰色的墙壁、灰色的街道和阴冷的灰色天空。敦实厚重的建筑之间，暗色狭窄的石头街道默默无言，就像卡夫卡那张有些愁苦和消瘦的脸。有阳光的日子，这里还是热闹的，没有一丝苦涩的味道。游人们喧闹的声音盖过了一切。跟着人流，或者自己随意乱走，很容易就会被带到这个广场。视野从店铺橱窗里那些琳琅而细小的商品或墙壁上精致的雕刻花纹忽然扩大到恣意铺展开的地面、人群和天空，那一刻的感觉就像终于跳出井底的青蛙。

环绕着老城广场，四周的建筑各有特色。其中最吸引目光的莫过于最南角的老城市政厅，南面墙上镶嵌着古老的天文钟。每过一个小时，天文钟下便会聚集起一大群人，抬起头举起手里的相机等待着。整点到来，右上方的死神拉动绳索，天文钟敲出报时的钟声，顶部的两扇小窗口打开，十二圣徒逐一出来亮相。短短几十秒，窗户再度闭合，游人们四散而去。

观察游人有时颇有意思，他们是一种相当松散的团体：数量众多，却毫



老城广场上的胡斯塑像

无组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都朝着自己要去的方向走，从整体上来看，往东的往东，往西的往西，大部分人与周围的人擦肩而过，没有丝毫的交流，正如气体分子杂乱无章的热运动。但只要出现一个能够吸引其注意力的事件，他们又能以难以想象的速度集中和分散。如果真有什么神仙或者外星人从遥远的地方看着我们，那么它可能会得出结论：人这种分子，以小时为周期在北纬 50.09 度、东经 14.42 度处振荡。说不定它还会发现，这种振荡还伴随着同样以小时为周期的声音。说不定它接着还会推论出是人的振荡导致了声音，因为人的振荡总是发生在声音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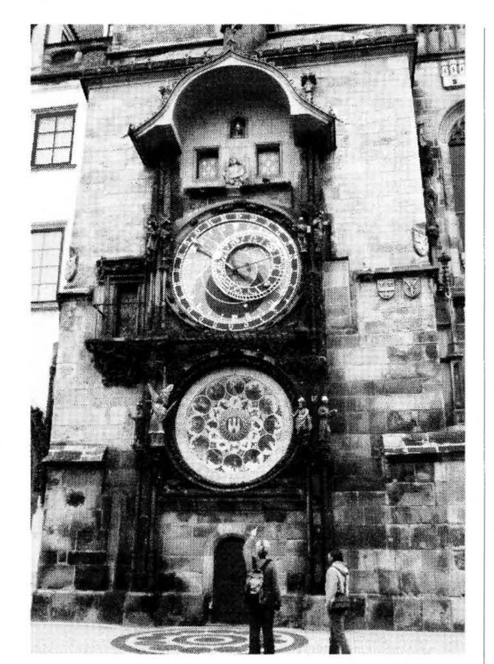


谁知道，整个人类社会是否也是这样，“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我们，直至地球或者宇宙，是否仅仅是某个物理实验的一部分，又会不会给实验者带来错误的结论呢？

又扯远了。

天文钟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死神：一个守在钟面旁边的灰白色骷髅，手中牵着永恒时间的长线。每次他坚定地拉扯一下，时间就又不可挽回地消失一分。而我们这些被他的拉扯又削减了一分生命的人们，却还在饶有兴趣地观看和聆听，似乎钟声仅仅是排在滑轮上的圣徒的伴舞乐曲，并没有提醒或者警告生命正在流逝。我们观看得不亦乐乎，还在死神与圣徒的走马灯表演后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不也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好几次走过老城广场，若是整点也一定要去凑热闹，却从没有仔细去看看天文钟。只记得那个要把造钟者弄瞎让他无法再造出第二个同样精美的天文钟的传说，却从来没有仔细去看看钟上的绘画和雕塑。现在翻翻网络，知道了原来天文钟分为三个部分：最上面的是活动圣徒；中间的是时钟，旁边标着古老的计时方法，据说是指示着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轨迹；最下面的一组绘画，据说指示着月份。好吧，下次再去一定要仔细看看。



老城广场一角的天文钟

天文钟向左，是一座整幅墙面描满壁画的咖啡馆，也许卡夫卡在那里喝过咖啡？反正他的出生地也离得不远。关于他的故事，还是留到以后再说。

天文钟向右，是四周环绕着更多咖啡馆的老城广场。天气好的时候，咖啡馆都摆出一片长桌木椅遮阳伞，像是广场的花边。正面蓝天里映着提恩教堂的双塔。却找不到它的正门。按照教堂尖塔位于正面的经验，大门应该就在面向广场一方。可穿过咖啡馆的遮阳伞，再钻过一楼商店的通道，只看到紧闭的门，以及旁边放着的招牌：晚上将在此教堂举行音乐会。

音乐会，又是音乐会，布拉格的教堂里总是有音乐会。不仅仅是教堂，还有各种各样的音乐厅。在查理大桥桥头，或者帕拉赫广场上，都有人手上拿着传单或是印刷精美的图册，不厌其烦地对行人宣讲：晚上有音乐会，环境古典优雅，学生票还可以打折。通常有斯梅塔纳或者德沃夏克的曲目，还有那个足迹印满了奥匈帝国、最后在布拉格找到知音的莫扎特。在老城广场上，除了这个入口隐蔽的提恩教堂，旁边的圣尼古拉斯教堂也是个办音乐会的好地方。不知道布拉格怎么能持续举行这么多的音乐会，她拥有这么多的教堂，而且似乎每座上点规模的教堂都举行音乐会，真的有那么多的人去听么？这样范围广大的音乐会我只在号称音乐之都的维也纳见过，但布拉格的招揽者显然要随便些。他们并没有穿戴色彩鲜艳的古典服装和帽子，在街头四处活动引人注目，而仅仅是在教堂大门口架上半人高的活动招牌，或者摆出一张桌子，然后站在旁边分发宣传单。虽然看起来似乎懒散，但应该也能招到足够的顾客，也能有足够多的乐手。毕竟这里有句谚语：是个捷克人，就是音乐家。我常常想，这个小民族之所以能够在文艺方面出现那么多优秀的作品，数量众多到与其人口完全不成比例，他们的语言一定是个重要原因，它带着音乐的内涵。

赛弗尔特在回忆录里写到同时身为诗人和译者的霍谢伊希（顺便添一句，就是他把哈谢克的《好兵帅克》译成了法文），说他曾经宣称：捷克

语言是极为丰富的语言。一切都可以转变为捷克语。既不会破坏原作的形式——也不致削弱诗歌的表现力。

话说回来，以前我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捷克语这种简洁度能和汉语相媲美的语言。

一个动词，加前缀表示方向，改词尾表示完成状态，再加上不同时态下分别六种变化，大部分情况下都可以直接省略主语。三种性、七种变格的名词，连带上形容词数词都一同变化。才说出一个单词，便已带出若干含义。

与俄语同属斯拉夫语系的捷克语，可能是一种老掉牙的语言。从语法角度来说，它比通行全球的英文要复杂得多，但同时也美丽得多。它和汉语一样，极度适合拿来构造笑话和双关，依靠联想，偷偷在文字之下隐藏多层含义。汉语凭借着有限的发音组合来制造音韵，捷克语则依靠着丰富的词尾变化。含义和韵律的丰富，直接通向诗歌——固定在纸上的音乐。

我喜欢这两种语言，它们都够复杂，由它们编写出来的精品能够达到更高的高度。只可惜，这样的精品难以翻译。汉语比捷克语幸运得多，作为一种语言，它被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使用，仍然生机勃勃地活着，而后者仅仅拥有一千万的流通基础。但愿这种令说话如同唱歌的语言，别在气势汹汹的全球化冲击下默默消失。

谈到语言，自然也能扯上老城广场上的杨·胡斯。出生在600多年前的胡斯，写下了关于书面捷克语正字法的论文，对于现代捷克语也能算是居功至伟。

但让胡斯成为捷克圣人的并不是他在语言学上的贡献，也不是因为他当过查理大学的校长，而是因为他在宗教改革上承前启后的作用。他反对用世俗的金钱购买教会发行的赎罪卷：什么都得付钱，忏悔、圣餐、特赦、婚娶、祝福、葬礼，连罪恶也需要用金钱来赎买。在他被罗马天主教教廷烧死在康斯坦茨之前甚至还预言，100年后会有人号召起再也没法被镇压下去的新改革，而100年后真的出现了马丁·路德。

也许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争斗并没有通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只不过是一种形式的不民主代替了另一种形式的不民主。基督教这种由民间燃烧起来的强烈信仰，在一批批地殉教者之后终于取代了古代的众神，庞大的教会把信仰组织化仪式化，神职人员全心全意地工作，加上民众对它真心信仰，把它推到了最高位置。然而同时教会的无上权力也必然意味着超然于上，直到信仰慢慢脱离最初的基础，直到另一种信仰把它推翻下来，重新回到普通人的水平线上。在人类最近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一遍又一遍地上演。似乎经过惨痛失败才得到的成功，无可避免地要成为腐朽坍塌的前奏。就在几十年前，不还发生



从国家图书馆遥望提恩教堂的尖顶

过这样的事情么？有什么理由说今天没有呢？本来经济和科技，这些精神层面所依靠的物质基础，都是连续函数，又怎么能期待思想，仅仅通过一次改革或者革命，就一劳永逸地跳变到最高形式呢？幸好在这种构筑摧毁再重建的循环中，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获得越来越大的自由。幸好如此，至少看起来如此。

但人虽然可以被理性主宰，感性却没法被理性完全吞噬。在老城广场上看到胡斯，禁不住还是要感叹一下那些的异端邪说。受过良好教育的，如胡斯，可以著书立说，留下姓名；但毕竟还有一些，甚至可能是大多数，他们成为反叛者更多是生活所迫，是源于对现实的感知而不是思考；他们只能穿着平民的衣服，流窜在破破烂烂的街巷，做个“恐怖分子”，威胁着某些人的利益、自己的前途甚至生命、以及大多数普通人安宁的或者岌岌可危的生活。

尽管直至今日罗马天主教教廷仍然把胡斯当做异教徒，但1999年时任教皇公开对当年杀害胡斯表示遗憾，算是有了初步平反。而那些大众异端们，又该如何呢？

有个捷克人告诉我，捷克是个无神论者占多数的国家，无神论者比例大大超过西边的德国和东边的斯洛伐克，因为他们的历史中有过这么一段，连带由此引起并最终没落的胡斯

战争。现在，胡斯被焚的7月6日是捷克的法定假日，尽管在这里无神论者居多，并且在有宗教信仰者中天主教徒还要多于新教教徒。

1915年老城广场上竖起了一组纪念雕像，它成了这个宽阔广场中央唯一高出平地的物件。

不过游客们看起来大都不会沉浸于悲惨的历史，大部分时间老城广场总是热闹非凡：有人，有音乐，有咖啡和啤酒，有一小片树林和草地，旁边歇息着古老的马车，还有雕塑周围的一圈长凳提供舒适的休憩场所。喧嚣是抵抗胡思乱想以及随之而来的忧伤的良药。自由的鸟儿更是没有丝毫顾忌，对它们来说，不管是这位绝世独立的圣人，还是旁边那一群阴谋者，都是吵闹游人中间安宁的僻静处，作为飞越宽阔广场中途的落脚点非常适合。胡斯的头顶尤其成了鸟儿的最爱，大概因为那儿地势最高。好几次我举起相机，都有只鸟呆在那里，久久舍不得飞开。那就连它一起拍下来吧，谁叫死掉的圣人和活着的鸟儿一样都属于布拉格呢？

当然，就像不均匀的光明永远伴随着阴影一样，老城广场有物质上高大的提恩教堂和在精神上高尚的神学家胡斯，自然也有些不那么高水准的东西。瓦茨拉夫广场的冒牌检票员我只遇到过一回，老城广场附近的换汇店可是一直赖着不走。在布拉格旅游，容易造成意外财产损失的大概也就这三种：小偷、冒牌检票员、换汇店。自然是全城各处都可能出现，不过既然换汇店针对外国人，那么旅游景点周围自然更多。

如果不是刚刚从柜台上获得少到有些出乎意料的捷克克朗的话，如果没有经历过一场由故意的语言不通带来的气急败坏的争吵的话，分析一下换汇店的招牌倒也有趣：来看看什么叫做明目张胆的误导。

招牌上最引人视线的自然是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英文：“换汇，手续费0%”。占据了招牌下方一半的地盘。那么汇率是多少呢？画着国旗，还用醒目黑色大字体标注货币名



“明码标价”的零手续费换汇点

称的数字与当前网上能够查询到的汇率相差不多（照片摄于2008年，克朗还在坚挺地一路升值）。只可惜它上方写着大多数游客看不懂的捷克语PRODEJ——卖出。要是外国游客手上拿着一大堆捷克克朗，倒是可以方便地换回本国货币。下面的那个NAKUP（买入）才是大多数需要本地货币的外国游客要关注的汇率，而这些小得多的字号显然不是用来突出重要信息的。仿佛为了让匆匆忙忙的旅客更难爬出陷坑，又出现了另外两个更小的捷克语标题：pod 15000CZK（低于15000克朗）和nad 15000CZK（高于15000克朗）。在这一番仔细审视之后，终于可以推出答案：这儿1欧元等于18.37克朗。如果你不是把800欧元（大致相当于人民币8000元）拍在柜台上，立即全部兑换成克朗的话……

折腾金钱向来是我的弱项，还是代入具体数值来看看吧。如果按照在捷克旅游一天的普通消费100欧元来计算，从银行ATM机上直接取现，扣除约5欧的手续费，按照1:24的汇率，拿到的是2280克朗；而在这个零手续费的地方，拿到的是1837克朗。简单一句话：换汇点凭空套走了高达20%的额外利润。

可是等克朗拿到手发现不对头，还能反悔么？交易已经结束，牌子上又写得清清楚楚，谁叫你自己不看清楚。

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北京某主持人大闹布拉格换汇点被警察手铐带走。起因当然是这个陷阱，要求撤销交易未果，女主持人也不是吃素的，破坏了密码输入器，怀疑随即到来的态度不好的警察为假警察，拒绝出示护照，拒绝前往警察局。最终中国大使馆出面，主持人掏出1500克朗赔偿密码输入器，晚饭时还碰到警察局长，热情地许诺调查此事，最后大家和和气气共进晚餐、合影留念。显然主持人女士没占到任何好处，20欧元的"利润"还留在换汇点，又搭上60欧的赔款。

国内的看客们，请注意，布拉格警察的确可能引起怀疑，换汇点的确有陷阱，并且地点固定不变、数量不少、不加整改。它们算不算是在工商部门的默许下进行欺诈呢？

有一天我和捷克朋友聊天，说我打算写写布拉格，他说：你可不要抱怨连篇。啥？布拉格如此可爱，为什么你的第一想法是我要抱怨？于是他说：每个国家都有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你一定已经有了自己的经历和想法。

布拉格让我觉得亲近如故乡，试图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方向。正因为如此，这点小事我也要揪出来说一说：并不是国外就是天堂，并不是走向民主就必然消除一切瑕疵。无论是这里还是故乡，从长远来看，绝对崇拜和无原则谩骂同样无益。



老城广场上的圣诞集市

不过要是这么结束，老城广场最后就定格为负面印象。这未免有点不公平，最初和最后的常常会比中间的深刻。把最终一幕停在圣诞节前夕吧！那时候，融融灯火点亮提恩教堂和流光溢彩的圣诞树。帐篷里出卖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和小食品：草扎的天使和星星、波希米亚水晶和木偶、挂着的姜糖和柜台里的巧克力、烤在炭火上的香肠和面包圈。人们捧着热葡萄酒，围看身穿民族服装的青年男女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跳古老的舞蹈。老城广场上满是人们的热情，满得留不下一丝空间给冬日严寒。而波希米亚的温馨新年，就栖息在不远处。

走读提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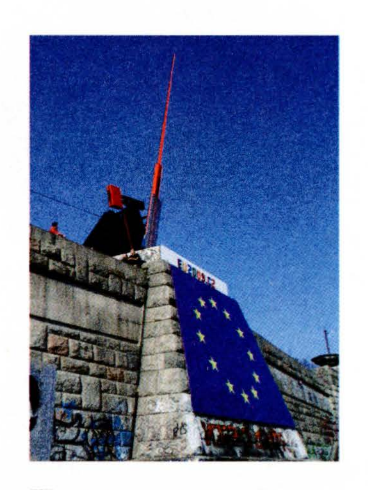
★老城广场（Staroměstské náměstí,50° 5'15.71"N,14° 25'16.12"E）：**常年开放一圈街头咖啡馆。在圣诞节和复活节（4月）期间会摆出露天集市，出售手工艺品和传统食品，晚间常有歌舞表演。**

★天文钟（Pražský orloj,50° 5'13.27"N,14°25'14.65"E）**的缩小版是典型的布拉格纪念品，它拥有一大套复杂的时间显示格式，参见（英文）**：http://www.wijzerweb.be/prague.html

★杨·胡斯（Jan Hus, **约** 1372-1415），**在老城区他曾经传教的贝利恒礼拜堂**（Betlémská kaple,50° 5'3.10"N,14° 25'2.97"E）**里还能看到关于他的壁画。**



2009 年的欧盟标志



莱特纳：
时空的循环

Dear Lily，我想你了。莱特纳之上，宽阔寂寥。河这边，绿树满山岗；河那边，车辆行人在安静的红屋顶下穿流喧嚣。河流隔开人和城市，就像时间隔开过去和人。

“春来了，路边的树儿/迎着春光开了花/妈妈静默无声/脸朝窗外，泪珠儿滚滚淌下/

‘你为何哭泣，为何悲伤？/告诉我，你这般难过为什么？’/

‘我会告诉你的，会告诉你/等到有一天，树儿不再开花’”

Dear Lily，我想你了。莱特纳之上，宽阔寂寥。河这边，绿树满山岗；河那边，车辆行人在安静的红屋顶下穿流喧嚣。河流隔开人和城市，就像时间隔开过去和人。

我想你了。当我环顾四周，身边没有一人同行，没法和谁牵着手面对面聊天，哪怕是一些鸡毛蒜皮。我们长大，生活像开上高速公路的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再不可能停下，再不能浪费掉整整一个下午，看闲书、看青青田野、看云彩和阳光静静地移动、或者仅仅看一朵花开，没有任何目的，不带一丝愧疚。在莱特纳山巅的平台之上，我想你了，就像在柏林，当蓝天白云倒映在索尼中心那面玻璃墙上，幻化出另一个可望不可及的世界时，我想你了。似乎伸手可及却还隔着点什么的布拉格，让我怀念起年少时，一旦开始就似乎没有尽头的欢笑和痛哭，以及莫名的忧伤，那时候感情狂放激烈到奢侈的程度，肆无忌惮。我想到三分之一个地球那边的家乡，还有你。

五月的清晨我匆匆爬上莱特纳山顶。也许不能叫做山，只是绕着伏尔



通往莱特纳山顶的最后几级山路

塔瓦河边的一片小丘，给布拉格加了道绿色城墙。春天里刚刚绽放的花朵仍然稚嫩，漫山遍野铺满新鲜的绿色。通往顶端的台阶上前后皆不见人，地上散布着报纸、饮料瓶、包装纸和各种各样的垃圾，两旁被不知什么人画上一层叠一层的涂鸦。一个红鼻子的醉汉窝在树丛里，手里还抱着瓶啤酒。我的内心生出一丝胆怯，如果他跳起来打劫，我大概只能乖乖交出一切。而他却向着树丛深处缩了又缩，消失到看不见的地方。

山顶上空空荡荡。老远就能看到的那个红色节拍器，现在就在身边吱吱哑哑地运作着。长长的指针被涂成鲜红，缓慢地从左摆到右，再从右摆到左，缓慢到让人想上去帮忙，推它一把。一根粗线从三角形的基座顶部引出去，悬空几十米，大概是用来提供电力的。天色阴沉，似乎要下雨。没有几个人，都在栏杆旁边，默默看着一片阴云下有些灰暗的布拉格。栏杆下依旧是一片涂鸦，连节拍器的支

撑腿也不能幸免。一大片空地上洒着石子，细小又不规则。连草都长不成气候，稀稀拉拉地窝在石缝里，根本算不上茂盛。

两个年轻人坐在栏杆上，把他们的背影印上布拉格。远远看见日什科夫区的电视发射塔、提恩教堂的双塔，以及庞克拉茨区那几座“煞风景”的现代摩天楼。超出地平线的建筑屈指可数，城市谦虚地匍匐在地面上。既听不到欢声笑语，也看不到散播活力的大批游客，只有机械的声音和运动，单调无比。这儿像是被遗弃了。

荒野。极度适合思念。多希望坐在栏杆上的换成我和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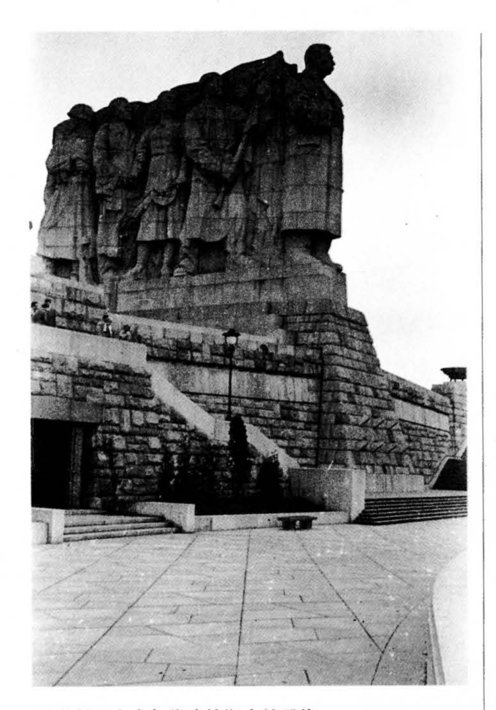
你大概会说，东方女性矜持不爬栏杆。第一不雅观，再说也不安全。我们都遵纪守法不丢国人脸，文明游客不攀爬公众建筑物。那好，我们就不爬，只凭栏远望。我们都许久没有大哭大笑，也许远离了平时陷入太深的生活，我们能够利用这飘忽即逝的时间，悄悄地重做一回少年。

让我给你讲讲身边这个晃个不停的金属家伙的故事。从人声鼎沸的查理大桥上你也能看到它，虽然金碧辉煌的城堡极有可能吸引走全部目光。从远处听不到它吱吱哑哑的响声，但搜索一下蓝色的天空，一定能看到这枚斜刺在天空中的红针，看到它不急不忙地来回摇摆。就算你忽略了它，就算所有人忽略了它，事实上它也还是在摆来摆去。摆过来、摆过去，就像人的思想；摆过来、摆过去，就像城市和国家的命运。

这家伙是1991年才立起来的。也算是有些年头了，虽然看起来还挺新。在那之前，这里有一尊斯大林的雕像（1955年-1962年）。确切地说，是一尊斯大林在前、劳动人民在后的群雕。这种雕塑风格我们都挺熟悉。我想到那个鬼鬼的老头赫拉巴尔，坚决不同意在死后造大的塑像，坚决低调。好像打有人类以来，就喜欢搞些大规模工程，用于某个精神上的目标。比如在这儿，无论哪个城镇，哪怕周围都是低矮的农舍，哪怕就是个小村子，也总是有个教堂，而且还造得比别的建筑都大上好多倍，然后再装修的富丽堂皇。几年前看过一部电



在莱特纳山岗上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斯大林雕像

影《再见列宁》，讲的是两德统一时东柏林一家人的故事。印象很深的一个镜头：直升机吊着被拆掉的列宁塑像飞过。旧时代结束、新时代到来，总得拆掉一些旧的东西。其实这里曾经有过的斯大林塑像，也算是被新时代拆掉的，虽然时间上有点延迟。塑像造了五年多，揭幕时斯大林已经去世两年了。苏联内部开始响起批判斯大林的声音，等影响传到捷克斯洛伐克，再到最终决定拆除斯大林塑像，又过了不少年。臧克家纪念鲁迅，说是"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做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无论是石头、是金属、哪怕是钻石，还不是一样能毁掉。建起巨大的石头雕像，想要不朽只是徒劳。拆除全国各地的石头雕像，想要铲除历史，也还只能是徒劳。思想，那些各有其命运的书籍，会偷偷地躲起来，也许在某个落满灰尘的角落沉睡，哪怕只能沉睡在几个人的记忆里。但谁也说不准，哪一天它又会重现，也许是某只未经风霜的孩子的手，从一只破旧的箱子里发掘出沉睡的书本，或者是某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在生命尽头重新将记忆变为文字。也许是在互联网的某个角落，即使被什么墙什么坝阻挡在外，或是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之下，可是它总是在那里。总是能找到某个安全的角落。就像这个节拍器一样，你可能在布拉格呆上好几天，完全不曾注意到它的存在。但它就在那里，无论有没有谁去看它，都是一样摆过来、摆过去。

其实，它也有停下的时候。2009 年上半年，小小的捷克做了欧盟轮值主席国。前东欧阵营的国家，走出经济颓势，加入欧盟，加入申根，很是不容易啊。从布拉格电台的新闻上看到莱特纳挂上了欧盟的旗子，心里就想去看看。会怎么挂法呢？第一想法是：把节拍器的指针当作活动的旗杆。等 3 月份再次去布拉格，老远就把视线投过去。欧盟的旗帜挂在基座上啦！再仔细一瞧，节拍器居然停了。真的停了。指针停在右边一动不动。

这次倒是阳光灿烂。山顶上人也比上次多。照理说才 3 月，树叶子都



从莱特纳山顶拍摄布拉格

还没长出来，旅游旺季还没到才是。也许阳光普照的下午比阴云密布的清晨更吸引人。人们也还是一顺溜儿地聚在栏杆旁边，也还是有人坐在栏杆上，要么懒懒地聊天，要么拿照相机拍布拉格。山下，桥还是那座青铜色的捷赫桥，桥头的女神高举着橄榄枝，伏尔塔瓦河水也还是安静流淌，阳光下的布拉格比上次更加精神。只是身边那个红色的铁家伙一动不动，叫人觉得不太习惯。没有它沉闷的吱哑声，最响亮的声音是警笛。我分不清那是来自警车、救护车还是救火车。城市能产生的声音成百上千，但只有这种尖利的仿佛转着圆圈的声音，能够回旋到屋顶之上，甚至越过河流和虚空。明明是一个宁静安详的城市，传到远处的却只是让人紧张的信息。未免有点奇怪。

后来有一天，跟一个在德国工作了 20 年的捷克人聊天，说到捷克和德国，他跟我说德国一直就是那么强势，捷克只能窝在一旁。他问我，你说什么样的能存在下去？不是最强的，是最能改变的。德国人很有纪律性，捷克人则遇事灵活，灵活的才能迅速适应时势改变。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有道理。在德国，对于那种旁边没有红绿灯的斑马线，要是有行人，99% 的情况下，车会停下来等，有时候甚至是老远就减速，甚至堵上一长串。就算无论从时间还是能源角度上

来说都不划算，他们也还是一样耐心等待。而行人也极少闯红灯。在捷克，如果车停下来等我过斑马线，而不是飞奔而过，我会觉得挺亲切。当然也有一次，我的朋友拉着我连闯两个红灯，理由是周围压根就没有车。

所以给莱特纳设计了节拍器的人是天才。再没有什么比这摆过来摆过去的家伙更合适的了。要是在这个竖过斯大林雕像的地方，再竖上个别的什么人，未免不是自讨霉运。有些巧合，就在我看到指针奇怪地停在右边的一周之后，捷克的众议院通过在野党再三提出的不信任案，偏右政府将辞职。

他们还真敢干！就在手里拿着欧盟轮值主席权的正当中！由临时政府执掌整个欧盟的主席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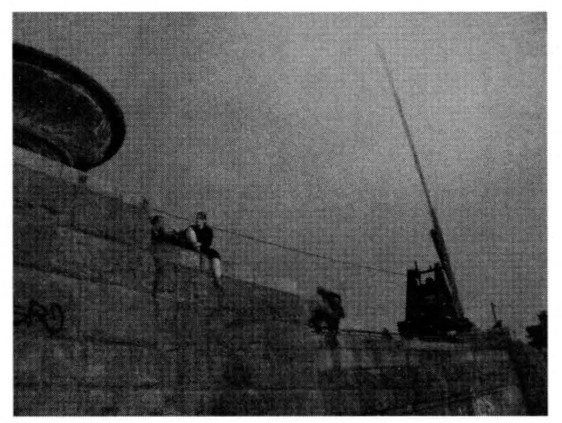
据说这个欧盟的旗子，也已经被人为破坏过了。

捷克的莱塔纳早已不适合用来做宣传。

一战结束，他们从衰败的奥匈帝国里独立出来。二战还未开始，他们默默地接受了领土的缩小，接着德国人来了，整个国家不做抵抗，就成为了帝国的保护国。1968 年，他们又默默地承受了苏联的坦克。1989 年，当遥远的俄罗斯已经开始松动，周围的国家闹成一团，他们也只是十几二十天，几乎是静悄悄地，就结束了过去的制度。的确总有那么几个捣乱不服



坦克和铲车的无限循环



莱特纳的夜晚

管的，比如说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哈维尔。但是大众，民族的主体，说捷克语的普通老百姓，大都还是默默地生活。而历史就像这个节拍器：就算谁都不去注意，它还是要兀自摇摆。

Dear Lily，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的么？

在民族剧院附近的一堵墙上画着一个莫比乌斯环。这种神奇的带子只有一个面。你沿着它走啊走，会经过所有的风景，再回到原点。一个空间上的无限循环，看起来也就是数学上的无穷大符号。在捷克，这个环上行进的是坦克和铲车。你永远也不知道是谁在给谁开道，还是谁在驱赶谁。在这个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结的循环里，也没有过去和未来。

从莱特纳山顶上看不到这幅画。不过我知道它就在那里，就在顶着金色屋顶的民族剧院旁边，在每天走过大量游客和市民的民族大街上。它和这里的节拍器像是一首歌曲的两个小节，是同一个节奏的两个变调。

Dear Lily，想和你一起站在莱特纳山顶上，在这个摇摆的红色指针旁边，浪费一个下午的时光怀念过往，看近在咫尺又无法触及的布拉格，再聊聊远在天边又总在心中的中国。然后我们接着念完这首捷克人写下的诗，回环结构的第三个变调。但愿我们还能拾起这份闲暇，和制造如此闲暇的心境。

“雪纷飞，冰霜冻在/玻璃窗上/窗外一片阴沉/妈妈无声地编织着什么/两眼噙着泪花/

‘你为何哭泣，为何悲伤？’/

‘我会告诉你的，会告诉你/等到有一天，不再大雪茫茫’”

走读提示：

★本文引用的诗歌为赛弗尔特的《窗旁》(U okna)，出自诗集《母亲》(Maminka)，1954年出版，译文出自合集《紫罗兰》，星灿、劳白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出版。

★莱特纳：Letná，布拉格的一个地区，位于城市北部沿河区域。莱特纳公园 (letenské sady,0° 5'41.34"N,14°24'57.50"E) 位于其山颠上。布拉格斯巴达足球俱乐部 (AC Sparta Praha,50° 5'57.25"N,14°25'0.91"E) 的主场也设在这里，它给捷克国家队和欧洲足坛输出过不少大牌球星，包括2003年欧洲金球奖得主帕维尔·内德维德 (Pavel Nedvěd,1972-)。



聂鲁达街



小城：
聂鲁达的背影

小城听起来就该是个安宁祥和的精致地方，是个充满田园风光、似乎还停留在几个世纪前的小小角落。

从谷歌地图上俯视布拉格，可以看到两片红色的城区，中间隔着灰绿色的伏尔塔瓦河。查理大桥像一条精致的扁担，一头挑着老城，另一头挑着小城。

如果想要在一天内粗略扫一遍布拉格经典旅游点，那么从瓦茨拉夫广场的地铁站开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经过民族博物馆，穿过老城区和犹太人区，再掉过头跨过查理大桥，穿过小城，爬上布拉格城堡，最后钻进黄金巷，一路完全靠双脚丈量。

名字对人很重要，对地区来说也一样。要是把慕尼黑翻译成"没你黑"、



小城区的小城啤酒馆

把萨尔兹堡翻译成“傻儿子堡”，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小城听起来就该是个安宁祥和的精致地方，是个充满田园风光、似乎还停留在几个世纪前的小小角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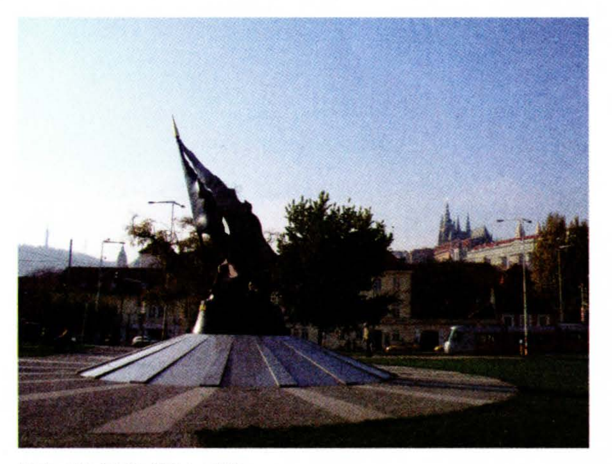
它在伏尔塔瓦河的左岸。从查理大桥下来，向右转，先看到卡夫卡博物馆，右手边的小街上就有它的招牌。在博物馆附属的纪念品商店对面，开着一家“小城啤酒馆”，墙上的壁画挺好玩：载着老爷太太的马车，马前的小女孩和摔倒的先生，马车后牵着斑点狗的小男孩，加上一个衣服蒙住了头、一手扫帚一手铁锹的清道夫，他的上衣口袋里插着一张卷着的纸——有点奇怪：很久以前，清洁工们就有读报的习惯了么？

更好玩的是，这个清洁工的上方用英文写着：“每日 11 点至 1 点，捷克饭店 390 座，露天花园饭店 200 座，午餐、晚餐，正宗捷克烹调，比尔森啤酒”。

还有最好玩的：酒店的门楣上挂着帅克的头像。难道哈谢克就是在这里写了他的《好兵帅克》？不太可能，他在有点破破烂烂的日什科夫区住了很久。不过按照捷克“有效期”到死后 70 年的版权法，帅克现在已经“进入公共领域”，任谁都不用付版税了。看来这一点也得到充分利用，后来在若干地方又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帅克招牌。似乎这个带着哈谢克自己影子的虚构人物（最开始都能算是无比幽默的无政府主义者，都胖乎乎地看起来挺可爱），加上对面真实活过的弗朗兹卡夫卡，成了布拉格的两个象征，一不留神就溜进人的视野。

挺好，算是文化大使吧，他们也代表了布拉格的两种性格。不过通俗化同时也带来另一个麻烦：商业化的泛滥。这家小城啤酒馆仅是一例。按照一个捷克朋友的说法：“菜单印上了英文，那还能算是地道捷克啤酒馆？”

要是不印英文，难道指望口袋里



捷克（捷克斯洛伐克）国旗

装着钞票的外国游客事先学会复杂的捷克语？在输出本民族文化时，如何既考虑到受众的口味，又保持自己的精华？

再往前走，右手边有个临河的小斜坡，那里常年聚集着众多肥硕的天鹅，由游客自觉提供食物。长得可爱的确有好处。谁看到这么一群一点不怕人还主动靠近的天鹅，不想去亲近亲近？

继续沿河往前走，经过更多的饭馆，在马奈斯桥旁边的草坪上，有一幅捷克国旗，它是固定在地面上的：这是个雕塑。基座上刻着时间：1938-1945，带点自由引导人民的意思。

欧洲的国旗总叫我分不清，老是三条，几种颜色顺序换来换去。捷克国旗算是有点特色，左边是三角，右边是两条。颜色还是斯拉夫民族常见的蓝白红。

这个国旗雕塑，说到底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旗子，就算二战时斯洛伐克是傀儡卫星国，捷克是保护国，可是就跟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关内关外一样，都该算作中国吧。反正二战前后国家都叫做捷克斯洛伐克，直到 1993 年捷克和斯洛伐克经过全民公决正式分家。对于捷克来说，首都还是那个布拉格，国旗也还是这个三色旗。斯洛伐克则有了新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和自己的国旗，加上他们自己的国徽标志。顺便提一下，去掉这国徽，斯洛伐克国旗简直就是俄罗斯国旗，首都布拉迪斯拉夫距离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还不到一百公里。

我没有仔细去看一下斯洛伐克语，只是在捷克语课堂上听过一个在斯洛伐克呆了若干年的学生，用我还不能分辨的极快语速，噼里啪啦地说了一大通。此外就是在布拉迪斯拉发郊外黛汶古堡下卖纪念品的小商店里，一位老先生听我用

极其糟糕的捷克语介绍说来自中国之后，用斯洛伐克语冲我唱起了国际歌。

据说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曾经非常接近，我不知道它们的差别能有多大，只知道我的捷克同事会把斯洛伐克的流行歌曲当成捷克语一样听。据说捷克语和波兰语也挺相像，他们可以用母语聊天，意思能猜出个大概。有时候想，既然都是兄弟，为什么分开过？为了标志民族性而特意强调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不同，从而间接导致隔阂的扩大，是不是一件好事？总觉得人类就像一堆豆子：红豆、绿豆、黄豆……颜色不同，但归根到底都是豆子。随着边界从部族、村庄、省份扩大到国家，越来越多的豆子混在一起。一年又一年，中间还产生了新的混色豆子。还能把豆子们再按颜色分开么？如果不能，或者必须付出巨大代价才能分开，那么靠武力提前统一，钱币、语言、甚至思想，是不是一件坏事？这么说起来可能引起不良的感受，但是上个世纪欧洲就有人尝试这么干过，带来了一场浩劫，如今被批判打倒，几乎成为罪恶的代名词，但却仍然有极少数新的年轻人选择同样的信仰。当我们说到这种国家形式时，常常使用疯狂这个词，可我有时又觉得，他们是理性的，甚至是极其理性的，因为曾经大批支撑着这种信仰的是严谨的德国人。你可以说法国人浪漫，意大利人激情，捷克人懂得生活，对于这个诞生了大批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国度，你能说他疯狂吗？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也这么写过："欧洲学者们歌颂秦始皇，它是公元前 2 世纪伟大的中国统一者，而中国史学家却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血腥的无情的暴政统治者。"可能是离得远了，没有切肤之痛，也不用感同身受，才能站在一边发表些不痛不痒的想法。但绝对邪恶和绝对高尚一样说不通。



饭馆招牌－啤酒、土豆、肉、捷克狮子

当然，相对于不着边际的想法，对

旅游者更重要的是，这儿交通便捷，地铁电车一应俱全。



瓦伦斯坦花园的壁画

不过小城的精华还没有开始呢，所以我们向左转，仍然步行，走上通往小城广场的街道。只是别太着急，因为小城区藏着好几个花园，马上就要路过一个。

在莱登斯卡街转角处一扇简陋的大门后面，藏着美轮美奂的瓦伦斯坦花园。入口毫不起眼，第二次走过这条路时，我才带着奔跑中踩到钻石的运气，无意中闯了进来。绿树掩映的花园里孔雀散着步，肌肉结实的雕塑形态各异。开放式的宫殿厅堂里，精美的绘画覆盖了从地面直到屋顶的每一寸墙面。角落里的笼子里蹲着猫头鹰。最叫绝的是一面铺满人造钟乳石的墙壁，远远看去像是

一幅灰色的瀑布，悬在空中一动不动。仔细看去，石头中还藏着雕塑：藤蔓、蛇、精灵。明明是人工雕成，却宛如天然生成。

可爱的瓦伦斯坦花园，像是躲在闹市里的桃花源。面积虽然不大，却综合了众多诱人因素：橘黄的屋顶、灰色的岩壁、翠绿的庭院、火红的秋叶、漆黑的雕塑、乳白的大厅、再配上碧蓝的天空和金色的阳光，以及并不太多的游人，像一幅色彩丰富又和谐的油画，这儿适合画家或者诗人流连，对于我这种小民显得有点奢侈。过于美丽的景色，也超出了我的描述能力。

继续往前走，脑海里还映着阳光在花园喷泉上跳舞的样子，不久又看到小城广场避瘟柱的金色尖顶。小城广场正中间坐落着宏伟的圣尼古拉斯教堂（和老城广场角落上的那个同名），把本来就不大的广场分成上下两半。

下广场位于教堂背面，它的主题是电车和饭馆。常常看到一大群人等电车，加上一大群鸽子在人们脚旁懒懒地踱着步找吃的。灰色的地面和散落的烟头，让我觉得这里脏兮兮的，连鸽子们的羽毛看起来也有点灰不溜秋。实际上非要说它混



瓦伦斯坦花园

乱肮脏，那完全是栽赃陷害。但刚刚从整齐鲜亮的花园出来，相形之下难免有此感觉。这儿既没有水面也没有绿地，只有围绕广场一圈的饭馆墙壁上挂着些鲜花，被自然绿色宠坏了的眼睛不免要抱怨一下。

上广场的主题是宗教和音乐。这里曾经住过女高音爱玛·黛丝汀诺娃。对于她的生平我不知分毫，只是有次无意间看到墙上的塑像，回来照名字搜索才知道，原来她在一战前就已经蜚声国内外的剧院舞台，原来她也埋在维谢赫拉德的名人祠。可为何没有一点亲切的感觉呢？

上广场局促得要命。停了很多车，四周又围着一圈楼，连想给广场上的柱子拍个全景都不行。离近了拍不到全景，离远了取景框里怎么都摆脱不了停成一排的小汽车。这种柱子在捷克广场上挺常见，柱子上总是围着一圈又一圈的宗教人物，装饰得金碧辉煌，据说是瘟疫一流行就修，目的不外乎两个：祈求平安和感谢上帝。

转过小城广场，走上聂鲁达街。街道仍然是狭小，又变成了山路。路尽头是捷克诗人杨·聂鲁达的故居，对面就是通向布拉格城堡的斜坡。

故居的黄色墙壁上镶嵌着黑色铭牌：健壮的青年左手托起花



小城广场





聂鲁达故居

瓶，右手捏着充满生机的藤蔓。

这条路走过三四回，每次都是下午。第一次经过时，有只鸽子停在窗下，就站在门框上包围着两个太阳的繁复花纹之上。我站着看了很久，鸽子停留得更久。最近一次是三月，那天和捷克同学一起去看躲在城堡后面的黄金巷。走到此处，傍晚的阳光刚好掠过铭牌，照亮了年轻人的面孔和聂鲁达的名字。同学指着屋子说我一定得去看看，聂鲁达是她心爱的诗人，最爱诗集《宇宙之歌》。于是我问她：能不能给我背诵个片断？她略略想了想，背出一大段听不出音律的篇章：原来是散文集《小城故事》的开篇。她说，她喜欢布拉格，布拉格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当她从一个小村庄进入查理大学学习后，如果有时间，就会从查理大桥开始，沿着聂鲁达街的石头路一直向上漫步，直到布拉格城堡。这是她最喜欢的路线。

她挺幸福的，生活在自己心爱诗人生活过的城市。诗人也该有一丝幸福，自己的文字经过一个多世纪还在少女心中真切地活着。

我们去了几步外的冷饮店，每人买上一支冰激淋。开舔。

再回望来时路，才发觉它还挺陡峭。一路爬上来对此竟毫无感觉。注意力一直被别的东西所吸引。老建筑一幢挨着



意大利驻捷克使馆

一幢，建得密密匝匝。难道它们全是一次规划后盖起来的么？如何能靠这么近？要是拆除或者新建，怎么能不影响到旁边的屋子？但是看起来又不像，它们显然形态各异，不仅仅是颜色，风格也很不统一。不过至少有一点共同：都不是现代建筑。门楣上常常雕刻着复杂的装饰：巨大的石柱、张着翅膀的天使或者雄鹰、扛着沉重门梁的粗壮力士。临街的一面大多被用来做生意，饭店或者旅游纪念品店：大大小小的明信片、印着捷克狮子或者布拉格字样的T恤、还有各式各样的木偶、面具、水晶和俄罗斯套娃。饭店门口常常摆着雕塑，墙上挂着的花盆里鲜花盛开。这些在老城区也能看到，可是小城区还有它自己的特色：它是使馆区，常常在不经意之间，就又看见某个国家的国旗，有的还伴着欧盟的蓝色旗子。甚至还有日本大使馆。只可惜，中国的使馆不在这儿。

在小城区古老建筑的门外看到一幅又一幅的国旗，感觉有些错位。它们常常插在建筑物的灰色装饰附近，在沉重而巨大的铁门之上。这样的建筑里过去该是住着本地的名门望族吧！

小城曾经只是个静水微澜的所在。也许那个终生未娶的聂鲁达，在一天天忙碌的写作之后，会从夜幕初降的街上默默走过，拐杖伴着脚步的节奏敲在石头上。点灯人刚刚走过街巷，挑亮一盏盏昏黄的街灯。晃动的灯光在诗人身前身后印出几个微弱的影子。也许有几扇窗后点着蜡烛，传出些细碎的人声。除此之外只是静寂，只是街道模糊的轮廓和头顶上墨蓝的天空。

为什么他们都不能获得自己的伴侣呢？聂鲁达和卡夫卡。那些动人的情书啊，只能从一颗火热的心传递到颤抖的指尖，如此而已，没有然后。

时间冲过小城，像大洪水从天而降，顺着山坡奔泻而下，从大门和窗户漫进一楼的房间，把它们变成了大使馆、酒店和纪念品商店。这儿的活人，多半是来看捷克的外国游客和为外国游客服务的捷克人。那么楼上的生活呢？未被打扰的真正的生活呢？

在聂鲁达故居下，我尝试问了问楼上可否参观？不可以，那里不开放。

我毕竟……只是个过客。

走读提示：

★《小城故事》，杨聂鲁达 著，杨乐云、蒋承俊 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年以《布拉格小城画像》为名出版；原名 Povídky Malostranské,Jan Neruda（1834-1891），1878 年出版。关于智利诗人聂鲁达有一段以讹传讹的说法，说智利人是因为敬仰捷克人才起了这个笔名。但在其自传里，关于名字由来的描写是：“我 14 岁时，我父亲总是不依不饶地反对我的文学活动。他不愿意有个诗人儿子。为了不让他知道我发表最早写的那些诗，我找了一个使他完全找不到线索的姓氏。我在一本杂志上见到一个捷克名字，然而并不知道它是被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热爱的大作家的名字，是优美的叙事诗和抒情诗的作者的名字；他的纪念碑竖立在布拉格的小城区。许多年后，我一到捷克斯洛伐克，就在他那有大胡子的雕像脚下放上一朵鲜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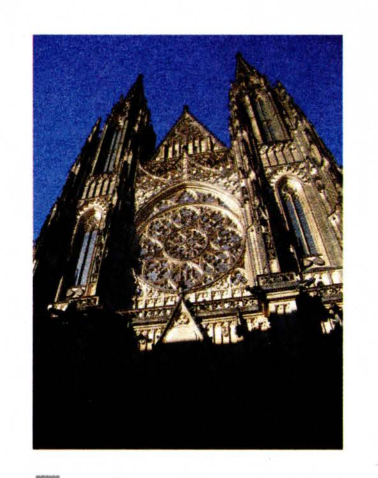
★聂鲁达相关地点：故居（50°5'18.60"N,14°23'49.99"E），墓地（50°3'52.11"N,14°25'7.48"E），佩特辛山坡上的雕像（50° 4'58.75"N,14°24'8.18"E）

★瓦伦斯坦花园（Valdštejnská zahrada）有两个入口，外表都很不起眼：50° 5'26.54"N,14°24'33.37"E,50° 5'24.32"N,14°24'28.58"E

★中国驻捷大使馆：http://cz.china-embassy.org/chn/。传达室电话：+420-233028800



圣维特教堂的大门



城堡：
权力与平民

照理说，布拉格城堡区该是个挺严肃的地方，因为总统府就在这儿。实际上一点也不。





聂鲁达街尽头，拐上城堡区的斜坡

照理说，布拉格城堡区该是个挺严肃的地方，因为总统府就在这儿。实际上一点也不。

那天和同学在聂鲁达故居旁边买了冰淇淋，一边舔着一边转过街角，爬上斜坡，刚刚在山坡上看着小城区那一片红色屋顶稍稍感慨了一下，情绪还没有酝酿起来呢，就听到同学喊：赶快赶快！

赶快啥？

赶快赶快，哨兵换岗了！

原来总统府门口的哨兵还要换岗。也是，不能让人家一站站一天。那么多久换一次岗呢？一个小时一次。原来他们跟老城广场天文钟的那十二圣徒一样，也是一小时出来遛一圈。

门口已经围上一圈人了。没赶上开头，就看见三个穿蓝色制服戴白色手套的哨兵，手里端着枪，把枪托在地上顿了顿，然后迈开不十分整齐的正步开路走进总统府。新替换的哨兵已经在大门旁的哨亭里立正站好。奇怪的是，明明留守的是两个人，如何换下去三个？



总统府大门

围观人群却并不像老城广场上那么快四散而去，而是开始跟哨兵照相。

往岗亭旁边一站，笑一笑，按下快门，闪开让下一个人。哨兵们还是目视前方，表情严肃，一动不动。虽然有点不敬，但我觉得他们像动物

园里陪游客照像的马或者猴子。他们的任务到底是保护总统府，还是陪游客照相？在哨兵头顶上是两组横眉怒目的雕塑，左边那个手持尖刀，右边那个紧攥大棒，身子底下各压着个悲惨的人，看样子是不置其于死地决不罢休。总统府这个地方，不搞个麒麟呈瑞、雄狮镇关也就罢了，弄这么两个凶相毕露的，总让我觉得有点不吉利，也不知道捷克人怎么想的。



总统府大门雕像左

总统府门前广场上有一尊捷克斯洛伐克开国者马萨里克的雕塑。从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到1935年底因病辞职，他做了20多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他的继任者贝奈斯就倒霉多了，没干几年二战就开始了，战后没几年又轮上哥特瓦尔德。首任总统的雕塑看起来瘦骨嶙峋，他默默地站在广场一角，表情平静地遥望着由他和他的伙伴们开创的国家。

前院里竖着两只巨大的木旗杆，中间的城门上描着一堆看不懂的金字，下面写着金碧辉煌的N:1。我俩在那儿想了半天，这是啥意思？总不至于是个数学公式吧。后来在卡夫卡故居，看到低矮的房门旁边同样印着N:22，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门牌号——布拉格总统府是第一号，总统府也参与统一编号！

穿过第一道门，来到内院。右手的房顶上飘着捷克国旗。同学说，如果国旗挂出来，说明总统今天“在家”：在国内，在布拉格，在总统府。说不定就在某个窗户后面看着我们呢！总统在总统府不光办公，他也住在这儿，不光他，他的老婆孩子都住这儿！

等一等。

首先，据说哈维尔做总统时经常不住这儿。

其次，我们这么些个游人，也不经过任何审查，就随便进出。别说是像机场那种滴滴叫的安检了，连警察都没看见几个。要是我忽然从包里掏出重型武器，对着总统府的窗户

一顿狂轰，那么在最近的便衣警察冲过来之前，或者在有可能埋伏在哪里的狙击手反应过来之前，应该已经能造成不小危害了吧。要是我打伤打死了总统，或者总统夫人总统子女，怎么办？

同学笑了：我们这个小国家的总统没那么重要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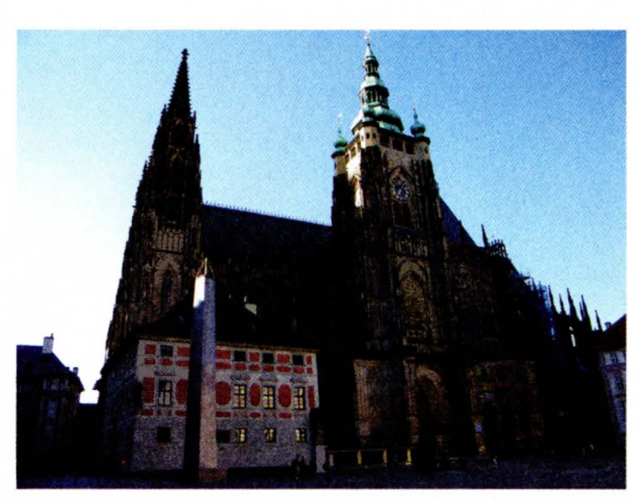
那好歹也是总统啊，一个国家要是忽然没了最高领导人，那是多大的乱子啊！

那大概没人觉得捷克总统的命值得用另一条命去换，更没有人觉得搅乱捷克政局能带来足够多的好处。

好吧，有道理。可我还是觉得挺悬的。捷克国内也有民族矛盾（吉普赛人、越南人、蒙古人）就不用担心一小撮恐怖分子啥的？不过这也可能全是杞人忧天，没有任何实际可能，我的担心仅仅是出身背景的惯性延续。

再穿过第二道门，迎面扑过来圣维特主教堂花样繁复的大门。仰头看，金色的窗户更加复杂。不知道是否是墙壁和窗户都有镀金，还是因为夕阳，教堂的正面整个笼罩着向日葵花瓣般的金黄，颜色鲜亮却又柔软，似乎石头并不冰冷坚硬。最上端，教堂的哥特式尖顶戳入蓝天。从伏尔塔瓦河上远远看到的捷克标志性城堡尖塔，就是来自这座教堂。

可想要把这美景拍下来实在太难。不是门离教堂太近，而是教堂相对于人来说实在太高。对于我那台28毫米的广角相机，门和尖顶还是不可兼得。低头一看，两个亚洲人各自端着台大炮筒，靠墙躺着瞄准教堂。背着这么沉的大家伙，从小城区那条狭窄的山道爬



圣维特教堂

上布拉格城堡，一定挺辛苦，但值。

教堂里仍然是那些东西：画着宗教人物的彩色玻璃窗、油画、雕塑、布道讲坛。但还有若干人的棺材：一些统治过捷克的国王，还有那个查理大桥上的圣人。虽然装潢精致万分，但一想到和一堆骷髅呆在这个光线昏暗的封闭型大坟墓里面，一丝凉意就要爬上后背。同样是埋死人，在维谢赫拉德就完全没有这种感觉，看来有没有阳光照耀着挺重要，人毕竟不是昼伏夜出型生物。


圣维特大教堂的穆夏彩窗

每次进教堂我都觉得是在暴殄天物。在一个没有任何宗教背景的环境里长大，对于基督教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十字架上，越是规模庞大装饰复杂的教堂，越会让我产生负罪感。不是因为宗教，而是因为不知道背后的故事，无法深刻理解他们的艺术，也许有人为了调出一抹有神采的颜色，雕刻一截有灵魂的线条，花费整日整月的时间。我却只是扫过一眼就离开。不过面对这座由好几位建筑师和大量能工巧匠一生接一生、在几个世纪里修建起来的教堂，又怎么可能仔细看遍所有角落，用与创造者同样认真的态度去欣赏每一个细节呢？

广场尽头的角落，刚好能让我的镜头包容教堂全景，可惜如此又忽略许多细节。世界那么大，一生那么短。把握全局和品位细节，选择哪个？对于艺术，对于旅途，对于人生。

再穿过一重门，后面的小广场围绕着各种颜色各种样式的房子。各不相同，互相却并不冲突矛盾。接下去是著名的小巷子，住过卡夫卡的小巷子，果然要收门票。打头的就是那个22号，卡夫卡写《城堡》的地方。低矮的房门，看起来要低下头才能钻进去。这条小街曾经住着城堡的仆人们，据说也有些炼金术士，大概也就因此得名黄金巷，现在则由卡夫卡而闻名。可惜来迟了。收门票的下班走掉，也一并带走了黄金巷所有小屋的钥匙。于是只能从街上看看窗户里陈设

的一册册卡夫卡作品，再看看墙壁上的那行铜字："Zde žil Franz Kafka"（弗朗兹·卡夫卡曾生活于此）。真喜欢这个单词——žil——曾经生活过，简单到只有三个字母，不是居住，而是生活。其它房屋也一同紧闭着，狭小的窗户后偶尔挂着个天使，或者插着几枝花。至于曾经生活过什么人，就不得而知了。

有一天和德国同事聊卡夫卡，这个认为捷克语很美、用德语写作、住在布拉格、国籍划归奥地利、病歪歪的犹太人。起因是德国新近通过的法律：为保护儿童免受不良信息侵害，将对互联网进行审查管理。我们自然聊到卡夫卡的《审判》，又无可避免地扯上生命晚期同样病歪歪的乔治·奥威尔。同事说卡夫卡和奥威尔的小说都让他感到沮丧，未来毫无希望，毁灭早已注定，命运无可改变。

我那个专业是捷克文学和新闻学的捷克同学呢？她把低矮屋檐下的铜字指给我看，毫无拘束地笑着，一头金色的秀发照亮了已经开始昏暗的小街。

我们继续前行，夜晚也悄悄来临。我们路过中世纪的地堡监狱，门口的雕塑是一具巨大的骷髅头，把人压趴在地上；穿过天堂宫，其入口处的说明牌上有若干语言，居然也包括



圣瓦茨拉夫葡萄园

中文；最后从圣瓦茨拉夫葡萄园走下山坡。斜坡上匍匐着一列爬满常春藤的长廊，顾客品尝着本地出产的葡萄酒，闲适地眺望布拉格。近前的山坡上生长着葡萄藤，远处的绿树和红屋顶掩映成趣，在它们的空隙间闪现出伏尔塔瓦河蜿蜒的身影。

这儿是个远眺布拉格的优良候选地。同学看着坐在长廊里的人们说："这里的葡萄酒…"

我接上去说："一定很贵。"

同学惊讶地看着我说："你真是个悲观主义者。我本来想说，味道一定棒极了。"

没错啊，葡萄在这么好的环境里生长，葡萄酒又伴随着如此舒适优美的环境，味道自然没得说。因此价格不便宜是理所当然。我们的第一反应应该都没错，只不过是感觉对数字，浪漫主义对现实主义。面对同样的布拉格，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真实。学文和学理的思维模式，果然大不同。

走读提示：

★《城堡》，弗朗兹·卡夫卡 著，高年生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出版；原名 Das Schloss,Franz Kafka（1883 -1924），1926 年出版。

★布拉格城堡区许多景点也有中文标示，但除了圣维特主教堂（Katedrála svatého Víta）免费开放外，如黄金巷等许多其他景点都收费。从总统府往东向下走，可以路过天堂宫（Rajská zahrada），其建筑和园林设计都值得一看。




佩特辛的瞭望塔



佩特辛：
鲜花《五月》

五月里去爬佩特辛，一个才一百来米高的小山坡，去看写了《五月》的诗人马哈。



佩特辛的马哈雕塑

两个远隔千山万水的民族间，能暗含相同之处么？捷克和中国，就挺相像的。

曾经听过一首歌叫《五月的鲜花》，很久了，连歌词唱的什么都不记得了。捷克语学到十二个月时，这题目又浮现脑海。捷克语里的五月，除了中规中矩到处通用的 **Máj**，还有个从鲜花 **květina** 引申出来的可爱称呼 **květen**：五月，鲜花之月。

五月里去爬佩特辛，一个才一百来米高的小山坡，去看写了《五月》的诗人马哈。

赛弗尔特的影响不小，叫我潜意识里觉得，佩特辛就该是铺满鲜花的地方，尤其是五月，该是满山樱桃花开，树下情侣流连。不幸，第一次爬位于小城区南部的佩特辛，既没赶上樱花盛开，也没有足够时间用来找到马哈的塑像，才爬了小半就碰上一场暴雨。蹲在低矮的樱树下的草丛里，护着怀里的笔记本电脑，看着雨点透过层层绿叶砸下来，打落几片残存的樱花，在山道上汇成一片往下流趟，明白想象和现实差距还是挺大的。

等到阵雨渐小，也不敢再贸然往上，只得循原路下山。只见黑压压一片乌云压在山坡上，山下城市的地平线上白得亮眼。豁然炸了个响雷，吓得身子一抖，抬头看见山林里惊飞起几只鸟，看不清颜色，只看到天空中黑色的剪影。顷刻间觉得挺亲切欣慰，至少有若干生物跟我一个感觉。

直到第五次再来布拉格，才终于又找到机会爬这个相对没有那么重要的山坡。已经到了十一月，树叶早已黄成一片，飘落满山。清晨，天阴着，只碰到零星几位溜狗散布的人，佩特辛和深秋本身一样安宁。

原来马哈的雕塑并不难找，只要顺着山道往左转就到了。他站在一片寂静的树丛中，低垂的目光在左手中的玫瑰花束

上栖息，右手握着鹅毛笔，滞留在摊开的纸卷上。如何能同时做这两件事？欣赏花朵和执笔写诗？似乎他要抛弃书卷，全心全意投入爱情。或者他仅仅是从书写的间隙中抬起头来看看世界，只是短暂休息？



维谢赫拉德的马哈墓

应该有这样一个时刻，阳光从云海的缝隙里投下，照亮他手中的玫瑰，仅仅是玫瑰，如同舞台上的追光灯追逐舞者。让山岗和城市淹没到黑暗中去吧！让笔和纸也消逝吧！让万物都沉寂到黑暗中去吧！让诗人自己，连同他那英俊的面孔也隐遁吧！只留下玫瑰，那束被诗意的目光拥抱的幸运玫瑰，像被精神的光辉点亮而发光，在那长久得仿佛永远的一瞬，如火炬般燃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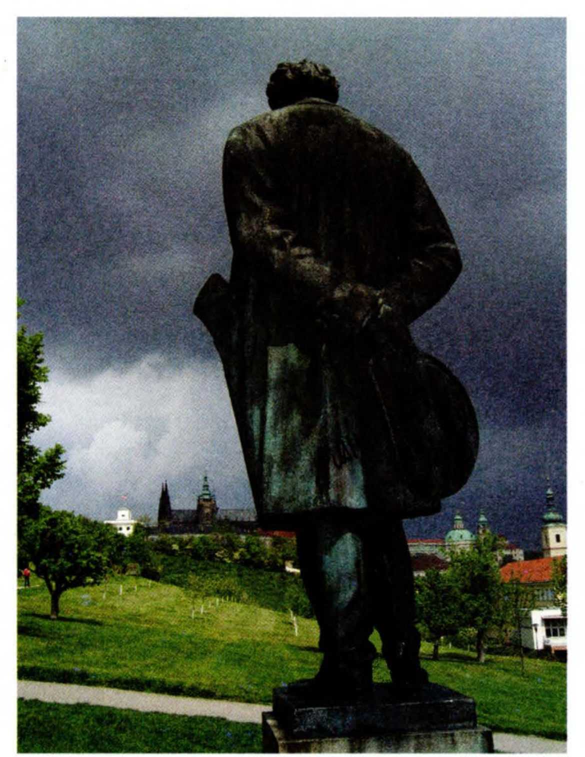
会不会有这样奇迹般的一瞬？当年轻的赛弗尔特停留在这里，将失意的目光投向前辈诗人，为了让未来的夜莺在这里发现诗歌的种子，青铜的雕塑开口说话："我把整座果园和所有的长凳都送给你啦！"

那一瞬间，从玫瑰花束散发出来的光芒漫过整个山岗，一直流溢到山下的伏尔塔瓦河，让水面上也闪烁起粼粼的金色。

写了《五月》的马哈，二十几岁就抛下未婚妻早早去世。这样的故事也要算上诗人沃尔克，还可以部分算上那两个四十岁上下的小说家卡夫卡和哈谢克。

不过活着的还要活下去。赛弗尔特写到去参加沃尔克的葬礼。葬礼结束，大家坐在桌旁。沃尔克的母亲要求沃尔克的未婚妻为了纪念爱情而去修道院做修女，这时长着温柔眼睛的比布尔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原来他从桌布下面伸过手去，握了握穿着黑纱面带哀容的姑娘的膝盖。美丽的姑娘后来嫁了人，生活得很幸福。

这便是生活，即使前途茫茫。《五月》，一部悲剧性的


佩特辛上的聂鲁达塑像

叙事长诗，相爱的人不能相守，讲述故事的吟游诗人走在永无尽头的路上，爱亦徒然。

"你是否见着这匆匆赶路的旅人，

在广阔的草原上沐着夕阳的残辉？

你永远也看不到他抵达旅途的终点，

越过那遥远的山峦的边际—他永远向前！"

向前，如流水，如时间。或者跑到时代的前面，或者被时代拖着向前。

五月那次并没有看到马哈，在阴霾的天空之下、佩特辛绿色的山岗上，只看到了他的后继者，住在小城区的聂鲁达。马哈反叛精神的尊崇者，杂志《五月》的撰稿人，五月派成员，诗人和办报人，常常走过佩特辛。另一个旅行者，虽然身边已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可是现在他也是一个人站在这里，口袋里插着一卷报纸，背在身后的手里拿着礼帽，远远地望着生活过那么多年的小城区，那个建筑物和人都昏昏欲睡的地方。在他眺望的那个方向，有小城广场上教堂的绿色屋顶，有恢宏的圣维特教堂标志性的灰色尖塔，还有座白色的建筑物，上面飘扬着一面美国国旗。我不知道那是否是美国大使馆，但美国国旗的出现让我觉得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头顶上的乌云太压迫人，也可能是因为聂鲁达的雕塑背后被人涂鸦，但最有可能是因为我从心底拒绝小城染上任何外来的颜色。但反过来说，谁知道聂鲁达自己愿意在小城区看到什么呢？也许作为旅行者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没有任何改变的一潭死水。

接着，老天爷就开始下暴雨。一切都只好往后推。

下山时仍然不忘给布拉格拍上两张。无论从哪个角度，从维谢赫拉德、从城堡、从莱特纳还是这里，布拉格总是那么美，恬静优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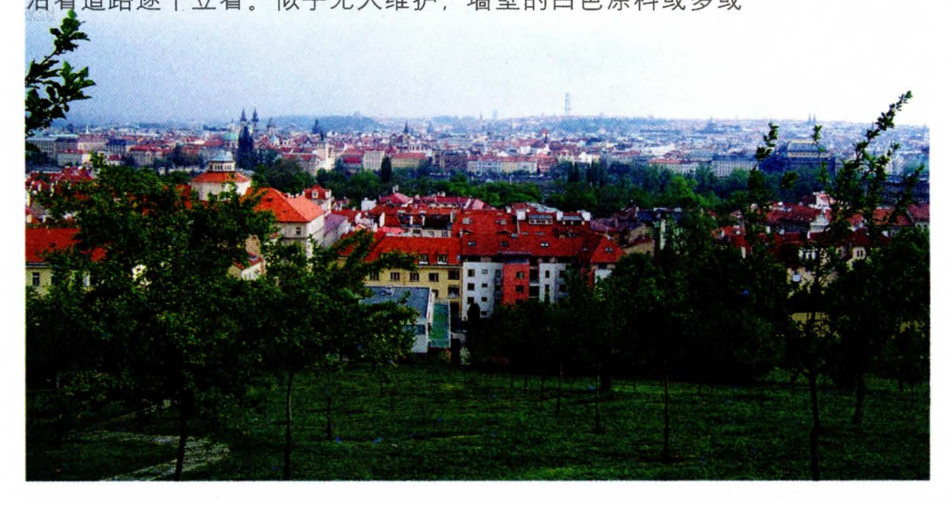
后来在赫拉巴尔小说改编的那部电影里看到同样的场景。从捷德边境城市海布来的女孩丽莎，坐在佩特辛的长凳上对恋人迪特说："布拉格是美丽的第三帝国城市，从舒马瓦山到喀尔巴阡山，领袖解放所有德国人的日子终将来临。"之前受够了欺负的娇小女孩站起身来，对着布拉格伸展开双臂，又用德语重复了一遍，仿佛要拥抱自由的未来。

翻了中文译本，并没有找到这一段。原文要谨慎理智得多。

门泽尔拍电影时，也没有把镜头正面对准城市，而是歪向了城堡。否则日什科夫区豁然戳出地平线的电视塔，一定会带来时间上的穿帮。不过也仅仅如此。60 年过去，布拉格的轮廓并未有多大改变。时间的牙齿没啃过这里？

第二次爬佩特辛，终于找到马哈的雕塑，得以怀念一下两百年前的爱情，和这个孤独的旅人。山顶上树着瞭望塔，在爬坡的半途又看到另一段旅程，遥远而陌生的故事，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苦路十四处：通往十字架的旅途。

图画画在石头砌成的墙壁上，十四幅图画，十四处短墙，沿着道路逐个立着。似乎无人维护，墙壁的白色涂料或多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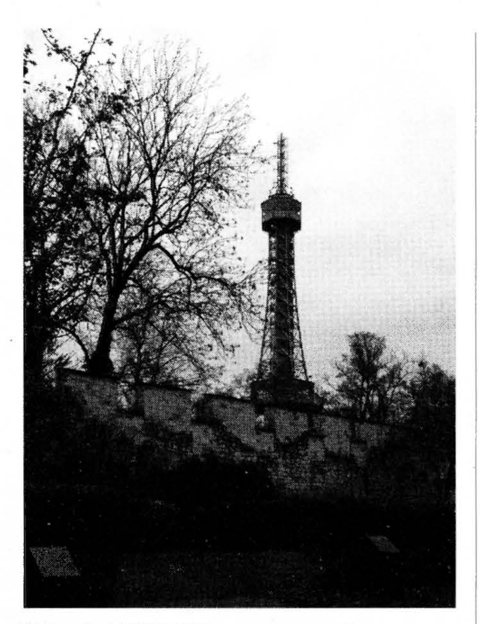
从佩特辛的果园遥望细雨洒过的布拉格

少有些斑驳，有几幅连画面本身都开始褪色模糊。无论是图画的内容本身，还是有些破败的表象，都叫人觉得有点凄凉。秋天了，不少阔叶树已经枝头空空，只剩下黑色的枝条坚硬地横在空中。金黄色的落叶铺满地面，天略略有些凉，没有阳光，山上安静得听不到什么声音。远远看到山顶瞭望塔下面的咖啡馆，有人出来布置桌椅，去喝咖啡的游客却一个也没见到。

常常看到查理大桥上挤满人，有时在山上，整整一个上午碰到的人却屈指可数。人就是这么爱凑热闹，热门景点或者热门事件，人无论多少都不算多，反而人越多名声越大，越是招得更多的人往那里挤。有时候去挤的原因仅仅是有一大堆别的人在挤——那么多人，他们总该有挤的原因吧！就算看到没多大意思，也还是要加入进去，做个异类总不容易，更何况还得承受自由的副产品：旅途的孤单。直到现在，人还是继续走在路上，别无选择，“非如此不可”。



漫步在深秋的佩特辛



佩特辛的瞭望塔和饿墙

从山顶上的瞭望塔可以眺望全城，虽然从山坡上也能看个差不多，但据说天晴的时候，可以更好地欣赏布拉格。如果人生的道路边也能不时出现个瞭望塔，即使像这座瞭望塔一样要收费，我也会毫不迟疑地爬上去看看。

瞭望塔背后盘着一堵长长的黄色围墙，方正错落的城墙就像一排牙齿，一直蜿蜒通到山下，远远看去，与中国长城也有几分相似。关于此墙的历史，一种说法是查理四世修来加强小城区防御，与中国长城的用途一致；不过我倒是更喜欢另一种传言：查理四世根本没有必要修这墙，他发起建筑工程的主要目的，是给城市里饥饿的劳动力们提供就业岗位，好换取填肚子的面包。正因为如此，这墙才被叫做"饿墙"，或者更直接地叫做"面包墙"。这么说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我们那位暴戾恣睢的始皇帝就完全不同了。不仅不是劳民伤财，反倒是在许多许多年前，就发明了以基础建设对付经济危机的良方。君王正道。



走读提示：

★《五月》，卡雷尔·希涅克·马哈 著，杨熙龄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年出版；原名 Máj,Karel Hynek Mácha（1810-1836），1836 年出版。网上可以找到捷文和英译版：http://www.lupomesky.cz/maj/may.html,2008 年由导演法·安·布拉贝茨（František Antonín Brabec,1954-）拍成同名电影（http://www.filmmaj.cz/video-ukazka.php）。

★马哈相关地点：佩特辛山坡上的塑像（50° 4'53.33"N,14°24'4.31"E），墓（50° 3'53.51"N,14°25'4.12"E）。

★佩特辛瞭望塔（Petřínská rozhledna,50° 5'0.55"N,14°23'42.51"E）建于 1891 年，以埃菲尔铁塔为原型。从山脚有缆车（50°4'57.75"N,14°24'12.44"E）可直达山顶。

★布拉格的典型旅游纪念品耶稣圣婴（Pražské Jezulátko,http://www.pragjesu.info），原件位于佩特辛山脚下的胜利之后圣母堂（Kostel Panny Marie Vítězné,50° 5'8.75"N,14°24'14.00"E）。



民族剧院顶上的青铜雕塑



民族剧院：
“民族靠自己！”

捷克曾经非常注意自己的民族性，从语言文化开始，那是在民族势微的时候。其成果，包括这座辉煌的民族剧院，也包括恰佩克的《母亲》。最近常常想着：为什么可以颠覆国家，却不能颠覆民族。民族只能一点点地融化。或者，靠自己来慢慢演化。国家是围在深墙大院里的印章，而民族则是聚在一方土地上的活人。

曾经被一段介绍民族剧院的文字吸引：民族剧院，伏尔塔瓦河畔的金色皇冠，皇冠上铭刻着民族的宣言："民族，靠自己"。潜意识里面喜欢这句话，常常拿来鼓励自己，甚至还幻想了一幅画面，这句话像红底白字大横幅一样题写在民族剧院临河的大门之上。后来终于到了布拉格，好几次路过民族剧院，却并没有看到它，就是金色屋顶也不太容易看见，只注意到那拐角处高举着橄榄枝驾着马车的女神雕塑，总是在维修。

但有缘总归得见。

11 月的一天傍晚，太阳还未落下佩特辛，我夹在大群的人流间，在民族大街上匆匆而过。忽然间听到有人喊我的捷克语名字。才抬起头来张望两下，心里还在怀疑着一定是听错，就看到我的那个捷克同学挥着手冲我走过来。原来她刚刚和家人在民族剧院看了经典剧目《莉布谢》，正站在斯拉维亚咖啡馆前等朋友，却碰巧看到了低头走路的我。

我们已经一年多没联系了。在那之前，我们仅仅是在几百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市一起上过几个星期的语言班。我在布



伏尔塔瓦河畔的民族剧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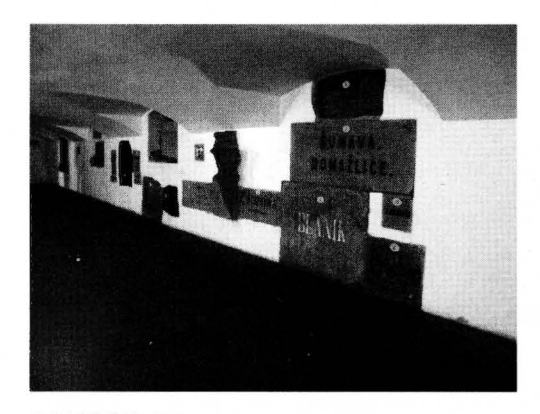


装饰华丽的民族剧院内厅

拉格的时间总共还不超过两周，这里能叫出我名字的人也不超过十个，如今未曾约见，走在路上却生生被人给认了出来。算是惊喜奇遇，却也有点可怕。

不过幸而遇到了她，才相约下次再见，并且托她提前买了剧票。从民族大街走上几级台阶，穿过巨大的石柱和古老的大门，交验剧票，便进入民族剧院的内室了。原想有捷克人做导游兼翻译，心安理得地没做任何准备，只任她领着去逛，却没想到民族剧院绝不该演出前半小时才进来，应该是一早就在门口等着开门，允许看多久就看多久。因为剧院里不仅仅能看戏，还有许多别的东西。

先去了二楼一间从地板装潢到天花板的大厅。天顶绘着壁画，正中吊着繁杂的枝形吊灯，墙上嵌着油画和几位著名人物的半身像，整个大厅似乎都罩着金色。走得太快，满墙的画都只能扫上一眼。那些塑像据说是发起修建民族剧院的功臣，也都没时间细看，记忆里只模糊的剩下了狄尔，反倒



民族剧院的基石

是此间大厅外面的露台印象更深。在那里没有任何画在墙上或者嵌在石头里的人物，或者是短短一瞬间没有注意到。有的是阳光和鲜花，从高高的二楼看去，伏尔塔瓦河上游人泛舟，带起波光粼粼，而远处的城堡似乎也更加接近了。

她领我向下走，说是这地方我一定得看。我们顺着楼梯一直向下，走到了像是地下室的房间：低矮没有装饰，只是刷成纯白，也没有窗户，连灯光都有些昏暗。墙壁里露出些标着编号的石头，这是此处的意思所在。那是来自捷克各地的石块。最重要的是传说中捷克人最早定居的日普山，只是当初并非最早运到，编成了二号。从民族剧院的基石开始，处处都强调着民族二字。

民族和国家，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似乎差不多。对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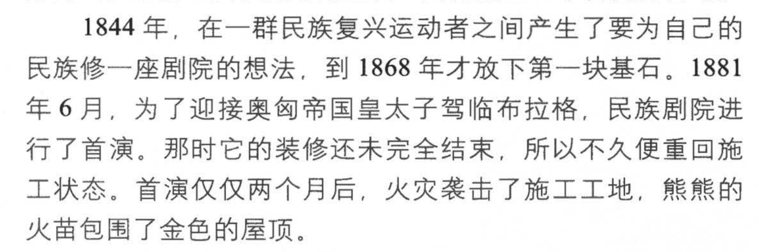
民族剧院顶端的雕塑

捷克人来说，差别就不小。在我们的首都坐落着的是国家博物馆、国家大剧院，他们则是民族博物馆和民族剧院。他们自然也有国家剧院，但演出剧目便不同。民族剧院建立时，捷克民族仍然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虽然拥有相当的自主权，也有一些流动的小剧台演出捷克语戏剧，但无论如何没有大场面，能够遮风挡雨的固定剧院全是德语主打。于是文化人士开始四处拉赞助，捷克民族发动民间集资，凑钱给自己盖剧院。一座没有任何官方背景的大型文化活动场所，仅这一点，民族剧院就值得敬佩。



民族剧院的舞台

就算筹够了钱，如此宏大的建筑要盖起来也不容易。先要买地，然后要设计，盖完了内部外部还要装修。一项百年大计，细节都考虑周到，这些石头便是它的宣言：文化的基石来自捷克各地。



1844 年，在一群民族复兴运动者之间产生了要为自己的民族修一座剧院的想法，到 1868 年才放下第一块基石。1881 年 6 月，为了迎接奥匈帝国皇太子驾临布拉格，民族剧院进行了首演。那时它的装修还未完全结束，所以不久便重回施工状态。首演仅仅两个月后，火灾袭击了施工工地，熊熊的火苗包围了金色的屋顶。

再次民间集资后，1883 年 11 月 18 日，民族剧院的幕布终于重又掀开，上演了斯梅塔纳的《莉布谢》。这一天成为了民族剧院新生的日子，而对于最初设想建立它的那些人，已然流失了 40 年的光阴。自此民族剧院便为民族演出着自己的戏剧，只是在 1977 年到 1983 年间关门整修，接着又在 11 月 18 日重新开放，纪念一百周年的献礼剧，仍然是斯梅塔纳的《莉布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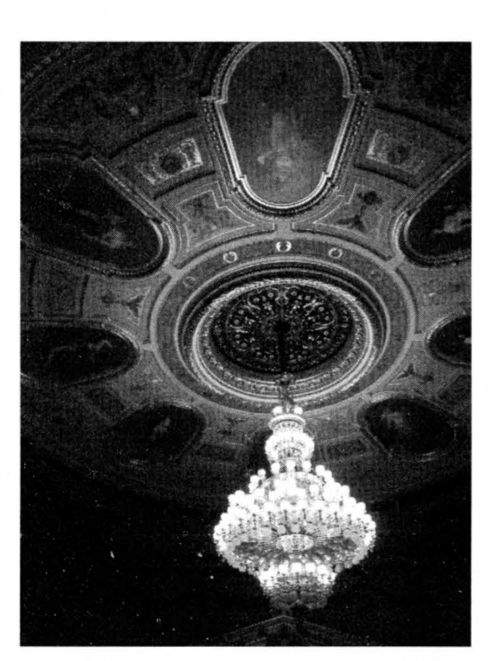
可惜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看这间屋子里的几块展板，上面可能写着民族剧院更详细的历史，记得有一张图片上画着着火的剧院，似乎还有剧院最初的设计草图。我们得匆匆地

顺楼梯往上爬，因为买了最便宜的顶层票。

楼梯旁边的墙壁上挂满一张又一张的剧照，还是只得匆匆走过。唯有在一组照片前同学让我停下来看，那是各个时期演出《莉布谢》的剧照，有主角的单人照，也有宏大的舞台布景。同学指着一个身穿长袍、从上到下一般粗细的歌者，说是莉布谢所有版本当中她最喜欢的一个。我便举起相机去拍。匆忙之间并没有注意到身后的灯光，它在玻璃上留下反光的亮点，却正好落在演员举起的右手上，仿佛她托着发光的太阳。

爬到顶层，拿了免费的节目介绍单，存了衣物背包，终于进入剧院的核心。对于我这样从没进过剧院的乡下土包子来说，已经不仅仅是羡慕和惊讶了。

屋顶上悬着巨大的吊灯，八组圆形壁画众星捧月地围绕四周。正对面的舞台上方，正中的女神脚下，镌刻着代表捷克的双尾雄狮，两边的“NAROD SOBE!”，便是著名的“民族，靠自己！”再往下是一幅巨大的画卷。两边看台被隔成若干包厢，加上我们所在的正面看台，构成一组立体的观众空间。画卷前方的地面陷下一层，早已经有乐队在那里为观众们演奏。从上到下，没有一处完全的空白，所有的空隙都填上精致的雕塑和纹饰。在灯光的照耀下，整个空间全是金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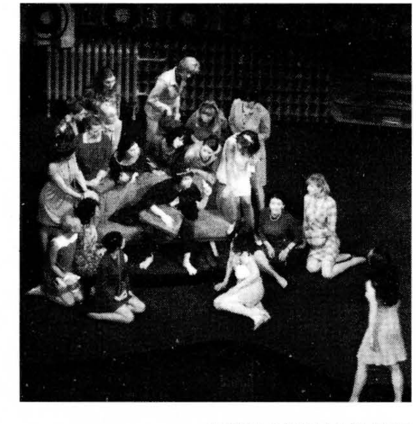
民族剧院内厅的吊顶

可是舞台在哪里呢？连幕布都没有看到。土包子脑袋里冒出好笑的想法：难道乐队头顶上有活动的地板，演出开始之后舞台就在现场伴奏的正上方？

这想法显然不对。因为那幅画缓缓地升上去了，这才露出红色丝绒幕布。原来画并不是挂在墙上的，后面还有洞天。幕布再拉开，好戏才正式上演。

剧院常年上演三种剧目：歌剧、

话剧和芭蕾。那天去看的是一场现代音乐剧《值得之行》。惭愧，几乎什么也没听懂。即使舞台上方悬挂着电子屏幕，同步显示着台词的英德双语翻译。可是舞台上的一切太吸引人，随时随刻会变出新的人物、新的场景、新的情节，叫人没法盯着电子屏幕看。忽而跑出一群衣着各式的女性，旁观信使和女主角的对话；忽而从旅行箱里走出背着白色翅膀的金发小天使，坐在百万富婆的旁边；忽而富婆又暴毙，信使走上台阶消失在高处。



音乐剧《值得之行》剧照

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来去匆匆。

“真的结束了？”男主角们高举着双手跑上舞台问道。

一个甜美的童声回答道：“真的结束了。”演员谢幕，观众鼓掌。大幕合上，掌声继续。

演员再次谢幕，继续鼓掌。演员再三谢幕，观众们久久地起劲鼓掌。幕布终于第三次落下，不再拉开。外行看热闹

从民族剧院的露台远眺



民族剧院的演出剧照

之行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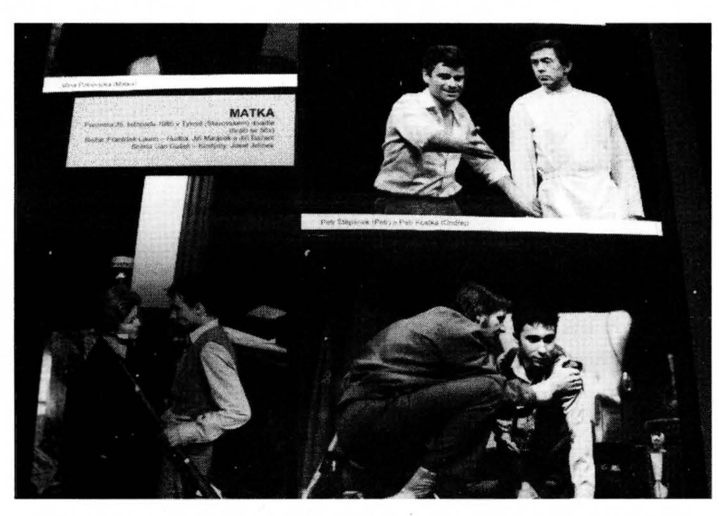
一座金碧辉煌的剧院，几十人的现场乐队，几十人的演出阵容，最低的票价才150克朗，几乎天天都有演出。我有点想不通，他们是如何保持盈利的？除非演员们的收入接近普通工种，搞艺术的等于平常人。换一句话来说，从学习艺术到进入艺术领域都不需要付出远高于其他行业的成本。文化是闲人搞的东西。对于人群来说，得生产出足够的东西，保证直接生产生活用品和间接生产精神产品的人都能活下去；对于个人来说，主业挣的钱必须至少满足糊口需要，才能分出钱来搞文化。如果文化仅仅是在主业为文化的小圈子里流行，文化人必然入不敷出。布拉格该有许多非文化人来参与文化活动，否则必然无法存在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剧场，一年四季地上演戏剧和音乐会。获利和发展的前提有时是自降身价。

临了要走，却看到外面正在办展览，纪念恰佩克兄弟的戏剧。玻璃柜里列着许多剧照、恰佩克兄弟和朋友们的照片，甚至还有约瑟夫·恰佩克画的人物设计和卡雷尔·恰佩克的一封信。从《万能机器人》和《昆虫世界》、到后来的《白色病》和《母亲》，我读过恰佩克的剧本，都在这里了。还有一部我不知道的《金钥匙》。

一种强烈的幻梦感油然而生。就跟第一次漫步在伏尔塔瓦河边、第一次亲眼见到“民族靠自己”时的感觉一模一样。明明知道不是在做梦，我还是觉得，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就叫我能看到这一切？为什么这一切不需要花费十年二十年的努力？这就像暗恋了十年的对象，在你开口的一瞬间就回答说：我早就知道。让人幸福到无法相信。

可惜又是来不及逐个仔细看过，便有工作人员来提醒大家要关门了。下楼途中还在回想着那些照片，毕竟1938年的剧本《母亲》算是又重回民族主题。

捷克曾经非常注意自己的民族性，从语言文化开始，那是在民族势微的时候。其成果，包括这座辉煌的民族剧院，也包括恰佩克的《母亲》。最近常常想着：为什么可以颠覆国家，却不能颠覆民族。民族只能一点点地融化。或者，靠自己来慢慢演化。国家是围在深墙大院里的印章，而民族则是聚在一方土地上的活人。



恰佩克戏剧《母亲》剧照

很久以前，留学在日本的周家兄弟开始翻译《域外小说集》：“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常常觉得小马过河的故事十分精彩，河水的深浅取决于是谁去看。人大多只会注意到人的面孔，他们和我们一般高矮，很少有人会去关注蚂蚁或者长颈鹿的脑袋。注意力从弱小民族的文学转移到大国兴起的历史进程，我们自己的状况和目标也在改变。我们的态度也该随之改变？

不过这个由民族复兴带来的民族剧院，确实值得再来。

从那儿走出来，看到斜对面的小巷子门口摆着一张海报：某个小剧团演出《世界美如斯》。布拉格有多少剧团？至少几十个吧，同学回答说。嚯，还真不少！

走读提示：

★《恰佩克选集 - 戏剧选》，卡雷尔·恰佩克 著，吴绮、杨乐云、蒋承俊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出版。Karel Čapek（1890-1938）**在剧本《万能机器人》中首次将“机器人”这一概念付诸文字，而最先提出此名词的则是他的哥哥、画家约瑟夫**（Josef Čapek,1887-1945）。

★ 民族剧院（Národní Divadlo,50°4'51.63"N,14°24'48.75"E）**常年演出，官方网站（英文）**：http://www.narodni-divadlo.cz

★斯拉维亚咖啡馆（Kavárna Slavia,50°4'51.63"N,14°24'48.75"E）**就位于民族剧院对面，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每天** 17 **点到** 23 **点有现场钢琴演奏。**http://www.cafeslavia.cz


OVOCE
ZELENINA
Coca-Cola
OVOCE ZELENINA
PEPSI
ZELENINA
DVD
VHS
6-13 14-21
West
TABÁK
BARVY-LAKY
DROGERIE
PAPÍRNICTVÍ
KOSMETIKA
ŠPERKY
0,90

日什科夫的十一月清晨



日什科夫：
百姓生活

从布拉格城郊的机场沿公路进入城区，立刻发现许多非金色之处。所以必须写到日什科夫，不是什么旅游景点，只是布拉格市内的一个区，布拉格红润脸颊上的灰色雀斑。

如果某张海报上中年女性满脸没有一丝瑕疵，那要么不是真人，要么是美容水平或者图像处理技术超群；如果对城市的描绘只有优点，那要么是想象中的天堂，要么是旅游手册或者外来和尚好念经者之作。亲身进入布拉格前，从未看到关于此金色城市的具体负面描述，也从未想过这是否不正常。从布拉格城郊的机场沿公路进入城区，立刻发现许多非金色之处。所以必须写到日什科夫，不是什么旅游景点，只是布拉格市内的一个区，布拉格红润脸颊上的灰色雀斑。

十一月住进日什科夫便宜的小旅馆。打开电脑，发现一大串未设密码的无线网络。夜里不时听见电车咣当咣当地在窗下开过，没法安睡。

起床时还是清晨，除了卖报纸烟草的小店，绝大部分店面还关着门。食品店、酒店或者小赌场，在夜晚的喧闹后还都睡着。街道上包裹着一层淡淡的白雾，没有几个行人。电车站就设在人行道上，没有遮风避雨的亭子，指示牌上方写着电车号、发车时间和路线，下方是大敞着口的垃圾箱。凑过去看电车路线时，总有一大堆垃圾在鼻子底下，让人觉得不太舒服。

日什科夫不太像布拉格，至少不是想象中或者旅游手册上的布拉格。

它的街道是狭窄的，有些是古老的小石头路，有些是现代的水泥路，路边常看到被随意丢弃的烟头。它的房屋是暗色的，没有多少装饰花纹或者雕塑，连刷上去的颜色都在岁月的消磨中不再鲜艳。它的霓虹灯式样简单、色彩鲜艳，没有那么多的露天咖啡馆，倒是有不少酒吧、中国人开的快餐式中餐馆和越南人开的水果店。

这里不具有布拉格的招牌特色。可即使只作为旅游落脚地，而不是参观目标，我还是挺喜欢它。

十月份的一天晚上闯进这里的一家餐馆吃晚饭。墙上大屏幕正播放捷克和哪个国家的足球赛，一群大老爷们喝着啤酒抽着烟，围在各自桌边看球侃大山，小小的空间里塞满了吵闹的味道。坐到离屏幕最远的桌边，茫然翻过没有英文的菜单，胡乱指个菜名给只说捷克语的服务员。一会儿他给端上一盘炸猪肉，盘子大到可怕的地步，更可怕的是猪肉体积大到覆盖了盘子的90%，没有哪怕一片菜叶做个装饰，直接而实在。虽然听说过捷克是肉食性国家，这还是远超出预料，只能竭尽全力地往下塞。

一会儿居然有人过来搭话，随身还带着他的啤酒杯。这是第一次有不认识的捷克人主动找我说话，从老城区到城堡区，游客们兴高采烈，其它人的目光中或是职业的热情，或是路人的冷漠。而这里平时大概不会有外国游客光顾，我看起来又太像个旅行者，也许这激起了他的好奇。

他大约四十上下，长得胖乎乎的，圆圆的脑袋加上圆圆的身材，圆滚滚的鼻头有点红，笑容让他的颧骨上也

鼓起两个圆圆的包。可惜我们没法交流，责任在我，我听不懂也说不出。可是我们一起喝啤酒，碰碰杯，笑一笑，握握手。他叫了一小杯更烈性的酒，想请我尝尝。“不用，谢谢”：至少这句我会说。他有些失望，自己喝了，枯坐一会儿，回到自己桌边去了。等到我吃完结账出门，他还和他的朋友们坐在桌边。我们互相摆了摆手，再见，陌生人。

我一直不知道，而且我也不想太冒险，但如果我喝了那杯，再接下来会怎样呢？

后来从英文维基上看到，日什科夫在20世纪初发展成布拉格的“波希米亚”区。波希米亚，这个词本来是指捷克西部地区，或者广义上的捷克，现在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描述。在巴黎，繁华都市里栖身的穷困艺人，也被称为波希米亚人。我觉得，波希米亚是一种状态，是物质上的低下和精神上的自由，是非传统的恣意生活。这放在日什科夫再合适不过了。一个以胡斯运动领袖杨·日什卡命名的地区，住着普通的劳动者，还诞生和生活过一个诗人赛弗尔特。表面上灰不溜秋，大部分建筑虽然也都上了年头，却不是吸引人的古迹。偶然有几幢装饰着优雅的雕塑或者壁画，却又全都凋敝得厉害。人们都忙于生活，街道有些肮脏，店面有些破旧，可是却到处是活人，本地的活人，按照真实状态生活的活人，也许还夹杂着一些没钱没势力所谓搞文艺的人，在啤酒和烟雾中放浪形骸，哼着另一个版本的“我要去流浪”。

那些金碧辉煌的宫殿、雕梁画柱、教堂城堡，就在几步外，可呆在里面的是别人，我只要看看它们的轮廓，看看伏尔塔瓦河上的清风明月，别的，就统统扔到一边去吧。就做一只飞舞在花前的蝴蝶，伴花生、伴花灭。无牵无挂地活，无声无息地死。

也许在心里还有个梦想，要肩负起家庭的责任，要高居人上、声名显赫。不过那大部分的人，还是在每天的熙熙攘攘中艰辛地活着，在夜晚轻狂地欢笑叫嚷。波希米亚的中心布拉格，在它的正中央，却难以找到波希米亚的心脏，因为那颗心脏跳动在左边，在日什科夫这样的“城乡结合部”，正中央的位置得留给按图索骥的人们。波希米亚，我喜欢这个名词，虽然我无法加入这样的生活，只能蜻蜓点水般经过，像路过栏杆时拿树枝或者石子划过，只为听那一下下高高低低的声响。波希米亚，或许它还有个名字叫做“漂”。

狂放、难以精致。

2008年9月第一次爬上维特科夫山岗，为了去看旅游手册上介绍的“世界上最大的骑马铜像”。那时只知道马上骑着的是日什卡，却还不知道这里叫做日什科夫。只觉得从地铁站钻出来之后，街边的风景不再是市中心那个样，开始有了罢工的红绿灯、堆在巨大桥墩下的土堆、建筑工地和铁路。顺着坡道往山上爬，在回头不



维特科夫山坡上的一座居民楼

经意间盯上一座小楼。它一定是在战后盖的，因为这种建筑风格国内二十几年前也有，那时还相当的时髦。布拉格这座楼现在已经颇为陈旧。屋梁下拉着电线，栏杆上晾着衣服，预制板上涂抹的灰泥早已剥落殆尽，裸露的水泥墙上喷着涂鸦，树木的叶子也不算有精神。建筑一半被粉刷，已然旧貌换新颜，另一半却还是人老珠黄，像马戏团小丑的黑白脸。第一次见到它心头一惊，布拉格原来也能如此不堪。隔了大半年再见到它，却又觉得亲切起来，原本我也曾在这样的房子里“漂”过不短的时间，只是这儿大概不会有住户养着杂种狗，整天不带狗牌不栓狗绳地乱跑乱叫，和小孩子们厮混。

那天天阴，山坡上没有什么人，道路状况也不好。穿山隧道旁边的山坡裸露着。从空无一人的山坡上眺望布拉格，即使天空是灰色，即使最近处建筑物的墙壁已经严重斑驳，它那些红色的屋顶也还是可爱。

吭哧吭哧爬到山顶，终于见到骑马者雕像，却被比我还高的栅栏远远地档着，栅栏上挂着捷英双语的牌子，客气地宣布：“禁止进入施工工地。事关您和我们的安全。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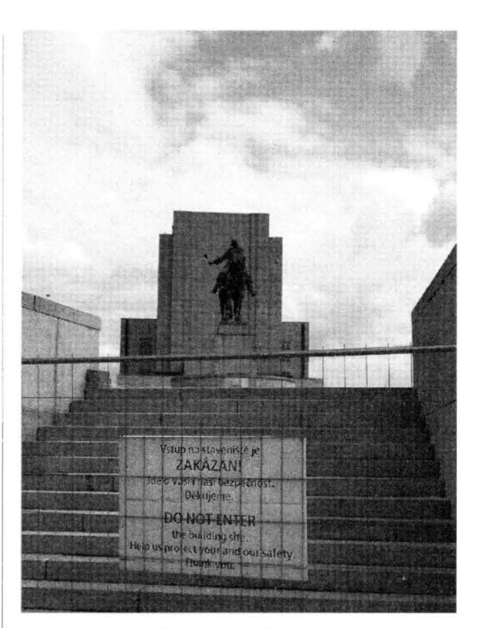
但既然从那么遥远的地方特地跑来，一块禁止入内的牌子岂能就叫我死心？

四处环视，没有发现一个人，却发现正面的阶梯都有些损坏了。于是开始沿着栅栏转圈，总能找到个入口吧！转过拐角，有两个工人在路边挖土。好吧，我知道你们不说英文。竭尽全力地憋出几个零碎的捷克语单词。他俩高兴地笑了，比划着说出一堆我没法听懂的句子，指着栅栏耸耸肩，大概是说没有进去的可能。好吧，日什卡的塑像足够高，从栅栏外面也能看得清楚，但我想拍一张带底座的照片，那上面还有残存的历史——浮雕的捷克狮子佩着斯洛伐克的徽标。挥手别过，继续向前走。

日什卡雕像前的大片广场上，几乎没有工人。一个看起来并不忙碌的施工工地，到底在施工些什么呢？日什卡还是一如既往地手擎木棒、跨骑骏马，还是那位三百多年前率部在此激战的农民领袖。只是现在他既没有军队，也没有对手。胡斯战争早就结束了，雕像1940年落成时的那场战争也结束了，和平的捷克，时光像蚂蚁挖通地下宫殿一般缓慢安静地、不为人知而又水滴穿石地改变着过去。在日什卡的马蹄之下晃动着两个人的脑袋，这两个人可不是工人。他们头

发花白，衣着整齐干净。他们是工程技术人员，还是监督人员？不可能打招呼——这两个人离我太遥远了，在空间和心理感觉上都是。

日什卡雕像后是一栋巨大的建筑，看起来很像是一座礼堂。我只知道这里曾经安放着包括哥特瓦尔德在内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团体的棺椁。在一些闭着的门上，明显地看到社会主义风格的浮雕。有一扇大门开着，四五个工人正从里面抬出钢筋等建筑用材，然后装上卡车。这个施工工地不像是在修建，甚至不像是重修，倒像是拆除或者清理。一个站在车上的年轻工人对着我吹口哨，大概对着个难得出现的亚洲年轻女性吹口哨以吸引其注意力，能让他在工作中寻到一点开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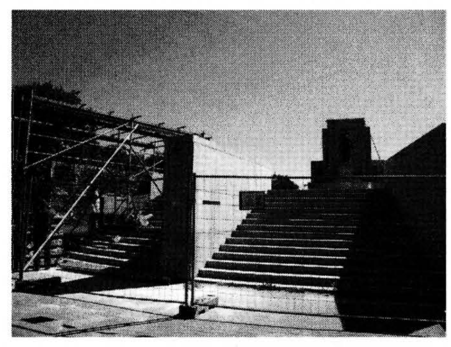
杨·日什卡雕像和禁止入内的牌子（2008 年 9 月）

继续绕，绕，一直绕到建筑物尽头，终于看到工地入口，摆着一块印刷着日什卡塑像的大展板：高深公司（HOCHTIEF，从名字看起来是个德国公司）承建，工期从 2007 年 5 月到 2009 年 5 月。工地里堆着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却看不到工人。入口的一间小屋子里坐着门房，语言实在是个大问题，不过也许这儿可以成为我进入工地的最后希望。

还是绕，绕到快 360 度的时候，看到另一群工人。这次他们离我很近了，仅仅隔了个活动的一人高栅栏。大概我看起来太像个典型的亚洲游客了——小个子黑头发的亚洲人成群地出现在布拉格，总是笑呵呵地，永远在脖子上挂着或者在手上拿着照相机，到处拍个不停——离这群修配电箱的工人们还有七八步远，就有人把原本敞开着的栅栏拉回到关闭的位置。但我总算看到可以开放的栅栏门，怎么能放弃？于是又微笑着往外挤单词。工人们看起来都挺友好，他们也咧开嘴巴笑，甚至有个人已经做手势让我进去了，但刚才那个关上栅栏的瘦高个子严肃地摇着头：工地是禁止进入的。他的手机就在这时响了。在他背过身去接电话的当儿，离我最近的工人耸耸眉毛，从背后偷偷地指指他，轻声地对我说："Boss."

原来是个小工头。

电话完了，我继续死皮赖脸地装可怜，这次加上了尊称：求求您啦，



杨·日什卡雕像、工人们和禁止入内的牌子（2009 年 6 月）

老板！他可能是被我叫头儿叫得不好意思了，很快答应放我进去：不过就拍一张照片哦，就从这儿拍一张。嗯，我也不奢望再靠近主建筑，更何况我也不希望给这群可爱的工人和冷面热心的小工头惹上麻烦。谢谢你们啦，真的感谢你们。只可惜我啥也没有带，既没有巧克力，也没有香烟，只能多说几声谢谢，多道几句日安。工人们都笑着跟我告别，小工头也笑着挥挥手。越是语言难以有交集的底层，语言的障碍越是容易跨越啊！

原路绕回。

那个站在车上的工人仍然朝我吹口哨，那两个挖土的工人仍然笑着跟我"再见！"那块牌子仍然冷冰冰地挂在那里："禁止进入施工工地。事关您和我们的安全。谢谢！"

没错。一个巨大的施工工地。关系着捷克国内某些人和从国外来的某些人的"安全"。不仅仅是这里和现在，同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在别的地方早就发生过许多回了。"施工"期间请勿入内。

可是 2009 年 5 月，毕竟不算遥远啦！

于是 2009 年 6 月，再次来爬山。山上新竖起巨大的旗杆，老远就看到被风扬起的捷克国旗，听它飒飒地响。山路上照例没什么人，布拉格也还是老样子，但阳光下她更加鲜艳精神。

山顶上也还是老样子。

仍然是围起来的建筑工地，仍然是几个工人在干活。只是牌子换了一下，内容却还是禁止入内，建筑工地入口处那块标着工期的展示版则干脆不见了。门房走过来伸出手指跟我比



划：“还要半年，六个月！”

那好，我就再等六个月。希望到那时候，迎面看到的不再是挂着“禁止入内”的铁栏杆。

准备下山的时候，终于碰到了第二个胸前架相机的游客，我指了指牌子，冲他耸耸肩。他笑笑，开始围着建筑工地兜圈。

后来在捷克语课本上看到一则小笑话：一个德国人、一个英国人和一个捷克人散步时看到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禁止入内”。遵守纪律的德国人会转身离开。英国人会发火，有人限制了他最基本的人权，把牌子打翻在地，不过也就到此为此。捷克人会满怀兴趣地读完牌子，然后再跑进去看看有什么好玩的的东西，以至于不能让任何人进去。

我显然还算不上一个足够洒脱的波西米亚人。

走读提示：

★日什科夫区拥有大量便宜且通宵营业的酒吧和小赌场。雅罗斯拉夫·哈谢克（Jaroslav Hašek,1883-1923）曾长期住在这里，他的《好兵帅克》已经和卡夫卡一样成为布拉格的旅游招牌。（原名 Osudy dobrého vojáka Švejka za světové války，直译为“好兵帅克在世界大战中的命运”，中译文推荐星灿 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出版）日什科夫作为赛弗尔特的出生地，如今将一条主干道的名字献给了他。

★日什科夫电视塔（Žižkovský vysílač,50° 4'51.95"N,14°27'4.38"E）远高于绝大部分的布拉格建筑，其观景平台对外开放。

★小提示：维特科夫民族纪念馆（Národní památník na Vítkově,50° 5'18.60"N,14°27'2.17"E）已经装修完毕，2009 年 10 月底开始免费对外开放（并没有再等上六个月），2010 年改回收费模式，周四到周日开放（http://www.nm.cz/sluzby-detail.php?f_id=36）。山脚处的军事博物馆（Armádní muzeum Žižkov,50° 5'15.56"N,14°26'41.85"E）免费开放（http://www.vhu.cz/en/stranka/armadni-muzeum）。



从维特科夫山坡眺望布拉格



弗朗兹·卡夫卡咖啡馆



卡夫卡、哈维尔：荒诞双魂

弗朗兹·卡夫卡，1883—1924，犹太人，写作者，小职员。

瓦茨拉夫·哈维尔，1936— ，捷克人，前总统，写作者。

卡夫卡和哈维尔，布拉格打出的两张城市名片。没有时间交集，布拉格用“荒诞”一词把他们捆在一起。

弗朗兹·卡夫卡，1883-1924，犹太人，写作者，小职员。

瓦茨拉夫·哈维尔，1936-，捷克人，前总统，写作者。

卡夫卡和哈维尔，布拉格打出的两张城市名片。没有时间交集，布拉格用“荒诞”一词把他们捆在一起。



卡夫卡广场的卡卡夫雕像

在布拉格城区度过的第一个清晨，太阳还躲在云层之后，著名的红色屋顶高高在上，超出视线范围。站在古老的石头路上看着狭窄的灰色小巷，忽然想到黑白照片上卡夫卡尖瘦的脸，以及浓眉阴影下冷峻的目光。作为作家卡夫卡挺成功，他带来的感觉能依附于布拉格，他还活在城市的灵魂里。

用腿丈量布拉格达到数十公里后，再也没法这么想了。

“每个角落都是卡夫卡”，手头的捷克旅游指南上这么写着。说捷克语的布拉格把一位德语系作家推到了文学最前沿。再没有看到任何一位作家，被推到如此接近游客的位置（也



卡夫卡出生地



卡夫卡出生地展览

许啤酒馆里的帅克是个例外，但那是小说人物而不是作家本人）。在明信片上、在书页上、在旅游纪念T恤上，根本用不着刻意去寻找，被物质化了的卡夫卡早已散布到旅游热点线路上的每一个角落。

从老城开始。

卡夫卡的出生地就紧挨在布拉格老城区广场旁边。在圣尼古拉斯教堂和市政厅旁边的小花园之间，有个不算太窄的街口。从那里走过去，左手边的第一栋的房子就是卡夫卡故居。回头望去，路口的缝隙刚好可以透出提恩教堂的尖塔和夹在两片暗色阴影间的一小截蓝天。

故居不算起眼。如果单独拿出来摆在一片田野里，也许会吸引路人的目光。不过它在布拉格，在建筑琳琅满目的老城区，因此显得有些灰头土脸，甚至还有点破败。就跟别的街道拐角一样，墙上挂着红色地址牌，写着“弗朗茨·卡夫卡广场”，旁边嵌着他的头像：形销骨立，黑色的脸，黑色的眼神。

故居的一楼被开辟成展览室，门票50克朗，允许拍照。其实没啥东西。没有摆着什么卡夫卡上小学的书包、写《变形记》的笔之类的东西。

屋子不算大，一部分用作柜台，摆着由卡夫卡写的和为卡夫卡而写的

书、便宜的招贴画或者装裱起来的昂贵作品。一角里安置着舒适的沙发，头顶上悬着一架不大的电视，播放画面不甚清晰的黑白电影。内容大概是关于卡夫卡，似乎还有旧时的布拉格。记不清了。仅仅是看了几眼，因为去的时候算是下午，展览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关门。也不打算再去确定，因为这展览不值得再花 50 克朗看一次。

展览的主题是图片和文字，捷文德文加英文，印刷在一人多高的长条纸上，竖在玻璃橱窗后：五岁的卡夫卡站在照相馆里，或者他写给米兰娜的情书复印件……按照捷克死后 70 年的版权法，这些东西应该已经全部进入公众领域。展览并无什么特别，它所做的只是集中资料，展览的东西别的地方能看到，卖的东西别的地方也能买到，也就能靠名头吸引一下我这样的外地人。绝对的旅游中心地段，一楼大面积门面房，租金肯定不便宜。两到三个工作人员的工资需要支付。这间展览馆怎么维持资金周转的呢？

我快离开的时候，有两个胸前挂着超大相机、嘴里说英文的游客推门进来，四下看了看。工作人员居然说：我们快下班了，你们随便看看吧，门票就不用交了。看来他们还没有完全把卡夫卡当成摇钱树。幸亏如此。

要是有兴趣，从这个小广场往宽阔许多的老城广场去，还能看到卡夫卡上中学的老房子。

接着去伏尔塔瓦河，经过以前的犹太区，旧犹太墓园的墓碑层层叠叠，据说卡夫卡生前常到墓园来转转。不过别的还是一样：街道旁旅游纪念品商店向着游人敞开大门。套用一下昆德拉小说的名字：生意在这里，生活在别处。

这里还开着一家卡夫卡咖啡馆。旁边就是卡夫卡爱好者协会和他们开设的卡夫卡书店。两者我都没进去。

老城区犹太墓园

据说咖啡馆墙上贴着与卡夫卡相关的图片，你可以与这位著名作家一同进餐。卡夫卡书店我只是隔着玻璃窗往里瞅了瞅：书，很多书。

现在回想起来，与卡夫卡相关的许多地点我都没认真看。经过不少，但都仅仅是路过，似乎没有足够的热情去看看究竟。为什么呢？

卡夫卡该是躲在喧闹之外的，该是安静地蜷缩在奇异世界一角。他的生活中也会出现颤抖的激情，但那是乌云之间转瞬即逝的闪电，不是整天普照的炽烈阳光。

没错，他的小说很有意思。他写作的内容和笔调都世所罕见。任谁去看，都能看到其中的真实，看到的真实却又不尽相同。许多事件就发生身边，或者我们自己身上，可越多共鸣，越多悲伤。卡夫卡故事里的世界在我眼睛里可怕而可悲，我不希望就这么下去。

总觉得布拉格属于卡夫卡，而卡夫卡不属于布拉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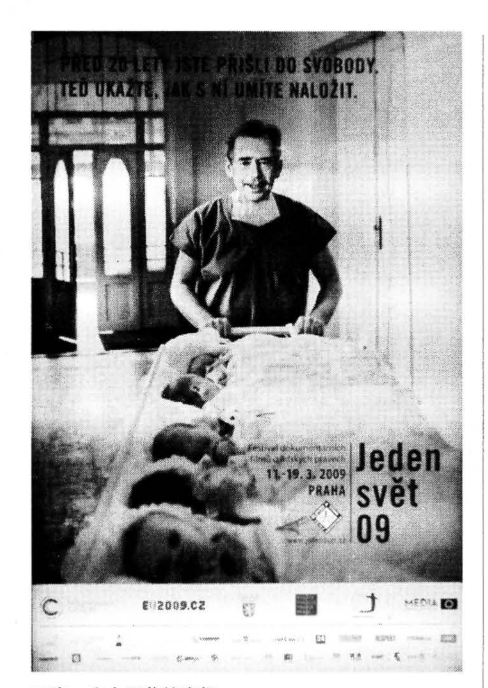
可布拉格为什么偏偏挑出了卡夫卡？也许因为他说德语？

查理大桥旁并没有什么卡夫卡的遗迹。不过不要紧，这里有卡夫卡博物馆。门票 120 克朗，不许拍照。我又没有进去。

博物馆入口处立着巨大的“K”，卡夫卡的首字母，以及他若干部小说



卡夫卡博物馆入口



四海一家电影节的海报

中主人公的名字。大概这并不足以招人注意，所以门口立着两个铜人，成年男性，往捷克地图形状的水池里撒尿。大概这还不够新奇，所以这两个塑像还在转动腰部。虽然听说过比利时的小于连，但这样的喷泉还真是第一次见到，目瞪口呆。

回过神来想，也许这就是布拉格的卡夫卡。然后，身后自然而然地来了旅游团，导游用德语对一群中老年游客介绍说 这儿，就是卡夫卡博物馆。

从这个博物馆往右一拐，另一个小型博物馆就在数米之外，这回主题是瓦茨拉夫·哈维尔。两个博物馆的宣传板并排放在一起，放在顶荒唐的雕塑前面。

在挤满游人的旅游点，给还活着的前总统专门造一所博物馆，也是前所未闻。于是下定决心去瞅一瞅。博物馆不大，一共两层。一楼只不过是些印刷在玻璃板上的文字，以及两台电视，电视桌上摆着几本与前总统相关的书。电视里放着纪录片：哈维尔试图旅行去见老朋友，当局则派人形影不离地跟随“保护”他。还有纪录片《公民哈维尔》的预告片。二楼陈设着哈维尔的照片，还有一小间被装饰成当年他在布拉格住所的样子，连同窗外的景色。

后来《公民哈维尔》上映时，特地去电影院看了这部片子，印象最深的一幕：总统哈维尔要找其他党派的头头开会，还要先打个私人电话问问。旁边有人说，你是总统，总统邀请人开会，不询问意见。哈维尔嗯嗯了两下，还是说：我还是要打电话，因为我希望他们听到我，不是从电视上得到消息。

《公民哈维尔》是一部完全的纪录片。所有的胶片都是摄影师扛着镜头在哈维尔身边拍下的。每个重要事件发生时，摄影师都在一旁：哈维尔“学习当总统”、哈维尔和朋友聚会、哈维尔去听摇滚、哈维尔丧偶和再娶。只有一点，这纪录片记录下来的还是自然状态下的真实么？

哈维尔是个奇人：出身中产阶级



哈维尔博物馆售票处上方

知识分子家庭，在学业和工作上均受过打压，出租车司机、剧院帮工、荒诞剧作家、不同政见者、人权捍卫者、总统，统统都是他曾经做过的"职业"。喜欢他一篇文章的题目——《无权者的权力》。但是也有不喜欢的地方，甚至是未经思考没有确切根据地，一下子就不喜欢了。

后来又有一天，在弗罗拉地铁站看到张海报，医护人员哈维尔推着五个出生不久的婴儿，标题写着："20年前您走入自由。现在请您指出，您如何学会对待自由。"原来那是"四海一家"的海报，当时匆匆而过，只觉得好玩，此标题和北京奥运的口号"同一个世界"翻译到英文，都是"one world"。后来有一天去翻此电影节的网站，发现它已经办了10年。无意间又看到2009年崔卫平等几人在捷克出席此电影节，原来她正是那篇《无权者的权力》的中文译者，虽然她的出席并不是为了这个原因。

该怎么看待哈维尔呢？至少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天真地认为他是个纯粹的人权卫士。甚至在网上看到，有人把他叫做美国的提线木偶。可是1989年瓦茨拉夫广场上那么多热情支持哈维尔的市民，不太可能都是不明真相吧！再说，一个和我一样穿牛仔裤的总统看起来总归还是挺可爱的。

哈维尔博物馆的一楼售票处上方，贴满了哈维尔在各个时期的照片、书信和文稿。当我询问博物馆里有没有《公民哈维尔》卖的时候，无意间抬头看到了哈维尔手抄的封面：维捷



黄金巷22号，卡夫卡曾在此生活



卡夫卡一家的墓和对面墙上出版人的铭牌

斯拉夫·奈兹瓦尔的诗歌，1958 年 4 月 16 日。奇怪了，这里怎么还会有这个写诗歌颂斯大林的奈兹瓦尔？答案，售票处的姑娘也不知道。

离开查理大桥，爬上城堡。总统府自然与哈维尔脱不了干系。后面的黄金巷也因卡夫卡而闻名。那天去的太晚，自然又没进门。

关于卡夫卡，唯一认真瞧过的地方是他的墓。更确切一些说，是卡夫卡一家的墓：最大的孩子弗朗茨、他的父亲母亲和那三个死在集中营里的妹妹。墓上既没有种着鲜花，也没有顶着在别处常见的十字架，只是铺着纯白的石头，种上了一棵瘦弱的松树。这里要安静许多许多，大概是由于远离经典旅游路线。可是肯定也有不少人来看他，墓前摆满了代替鲜花的小石子。

正对面墙上是一块铭牌，刻着卡夫卡出版人马克思·布罗德的名字，卡夫卡的朋友和部分手稿的持有者。他违背了前者的遗愿，并没有将这些文字付之一炬。卡夫卡希望沉默么？还是像现在这般声名显著？谁知道呢？死了的早就死了。

克里玛在自己的小说里写到卡夫卡：“最有碍于卡夫卡这个人物的，是他的真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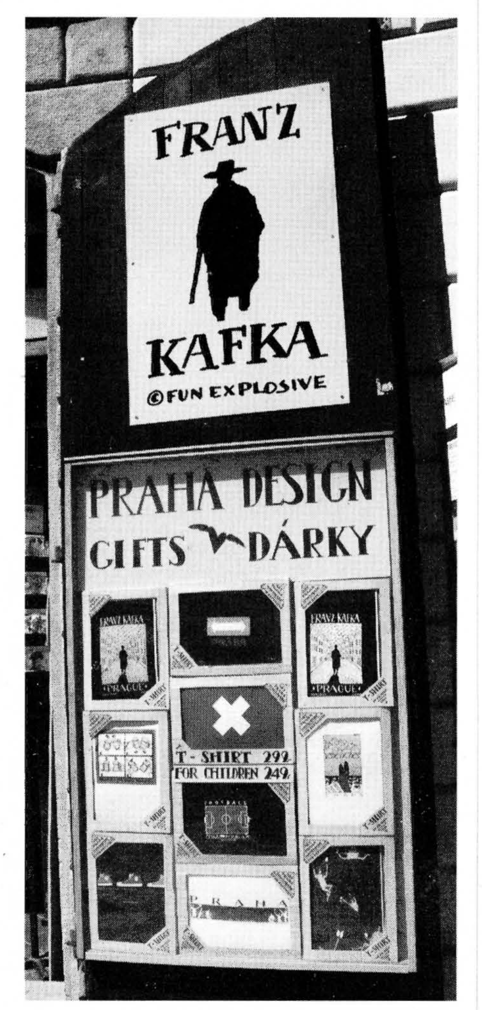
克里玛指的是 1989 年之前，卡夫卡的作品遭到贬低的那段年代。有些荒唐，但被贬低的对象之所以被贬低，许多时候并不是因为那个堂而皇之的原因，而是背后的利害关系。“艺术家说谎来讲述事实，政治家说谎去掩盖它。”常觉得这就是小说的魅力。

不记得在哪里看到过，说是卡夫卡作品最举步维艰的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开了一场卡夫卡研讨会，将其作品解释为：用狂想的手段揭露资本主

义世界对人的伤害。在此大旗之下，终于可以自由研究出版卡夫卡。开这会的真是一群艺术家啊……

最近又听说，鲁迅作品大量退出语文课本，于是一边羡慕现在的中学生终于可以少花点精力与“茴字的四种写法”般可怕的通假字奋战，一边又想：是否先生的真实性碍着谁了？

而重新风行起来的卡夫卡，是否有一天热度会再次下降？他那些作品和作品的命运，总是荒谬而真实。三年前玩过一小段文字游戏，偷偷地纪念卡夫卡，现在再偷懒引用一下，用来描述布拉格的城市名片：正面是卡，反面是哈。



卡夫卡－布拉格名片

昨夜我梦到朦朦胧胧的明天
在文字闪闪烁烁的影子里
上在下上 下在上下
正立或倒立
卡

走读提示：

★每个角落都是卡夫卡：在布拉格寻找卡夫卡的踪迹并不困难，这里有个详尽的网站（英文）http://www.alicewhittenburg.com/kafka_prague/kafka_home.html。**文中提到的卡夫卡相关地点：**

出生地 (50° 5'16.27"N,14°25'9.86"E)

上中学的地方(50° 5'16.33"N,14°25'17.55"E)

卡夫卡咖啡馆及其协会 (50° 5'21.02"N,14° 25'7.11"E)

旧犹太人墓园及犹太博物馆 (50° 5'20.60"N,14°25'2.57"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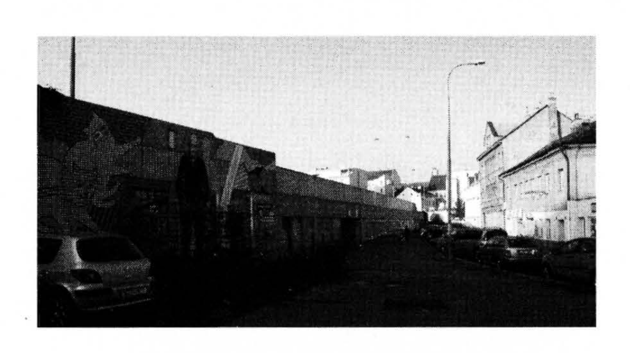
卡夫卡博物馆 (50° 5'16.87"N,14°24' 37.67"E,http://www.kafkamuseum.cz/)

黄金巷 (50° 5'31.08"N,14°24'13.65"E)

墓 (50° 4'46.83"N,14°28'38.82"E)



赫拉巴尔墙



赫拉巴尔：
垃圾堆上的珍珠

一个目光深远、满脸皱纹、瘦巴巴的老头儿，松垮垮的衣服不知洗过多少遍，软到不是穿在而是挂在身上。他走在路上可能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只可惜不会再有机会在布拉格街头或是某个咖啡馆碰到他：早在我幸运地读到中译本前，作者本人就已经去世了。

一个目光深远、满脸皱纹、瘦巴巴的老头儿，松垮垮的衣服不知洗过多少遍，软到不是穿在而是挂在身上。他走在路上可能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只可惜不会再有机会在布拉格街头或是某个咖啡馆碰到他：早在我幸运地读到中译本前，作者本人就已经去世了。

可是天啊，他的文字有一种能勾人魂魄的魔力，仿佛封面上的作者肖像仍然在看着你，仿佛他的眼睛藏在紧密沉重到透不过风的文字后面。他的名气可能大不过昆德拉和卡夫卡，但在我现在看来，他就是捷克最吸引人的小说家。独一无二，不可能假惺惺地说什么“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往郊区的赫拉巴尔墙跑过两趟，完全自觉自愿地。

最近一次是在晨曦微露的清晨，匆匆忙忙地跑去，补一张街道的全景。普通相机镜头里最美的阳光在每天的清晨和



黄昏，前者清亮充满活力，后者温厚饱含依恋。清晨金黄色的阳光下，几十年的老房子像扑了粉化了妆，一眼看过去也挺精神年轻。似乎街道上的垃圾也刚刚打扫过，如此拍出来的照片简直可以达到旅游手册的要求了。

这让人觉得挺奇怪，因为第一次来时留下的印象全然不同。

那是十二月底一个天色阴沉的上午。从日什科夫区跳上9路电车，也许是出于漫不经心，也许是出于对陌生线路的好奇，反正是没有往市中心去，而是选择了另一个方向，只看见两边房子越来越破，却再没有经过任何地铁站。几天前读到新闻，介绍布拉格规划中的D线地铁，终于决定不在日什科夫区设站。在这不熟悉的路线上，索性听天由命地坐下去，一直到郊区的底站，一跳下车就撞上个吐痰的男人。



1 路车终点站



啤酒、文字、书籍和垃圾

中年、矮胖、挂络腮胡挺啤酒肚，漫不经心地往地上吐一口痰、又一口痰，然后还是一口痰。就和这阴沉天空制造出无限雨水或雪花一样，他似乎具有无限制造浓痰的能力，以便在大地上四处印上自己的痕迹。接着又从裤兜里摸出根烟卷，满不在乎地吸起来。

在电车线路表上意外看到，一路电车直接通往帕莫夫卡地铁站，也就是我的目的地，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在布拉格的原故居所在地。周六，下班车还有十分钟才发，于是四下乱看看。近处的候车亭上顶着一块亚洲快餐的招牌，不过是个带几条板凳的铁皮棚，里面杂七杂八地散乱着饮料瓶和烟卷盒，满地遍是痰迹和烟头。有人提着超市塑料袋走过，微笑着和等车的某人互相问候日安。再远处有大片的建筑工地，在深深刨开的黄土坑与满是乌云的天空之间，夹着高高的售楼广告牌。这已经不是想象中金色的布拉格，倒实实在在像是故乡。比不上现今繁华喧嚣的老城区和小城区，但却能在肮脏杂乱中透出点生气来。

一路电车开来、出发，绕过铺满铁轨的维特科夫山岗，在城郊穿行。有那么一段路，两旁没有任何房屋，一边是山，另一边是可以遥望布拉格的虚空。习惯了布拉格市区在石头路面之上、古典建筑之间的电车，这趟车让我觉得像是辆开在野外的城际火车，仿佛它穿越的是另一个时空，带着我去寻找赫拉巴尔的痕迹。写作者已经离世，在布拉格的故居也已经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堵墙，正面画着他心爱的啤酒和猫，后面的空地成为以他命名的广场。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新发行的《河畔小城》里有张照片：编译者刘星灿站在这堵墙前。从谷歌地图上找到一个大概的地址：帕莫夫卡地铁站。地铁站很容易找到，跳下电车就看到了。但这个城市的地铁，总是跟四通八达的螃蟹洞一样，有着若干个出口。环顾四周，

苍凉的天空之下仿佛一切都是灰色，并没有作者的任何影子，于是只能继续像以前一样，一手地图一手相机，在这个语言半通不通的城市里逡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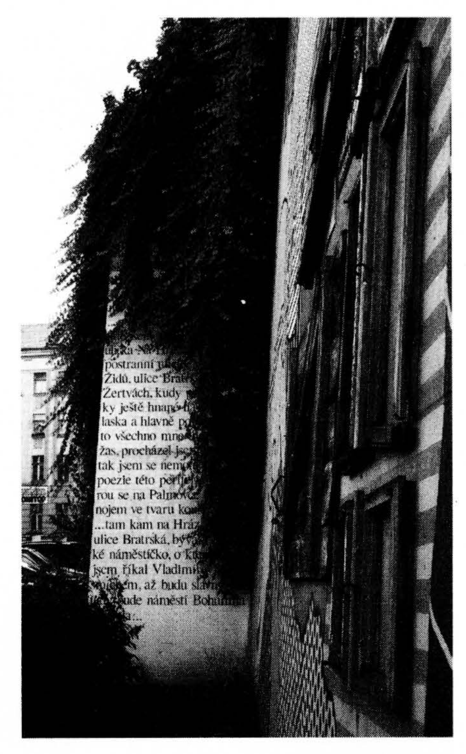
好在它并不遥远，也许是巧合，没有绕任何路，我还在寻找的当儿，它就豁然呈现了。第一印象与照片大相径庭。沿着陈旧的街道，先看到一小片文字，窄窄的从地面直到墙顶，像是一段书脊忽然冲进视野。文字，文字，精巧可爱的捷克文，整整齐齐地印在墙上。在这个地方出现，除了赫拉巴尔还能是谁？展眼向前，书脊好几排。最远处已被绿色藤蔓所覆盖，上端的文字已经看不到了。1914-1997：作者去世还不算很久。正摆弄着照相机，从背后走过两个捷克人，其中一个问我："美不？"是啊，挺美的。但就在打算凑近点看看时，却看见了脚下遍地的垃圾：纸张、塑料瓶、啤酒瓶、一次性饭盒、时间和生活的碎片……就这么糟蹋纪念建筑啊！

一个路人遛狗路过，金毛狗跑进墙前的树丛嗅来嗅去。另一个路人在我身边停下，问我要二十克朗。——先生，你要这二十克朗做什么？——买吃的。你有钱么？——不，我没有。

实际上我怎么可能没有呢？只是先生啊，你穿的看起来比我还好，甚至还背着个像是全新的鲜红色背包。你年纪轻轻，四肢健全，体格发达。为什么你走过来向我要钱呢？为什么你不去工作呢？或者，面对我这样一个明显无力还手又不太容易去报警的外国人，为什么你不偷也不抢呢？

他走远了，我还一动不动地站着看他，他也回过头看看我。大概他也在奇怪：外国人，你既然不给我钱，老看着我干吗？

回到赫拉巴尔的墙。这个灰白色



什么都躲不过时间的牙齿

的老头儿，双手插在松松垮垮的裤袋里，影子印在身后的屋上。他站在那里一幅无所谓的样子，看不清他的眼睛，却觉得他目光阴霾："我站在这里，额上佩戴几十条皱纹组成的桂冠，我站在这里，像一条年迈的圣伯纳犬，我向那遥远遥远的地方望去，直至我自己的童年……"

他的身边蹲着一只猫，更多的四处乱走。这些不会说话的亲爱朋友，若即若离地游荡在作家周围。他的右边是原来的门牌号，只是底下的房门现在写上了"禁止通行"；他的左边是些没有玻璃也不透明的窗，连木头窗框都已经陈旧，有些甚至已经松动，只斜斜地半挂在墙上。曾经有个伟大的作家住在这儿，曾经有个普通的捷克人住在这儿，在这儿这作家写出了《中魔的人们》，在这儿这捷克人活着、喝着啤酒、想念着林中小屋里的猫咪们。他是不是也常常发牢骚，在小酒馆里灌下一杯又一杯啤酒，然后大声地吆喝吵闹，带着鄙夷的神情把唾沫吐到地上？或者他不声不响，安静地坐在角落，喝酒，沉默，悲伤？他是不是也写上一份什么妥协的声明，好让自己的稿纸能够被换成纸币？他是不是也把一大笔钱交



金虎酒吧

给十一月的学生们，好让他们能够继续那场像丝绒般柔软的革命？

墙壁上往日的旧影沉默着，沉默的猫，沉默的人，沉默的书本和啤酒桶。对面的街道也沉默着，店铺沉默着，斑驳的建筑沉默着，连路人都低垂着头，被寒风驱赶着，沉默地快步走过。活着的藤蔓扩张着地盘，把它的枝丫盖过死者的文字。声音早就消失，连文字也在慢慢溜走，偷偷地溜到绿色的叶片之下，躲藏在它们的阴影之中。地上的垃圾们则热闹着，一切静止的都会渐渐瓦解，只有它们常换常新。

再抬头看着天空，赫拉巴尔的生平简介、他的文字和之间三角形的天空，像是一面印上字母的捷克国旗。那飞在天上的灵魂和沉入地底的躯体，大概都是铅灰的颜色。也许我挑错了时间，不应该在这样寒冷沉重的天气里来看赫拉巴尔，该挑个阳光明媚、碧空如洗的日子。可是，就算换个时间，又怎么能换掉这里的垃圾，换掉对面破落的街景，换掉路过的人们，换掉作家的经历和作品，换掉我自己那份复杂的感情呢？

那时候我还真的以为，无论何时，那份感情不可能改变。但第二次来，街道上的垃圾却已经被打扫干净，虽然紧挨着墙下的地方还是老样；街道对面的旧墙也遮盖上了阳光，虽然脱落的石灰并没有刷上去；街上走的也不再是闲人，而是些步履匆匆的上班族；作家的死亡也不再是跳楼自杀，纯粹是灵魂随鸽子飞走。于是感觉也就跟着变了。

记得上次在金虎酒吧，那个赫拉巴尔光顾过的地方，刚推门进去，便看到墙上安着他的头像。空气里暖烘烘地飞扬着人的气味和异国的语言，忙得连一个空位子都没有。那时候我心里还觉得不舒服，想着如此一来，物价便该上涨，那本地的穷作家要跑到哪里去喝啤酒？现在想想，是不是我自己太多心了？赫拉巴尔应该还没有像卡夫卡那样变成旅游招牌，起码在郊区的赫拉巴尔墙旁边，一个游客也没见到过。

捷克出了个赫拉巴尔，写的是平凡生活和普通人，其中艰辛和幽默混存。这样的作家，虽然出一个已经是难得，但还是忍不住要贪心地想，再多几个该多好！

走读提示：

★《过于喧嚣的孤独 - 底层的珍珠》，博胡米尔·赫拉巴尔著，杨乐云、万世荣 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年出版。原文是两本书：Příliš hlučná samota，**1980 年出版；**Perlička na dně，1963 **年出版。**

★赫拉巴尔相关地点：金虎酒吧（U zlatého tygra,50° 5'8.91"N,14°25'5.17"E,http://www.uzlatehotygra.cz/uzlatehotygra.cz/Bohumil_Hrabal.html），**赫拉巴尔墙**（50° 6'19.17"N,14°28'33.80"E）



从城堡区眺望布拉格



《绞刑架下的报告》：那些地方那些人

1943年4月到6月9日，一名共产党记者在布拉格庞克拉茨监狱里偷偷地写下了一本“关于人的证词”。在写上最后一行的第二天，他被押往德国等候审判。三个月后，被害于柏林。原谅我将这么多的篇幅仅仅留给一个人：《绞刑架下的报告》作者尤利乌斯·伏契克。我无法不敬佩这位写作者的品格：“作家写作不是为了活着，作家活着是为了写出真理。”



捷克与摩拉维亚共产党总部

1943年4月到6月9日，一名共产党记者在布拉格庞克拉茨监狱里偷偷地写下了一本“关于人的证词”。在写上最后一行的第二天，他被押往德国等候审判。三个月后，被害于柏林。原谅我将这么多的篇幅仅仅留给一个人：《绞刑架下的报告》作者尤利乌斯·伏契克。我无法不敬佩这位写作者的品格：“作家写作不是为了活着，作家活着是为了写出真理。”

1994年，捷克发行了《报告》的第37版，这是《报告》第一次尝试按原文出版。第二年捷克出版全文评注版。同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了国内的首个中文全译本，接着人民文学、浙江文艺等也都出了各自的全译本。在重新恢复的结尾部分伏契克这么写着：“他们满心期待着从我这儿得到重要的消息，那我就告诉他们吧；他们对我的交代寄予了厚望，那我就‘交代’吧。至于我交代了什么，你们会在我的口供材料里找到的。”

而布拉格电台在2003年的德语广播中引用了这一段，紧接着给出如下结论：

“伏契克禁不起盖世太保的折磨，交代了。在《报告》的最后三页中，他承认了自己的交代行为，这三页直到天鹅绒革命之后才首次出现，它们与一个共产主义殉道者的形象并不相符。其中提到的口供直到现在也没有被整理出来，或者说，没有被找到。历史学家们就此推断，伏契克不仅仅与盖世太保合作，并且还泄漏了重要信息，从而导致了其他人的被捕。”

而伦敦马克思纪念馆的负责人约翰·凯洛则在2002年的演讲中给出了另一套解释：

“1941年到1943年捷克抵抗运动的重要细节被披露……他（伏契克）不仅没有给审问者们提供任何牵连到同志们的证据，相反地，在意识到克列仓的供词威胁到整个地下组织后，他将敌人卷入了一场严酷的死亡之舞，试图将他们的注意力从那些仍在活动的小组身上引开……他给折磨者们提供了虚

假的信息，一点一点地，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破碎的抵抗运动基层组织赢得了最重要的时间，重新恢复和积聚力量。”

结论截然不同，我想弄清史实，我还想知道，哪个版本更好：单纯的删节版还是复杂的全本？

2007年7月，飞往欧洲；10月，捷克语启蒙；次年5月，前往布拉格，自此开始漫漫寻访路。斯蒂芬·茨威格曾经说起，要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方式是亲身去做事情，而不是做个游客。我想在寻访过程中所遇到这些人与事，能比旅游手册更深刻地说明布拉格。

捷共

捷克与摩拉维亚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延续，按支持率计算现为捷克第三大党，党员平均年龄69岁，人数逐年递减。

市中心，高大古老的建筑，门楣上插着捷共的旗帜，画着两颗红樱桃。5月在这里首次见到伏契克协会主席杨·耶林涅克，《你好报》的记者，还有已退休的协会成员安德雷·卡德莱茨。两位老人提着旧塑料袋站在一楼门厅里等我，带我去楼上的会议室。三个人勉强挤进需要手动关门的电梯，到达楼层时电梯咯噔一声突然停下，突然得让人仿佛向上一跳。走廊里灯光昏暗，除了几块贴满照片的展板，并没有任何装饰。他们把我让进一间会议室，拿出一次性杯子，从塑料袋里摸出瓶装水，倒给我喝。房间一角放着伏契克的铜像，看起来非常像故居前曾经摆过的那座，据说那是约翰·凯洛救下来的，当时正要被送去按废铜卖掉。我本来对立石头或金属来纪念个人没有任何兴趣，这时却突然感到一阵心酸。谈到一半有人推门进来说呆会儿还有人要开会，我们便转移到同一幢楼里耶林涅克的办公室。



捷共办公楼一楼的阅览室

《你好报》，捷共如今的机关报：天鹅绒革命前曾覆盖

全国的机关报《红色权利报》已经停刊。耶林涅克一边掏钥匙打开一扇老式的格子铁门，门上挂着《你好报》的牌子，一边骄傲地告诉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时期，《红色权利报》曾经被迫停刊。可是党总得要有自己的报纸，于是伏契克他们那帮《红色权利报》的编辑就弄出了个新报纸。你好，新报纸！于是就叫它《你好报》了。

耶林涅克的桌子上堆满了报纸和纸张，还有台联着网的电脑。他把我送给他的茶叶和巧克力顺手塞进抽屉，抽屉里一样塞满笔记本和书，还有伏契克协会的印章。原来他们并不像名字上听起来那么正式，只是个松散的民间团体，他们发行的内部刊物《信使》，只是薄薄几张纸，其图片印刷质量之差，像是经过了多次复印。

硬件的确差得可以。

后来的日子里我慢慢看到：耶林涅克，这个我父辈年纪的记者，拥有博士学位，却没有笔记本电脑，甚至连个录音笔都没有。他的采访工具，仅仅是一支笔、一个笔记本、加上一个使用磁带录音的随身听。

第三天再来这里，便看到耶林涅克已经把茶叶和巧克力和同事们分享了。一位和气的女士向我微笑，耶林涅克的"Boss"和我握手。等他进入里间，耶林涅克悄悄说："good boss!"他大概并不真正把上级当 boss 看。

他们的收入并不高。耶林涅克曾经问起我的工资收入，我没有告诉他，只是说：足够了。他又问起我在布拉格住的宾馆，我告诉他大约二十几欧元一晚。他摇摇头说：太贵了。他说我可以住到他某个朋友家去，不用花旅馆钱。

再后来有一天，我们又在捷克总部他的办公室，因为语言沟通实在不行，他从隔壁拉过来一个小伙子做翻译。高高的个子，年纪看起来才二十出头，有点腼腆地微笑，解释说他英语说得不太好。我们多聊了几句，知道他现在也在《你好报》工作，却很快就要离开了。两周后他要转去发行量更大的《权利报》供职，因为他现在有了一个女友，女友还带着个孩子。他喜欢这里，喜欢亲切的同事们和报纸的观念，可他也需要钱。

几个月后再来这里，却又碰到他。原来他又从《权利报》回来了：那里工资是高些，可是他看不惯那里的工作态度。怎么，创建《权利报》的不是原《红色权利报》的一部分编辑么？不是说那也是个偏左翼的报纸么？他笑笑：所谓的"左翼"。

真是个不一般的年轻人啊！

在捷共总部一楼的一扇小门后有间图书室。也许这里就是捷共的图书馆，看起来和中国的阅览室也没有太大差别，只是没有经年纸张和灰尘的味道，新书倒有不少，彩色装点着房间。5 月 4 日，耶林涅克带我来这里。趁着他跟管理人员说话的时间，我略略地扫了一眼那些书，第一眼看到了

新版的《报告》，第二眼居然看到一本《古拉格群岛》，还有一本《斯大林》。穿着红衣的女士进入里屋，拿出了1995年首次出版的评注版《报告》。在我拍照的时候，耶林涅克又和这位女士交谈着。她有些抱歉地对我说：我们只有这一本，因此不能让你带走。她重新走进里屋，这次出来的时候抱着好几本书。她把这沉沉的一沓放在我面前，直截了当地说：给你。我翻了翻封面，是捷克斯洛伐克时期出版的伏契克文集中的几本。我简直不能相信：就真的这么送给我了？真的？

当然是真的。你是个好人。

他们当真就这样把书送给我。真是简单而又热心得可爱。

同一天下午，还是在两天前的那间会议室，伏契克协会开会。来的人不多，大概只有十位，环绕着桌子坐着，其中除了一位中年女性，剩下的都上了年纪，头一天作为翻译的卡德莱茨也在。他们公布了下半年的文化活动计划，其中包括11月初在布拉格举行伏契克的纪念活动，自然全体通过邀请我来参加。准备散会时，我提出想拍一张照片留念。那位中年女士坐在别人后面被遮住了脸，我于是请卡德莱茨转述，请她靠前一点。她很为难地说不要。据说她的邻居，只是因为某次被拍了照片，而照片中包含与捷共相关的活动，就总是被别人问起是如何如何。作为捷共成员，在找工作时往往会受到某些刁难。她不愿意无谓地引来麻烦。我理解她说的意思，我表示同情。按照昆德拉的翻译小词典，在包括捷克语在内的一些语言里，“同情”是如此美丽——它不是高高在上假惺惺地抛下一句“我同情你”，而是手拉手肩并肩，是站在一起的感同身受。我找不到言词来表达，只能深深地拥抱了她。

简短的会议之后，耶林涅克带我去见莫尼卡·霍热尼，捷共中央时任发言人。伏契克协会没有自己的网站，在网上找不到他们的电话，也找不到e-mail地址。通过种种关系终于发现莫尼卡原来是伏契克协会副主席兹丹涅克·霍热尼的女儿，便把联系协会的信寄给了她。耶林涅克领着我转过走廊，在一间看起来普通极了的门前停下，敲敲门进去说了几句话，莫尼卡便出来了。她精神头十足地笑着，年轻美丽的脸庞似乎闪着光，又匆忙要走，要去组织晚上5点在瓦茨拉夫广场抗议建雷达基地的活动。

她为什么敢于公开抛头露面？

因为她拿着捷共的工资。那么那些没法从捷共拿到工资的普通党员们呢？如果他们还没老到退休年龄，要选择哪个？信仰，还是面包？

佩切克宫

捷共总部到佩切克宫，步行用不了一分钟。从佩切克宫到圣瓦茨拉夫骑着马的塑像，步行也用不了一分钟。佩切克宫与捷共总部所在的那条街，与瓦茨拉夫广场本来就是两条平行着靠在一起的街。

安静地坐在民族博物馆前的台阶上，向前看是游客云集的广场，向右看是曾经的欧洲自由之声电台，佩切克宫夹在它们中间，绿色的屋顶只占着视野里很小的一片。熙熙攘攘的人和车在台阶下来来往往，过去那些喧嚣的历史则一层又一层地挤压叠加在一起，在现实里沉默着。

曾经的银行家办公楼，曾经的盖世太保总部，现在是捷克工商部的地盘。

那一次我们没有进去，后来也没有。我只是低头看看临街地面上露出一线的窗户，像是要被沉重的大楼压到了地底，却又不甘心完全消失似的，其中的某些一定属于“电影院”。抬头向上看，也不知道“四零零”到底在哪里，那个隔着装栅栏的窗户“可以远远望见提恩教堂、绿色的莱特纳山冈和赫拉德强尼古堡”的房间。

在佩切克宫的转角处，墙上装着一面小小的铭牌：

“1939-1945。纳粹占领期间，盖世太保的刑讯室位于本



佩切克宫－电影院

楼内。为了我们祖国的自由，战士们曾在此斗争、受难和牺牲。我们无论何时都不会遗忘他们的事迹，并将永远忠于他们的嘱托。人们，要警惕！”

最后那一句便是来自《报告》的末句。最初在这里看到它的时候，我只是想着谁偷偷地把这句话掺和了进来，偷偷地为捷共做宣传，然后就全无想法地采用了所有中译本的一致译法。现在要插一句，我认同另一种译法，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另一种观点。



佩切克宫 – 铭牌

二战时这条街名为布雷德伏斯基大街，现在换成了政治犯大街。卡德莱茨告诉我，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佩切克宫在这里。我却忍不住要想，街名的变更是在1989年前还是后？被改成这个名字到底是因为佩切克宫，还是因为捷共总部？

后来有一天我去捷共总部时从这儿路过。一辆施工小卡车停在那里，楼下通道前的路正在维修。几个穿着洗得掉色的工作服的工人，手指夹着香烟，带着调皮无所谓的神情站在路边，一边看一个穿着笔挺西装锃亮皮鞋的人站在路中央指东划西，一边继续说笑，说到高兴处，便旁若无人地仰天大笑。

看着这两伙人，我也想笑了。可是环顾四周，我看到墙壁上那些好奇的摄像头也在探寻地四方张望。等我走到捷共门口，发现热情关注那儿的摄像头远远不止一个。

庞克拉茨

佩切克宫就在城市中心，庞克拉茨却已经位于城市边缘。在地铁站里就看到这个名词，它原来不仅仅是监狱，而是地点的名字，就像上海的提篮桥。

头一次到这里，是耶林涅克和卡德莱茨带我来的。在地铁里卡德莱茨大声地说起伏契克、捷共和当下时事，我并不太想搭腔，我想着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不需要如此做，也不想因此给自己带来任何政治上的无谓麻烦。也许他能看出我的态度，可还是一如既往。


巴克萨家原址

从地铁站出来经过电车站，椅子上斜坐个流浪汉，穿着破烂，晒着太阳，目光淡然地看着街景和行人，一幅一切与我无关的神态。卡德莱茨说：以前是不会有流浪汉的，现在人们并不比以前过得更好。对于路边的两座高楼，卡德莱茨又表示不满：这种楼破坏了布拉格的美丽。

他们带我去看伏契克被捕前躲了一年多的巴克萨家。两栋年久失色的居民楼，典型的火柴盒式建筑，藏匿在一片现代化建筑之间，前面是一座船坞型表面全玻璃的建筑，后面是更高的楼房和新的建筑工地。马路对面，一家大型的家居超市，顶着德国家居超市 Bauhaus 的牌子。房间里住着新的主人，我们只是远远地在楼下看了看。卡德莱茨指着二楼的窗户对我说，也许当年不能轻易出门的伏契克就是从这里远眺绿色的春天。

楼外有一片极小的绿地，中间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 1945 年 5 月解放布拉格时，这栋楼里牺牲的二十人名单。临近 5 月 9 日布拉格解放日，石碑下放着个小花环，扎着蓝红白三色缎带。以前只当不战而降是这个十字路口上小国不得已的选择，却没有想到，真有如此多的普通人倒在那场疯狂的战争中。我们三个默默站在碑前，早上还晴着的天开始落雨。

然后我们穿过成为建筑工地的广场，从地道里穿过公路。在建筑工地的小路上，我习惯性地想拍照，卡德莱茨注意到了，转过身来端正地站着，让我反而不想拍了。工地尽头是大约半人高的斜坡，刚刚下过雨，裸露着的黄土路有些湿滑。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卡德莱茨已经有些腿脚不便。耶林涅克先走下建筑工地的斜坡，然后伸出手来搀扶他下坡。

公路对面的小区里仍然是大量五六层的火柴盒式楼房，一栋栋紧挨着，既没有金色的屋顶，也没有标志性的老式路灯或者雕塑绘画，有些墙壁甚至直接裸露着最原始的水泥。如果不是街道名称标着捷文，简直无法说清这里到底是布拉格，或者仅仅是国内的某个小乡镇。

我们要去的是 1942 年 4 月 24 日晚上十点发生了意外的耶林涅克家。说是意外，因为那场突袭原来并不在布拉格盖世太保的计划当中。可是大概也是必然。伏契克在报告里写的"我们还准备了一个后备人员，万一我出事的话他就代替我工作。我被捕之后，他就接替了我的工作，一直干到现在。"这个没有被写出名字的人很有可能是捷共地下第三中央的斯坦尼斯拉夫·布伦茨利克，他并没有再干多久，因为他也在 1943 年 7 月被捕，后来死在了德累斯顿。从 1938 年到 1945 年解放，留在捷克本土的地下捷共总共换了四届中央。

这个住过两对约瑟夫和玛丽亚的楼房看起来同样非常普通。还能期待什么呢？平凡的工人或者小职员家庭，大概只能在城市边缘谋得一套便宜的住房。同样还是有人居住，于是我们又没有进去。——即便进去了又能怎样？早已物是人非。甚至连物是都算不上，剩下相同的不过是一栋房子罢了。我们站在房屋的后窗下，墙上贴着某公司的广告，被谁画上了涂鸦，从屋子里传出了年轻人的欢声笑语。卡德莱茨告诉我，后来买下这间住宅的人在装修时，还从地板下面发现了捷共的印刷品。这么说来，连地板都不在了。屋子里，应该真正是面目全非了吧。

我们又顺着原路往回走。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就沉默着。两位老人走在前面，用捷克语谈着什么。卡德莱茨忽然转过身来看着我问，知不知道捷共的青年组织被勒令解散了。我知道，可是我该回答什么呢？我终于什么也没有说。

后来我又独自到这个区来了一次，来找庞克拉茨监狱。原来它们离得这么近：巴克萨家、耶林涅克家，还有监狱，都挤在城市的同一片郊区。那天已是圣诞前夕，天色阴沉，空气都是冰冷的。监狱仍在使用，正门紧闭，到处都是摄像头。



庞克拉茨监狱

绕着监狱围墙转了一圈，远远地只能看到一栋窗户装着铁栅栏的楼房，其他的都藏在围墙后面了。在并不算太高的墙后，关过普通人，关过政治家，也关过捷克文学史上的几个颇有名气的左翼作家，从这里他们过早地走向死亡。小偷、强盗、杀人犯，也许需要惩罚，可是怎么能，怎么能对作家下手呢？不管写作者持什么样的观点，左的或者右的，怎么能，怎么能因言获罪？

也就是这一次，在一群长得一模一样的楼中间迷了路。拦住第一个路过的人，拿打印出来的地图，指着电车站的名字，一个词一个词往外蹦着问路。这个陌生人拎着挺沉重的超市塑料袋，带我向前直走到电车站，然后什么也没说，折过头向我拦住他的地方走回去。

出生地

这地方也是耶林涅克带我去的。坐地铁到斯米霍夫区，地铁口出来就是“新斯米霍夫”购物中心，他带我直接进了

书店。规模还不小，来买书看书的人也不少。耶林涅克在柜台问了几句，带着我上了二楼，转到政治历史区，居然真的看到有《报告》在卖。拿起来匆匆翻了翻，封面是被炸毁的柏林勃洛琛斯监狱照片，前面厚厚的是全部 167 页手稿的复印件，正文中插有不少照片。一定是要买的。拿到二楼柜台直接就准备付账，两个年轻的营业员看着我笑笑，用英语说结账柜台在一楼。我问他们为什么我还没开口，他们就知道我不说捷克语？他们继续笑着，回答说我看起来就不是本地的。下楼时我的脊背上仍然能感到他们脸上的笑意，那并不是书店导购人员的职业微笑。也许哪里用捷克语写着“柜台在一楼”，亦或这是另一种模式的“公开怀疑”，谁知道呢？



伏契克出生地

伏契克出生的房子还在，也是工人区，街道上当然也没多少漂亮的装饰，当然也是极普通的楼房，当然也还是有人住。二楼外墙上有一座小小的纪念碑，一本打开的书，上面写着“1903 年 2 月 23 日，民族英雄尤利乌斯·伏契克诞生于此，1943 年 9 月 8 日被害于柏林。人们，我爱你们，要警惕！”原本在这本书前面，还有一座伏契克的雕像，现在那里只是放着一束假花。楼房大门破烂得很，内部似乎正在装修，昏暗的楼梯走道里满是灰尘。我们循着楼梯上了二楼，耶林涅克敲了敲门，没有人应答。

过去啦，一个时代已经过去啦。

霍莱绍维采

有一天《你好报》要纪念创刊多少周年或者别的什么，在布拉格某个地方举办纪念活动，耶林涅克强烈建议我去看看。完全不想让欧洲的什么人看到我和时下政治扯上关系，可是又不能拒绝。此外，正好还能见到《光明日报》的驻外记者任鹏，2005 年他写过《寻访伏契克的足迹》，并且热心地给我提供了几张照片的电子版。

我们经过霍莱绍维采地铁站，耶林涅克忽然拖我去看一

处墙。那里的墙上还用浮雕形式刻着伏契克的头像，以及那一句“我们曾为欢乐而活着，为欢乐而投入战斗，我们也将为欢乐而死。因此，永远也不要让悲哀与我们的名字相联。”

原来这个地铁站1984年建成时，站名用的是伏契克。连带着，附近一个巨大的公园也曾经被叫做伏契克公园。

这里的浮雕并没有被拆掉，虽然隐藏在角落里，在昏暗的光线里根本不引人注意，但毕竟还在那里。站外的落成铭牌也没有被拆掉，它说明了1984年地铁C线新修了2.1千米，从当时的索科洛夫斯基站（现改名为弗洛伦茨）到伏契克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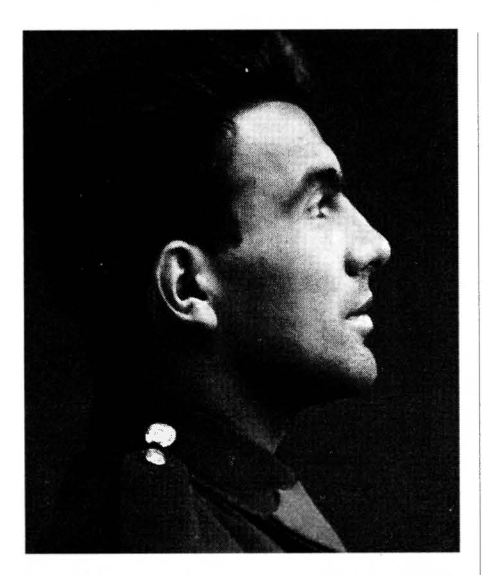
我忽然想起克里玛写卡夫卡的一段话，那时当政的还是另一种制度：“这里并未禁止他的书，只是试图将他的作品从公共图书馆和人们的思想中清除出去。”“最有碍于卡夫卡这个人物的，是他的真实性。”现在那种制度下台了，卡夫卡充斥到布拉格经典旅游路线的每个角落，但这段话，换个名字还是一样成立啊！

也许这是我过于敏感，尽管约翰·凯洛写道：“在捷克书店里询问他的作品，引起的是困惑和公开的怀疑。‘这个要求可不寻常’，当我自己去询问现在是否可以买到他的作品的时候，小城区书店小老板的回答几乎是唾弃了。”尽管当我自己的捷克语能够达到比划着交流的水平时，去旧书店里买一本与伏契克相关的书，经历简直完全一样。

可毕竟1995年出版了全文评注本，甚至首版3000册之后还重印了一次。毕竟2008年又出了新版本，捷克科学院还召开了关于他的学术会议（又和卡夫卡一样）。斯米霍夫区



霍莱绍维采地铁站



捷克作家伏契克

和庞克拉茨区那些朴素破旧的房子，也并不是针对他一个人。第一次去时的确感觉奇怪，可是后来在民族大街上看到正在整修的涅姆曹娃故居，巨幅广告从上盖到下，在马萨里克火车站对面看到哈夫利切克去世的房子连房门上都贴满了小广告，在利贝涅区看到赫拉巴尔墙前满是垃圾，我慢慢不再觉得奇怪了：需要的只是那些能够带来政治利益或者经济利益的作者。说得再确切些，需要这些作者带来政治利益或者经济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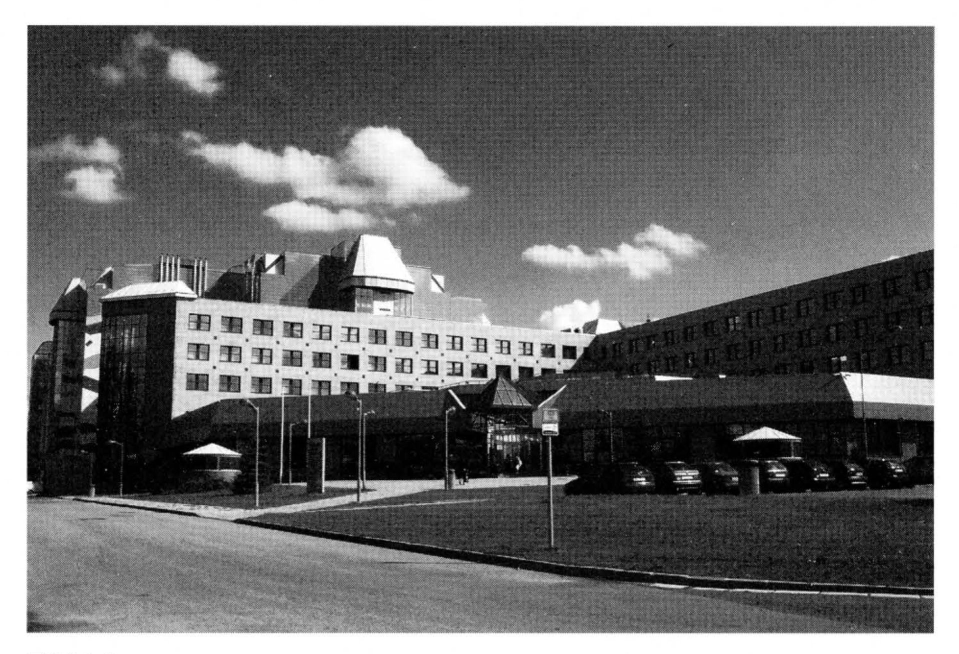
那么伏契克在布拉格处于如此境况，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档案馆

档案馆是一定要去的，内政部档案馆和民族档案馆都要去。内政部档案馆是耶林涅克带我去的。档案馆就在伏尔塔瓦河边，一幢有年头的古建筑。那里的电梯一样很破旧，而且还是开放式的，从一楼往上看去，还能看到拉电梯的粗缆绳。如果爬楼梯，则可以从窗户看到后面几栋楼围成的院子。那几栋楼并不对着大街，表面刷的涂料已经开始风化脱落。

档案馆的接待室略有些杂乱。桌子上摆着电脑，旁边堆着一沓沓打印的资料，墙上贴着些看起来像是海报的纸张。也许是因为光线不好，觉得屋子灰蒙蒙的。一位大约二十来岁的年轻女性接待我们，耶林涅克微笑着与她说着话，我只能在一旁干瞪眼。不一会儿她在电脑上搜索一番，打印出一张纸。她继续微笑着，指着纸上的几个编码，用英语对我说：我们这里只有这些，现在给你准备。剩下的在民族档案馆，你到那里，给他们这个列表就可以了。然后她领我们到里屋填登记表。

里屋显然整齐多了。几张长桌摆在屋子中间，后面是一排木质的书柜，满满当当地摆着资料。有人拿出一张登记表格，然后要求我出示证件。他只是简单地看了看，并没有自己核对照片，也没有检查有效期，只是照着护照抄下了我的姓名和护照号码，在国籍处他甚至直接打算写上日本，才写了三个字母 Jap，我简直是脱口而出：中国。简单地签上字，就算是可以了，表格上地址和联系方式这些栏目都空着。仅仅是一个护照号码，从这张表格上，连我现在哪国这样的基



民族档案馆

本信息都找不到，也许让他写上日本也无妨。

填完表格，拿到一把寄存箱钥匙。我随身带的小背包和耶林涅克带的公文包都不能带进阅览室。电子设备可以带入，只是手机要关掉。阅览室大约三十平米，中间相对摆着两排桌子，靠窗户还有一排，窗边的所有位置上都有人。从打开的窗户照进来的自然光，比中间这两排桌子上的台灯灯光更适合拍照片。好几个位置上都架设着相当专业的相机和相机架。紧贴桌子下沿，每个位置都固定着接线板，没有看到接线板后的电线，显然是一早就规划好整齐地埋在桌子里了。档案馆应该是一早就考虑到数码设备的使用。

工作人员给我们拿来了申请到的资料。没有时间在那里仔细看，甚至在欧洲这几年都不会有时间细看，我做的只是尽快拍照。

耶林涅克看起来比我激动多了。他几乎是有些大声地说：我从来没能看到这些材料，由于你，我才看到。现在想起来十分奇怪，这么复杂的句子我当时怎么可能听懂？但我又非常清楚地记得他在说这话时，那种因为激动而急促的语气。我把食指放在嘴唇上示意他，这里应该保持安静。他不说话了，但手指还在颤抖着急速翻动着纸张。拍照的过程中，他一直在旁帮忙，帮我翻页，按住翘起的纸张，展开揉皱了的报纸边角。拍完交还所有材料，出来在一份拍照允许协议上

签了字，取了包，还了钥匙。

民族档案馆则是自己去的。这个档案馆远远地位于郊区，地铁坐到接近底站，然后再转汽车。麻烦的倒不是转车，而是档案申请。不妨看看来回的电子邮件：

8.20：申请1。是否可以在9月18日或19日察看内政部档案馆给我开列的那一堆档案。

8.20：回信1。内容仅仅是通知档案馆研究室直到8月31日都关门，9月1日重新开放。

8.29：回信2。所有档案都可以准备好。但其中一份需要去内政部档案馆申请，附上了e-mail地址。

8.29：申请2。给此e-mail地址写信询问。

8.30：回信3。邮件服务器自动发送：目标e-mail地址不存在。

8.30：申请3。自己上网找了个内政部档案馆的e-mail再发一次。

9.1：回信4。我的信件被某位先生转发给五个e-mail信箱。

9.1：回信5。极权主义制度研究所询问我，要找的到底是什么材料?

9.1：回信6。民族档案馆答复此档案可以于9月18日在民族档案馆阅览室查阅。

9.2：回信7。安全部档案馆告知，档案可以于9月18日在安全部档案馆阅览室查阅。

9.3：回信8。安全部档案馆："亲爱的先生，我们为我们的邮件道歉。由于民族档案馆和我们档案馆之间的糟糕沟通，我们给您发送了糟糕的消息。该档案可以到民族档案馆查阅。"

9.4：回信9。民族档案馆最终答复：所有材料均可在民族档案馆研究室查阅。

民族档案馆比内政部档案馆壮观得多，和布拉格城市档案馆一起，它们修起了一座占地面积颇大的楼。入口是两重的玻璃门，接下来便要登记进入时间和证件号码，领取阅览室的准入胸卡。当门卫人员听到我结结巴巴地冒出几个捷克语单词，原本公事公办的脸立刻笑容绽放，又好奇地问我打哪儿来。确实如此，无论是在私人开的商店还是国家支持的档案馆，用捷克语、哪怕只是几个不连贯的、完全不讲究语法的单词，就能立竿见影地换来热情的笑容。

民族档案馆的走廊也比内政部档案馆的宽敞很多，铺着地砖，墙上挂着历史图片。研究室同样大得多，入口装有超市出口那种自动监测装置，墙壁上镶着宽大的玻璃窗，整齐的日光灯照亮着几十张崭新的桌子，连信息登记都已是电脑录入（不过国籍下拉菜单里没有"中国"这个选项）。可是没有一个人的英语能达到交流水平。一位说德语的老年工作人员接待了我。又是拍照一上午。

可是那一份各单位扯皮的材料仍然是没有。

2009年6月又来了一次。这次终于看到了，编号正确，内容却完全



不相关：一份两页纸的德文材料，关于二战期间的某次交通事故。

仍然是去找上次那位工作人员，他对我解释说：档案整理，编号可能混乱了。

我还能怎么办呢？谁能帮我出点主意呢？

工人运动博物馆

工人运动博物馆也是必定要去的：尤利乌斯·伏契克和他的妻子古斯塔的遗物大多在那里，包括《绞刑架下的报告》的全部手稿。

2008年5月在布拉格，由耶林涅克给馆长莉布谢·艾利阿绍娃女士打电话。电话里她在咳嗽，因为她生着病，没有去成。

9月在布拉格，耶林涅克给艾利阿绍娃打电话。电话里她还是生着病，没有去成。

11月在布拉格，还是耶林涅克给她打电话。电话里她终于不在生病，于是成行。

其实那之前我一个人来探过一次路，不过没找到。在欧洲这两年，手里拿着门牌号和谷歌地图仍然扑空的，这是唯一一回。博物馆距离市中心颇远，A线地铁坐到底站再转电车。标着门牌号的是查理大学体育系，在马路上只能看到体育系的牌子和体育馆，看不出任何博物馆存在的线索。这次有耶林涅克带路，转过两个弯，才在体育系正搂后面一幢旧楼里见到了馆长艾利阿绍娃。

名为博物馆，可并没有任何展厅。一间十几平米的办公室，两张长桌，四五个沙发椅加一把茶几。我询问可否录音。可以。我得用笔记本，而这间屋子里连一个多余的插座都没有，于是一个年轻人，后来我知道他是馆长的儿子，从里屋拿出接线板来，看起来像是工地上用的，因为电缆很粗，还卷在个头挺大的轴上，并不像家用的那般小巧。

要找什么资料呢？先前看过太多的参考文献都提到这里。所有可能相关的我都想看看。

可是最重要的，我想找伏契克的审讯记录。因为我曾经看到某本书里提起过，这里有复制件。的确有，艾利阿绍娃抱出个盒子，文档就放在里面。只有一份，分成德文和捷克文，日期是1942年6月29日。纸张很薄，直接放到桌面上。天啊！就这么对待历史档案！

我要给它们拍照，可是灯光实在太暗，或者是我当时的相机太糟糕，照片模糊得厉害。还有1995年的评注版《报告》，同样只有一本，不能让我带走，于是雅纳切克的评注也要拍下来。时间仓促，回来之后才发现照片糟糕到无法辨认。离开前我想给博物馆拍几张照片。拍到简直是作为杂货间的里间时，艾利阿绍娃的儿子阻止了我：别拍了。

2009年3月又去了。耶林涅克陪我，他要去归还一份伏契克1943年初从庞克拉茨监狱里写出来的信。



工人运动博物馆

卡德莱茨病了，于是我没了翻译。我想申请研究相关资料。请让我拍照吧！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呆在欧洲，学好捷克语再看完全部，我得回中国去。

可是我要怎么解释？艾利阿绍娃既不说英文，也不说德语，我那糟糕的捷克语就更别提了。她的儿子倒是两种都能说，可是他似乎有点不耐烦地告诉我说：全部拍照是不可能的。首先资料太多，其次每幅照片我得交付四百克朗。这我可给不起。

那么，能不能让我看看都有些什么，再拍我需要的？

可是我们没有地方让你看。

是啊，我也看到了：他们有的只是陈设简单或者干脆空荡荡的房间，只剩下坏了一半的暖气片。资料都堆在仓库里，就是后面那栋楼的地下室。这大冬天的，也没有暖气，不可能在那里长时间呆着。

我能够去那里呆着，大不了多穿点衣服罢了，在中国没有暖气的冬天也很正常。

可是我们不能让你一个人呆在仓库里啊，再说那是个危楼，一般不允许人进去。我们正准备搬迁呢！

那么，等暖和点了？等 6 月？

6 月。请国内的朋友们收集了关于伏契克的中文出版物带了过来。艾利阿绍娃很高兴，这些博物馆里并没有收藏。她也交给我一沓伏契克写的或者关于他的书，说是一位女士托为转交。3 月份在这偶然遇见这位女士，只是一个照面而已，也许我们打过招呼，也许连招呼都没有打过，只是她知道我在搜集资料，便送来了这些图书给我。艾利阿绍娃又给我看了伏契克留下来的大量遗物，五个盒子：关于他的剪报、私人照片和证件、中学时期的笔记本、一沓沓打字稿甚至亲笔手稿。她还允许我拍照，全部的。他的儿子不再提起每幅照片四百克朗的事情，我也答应除非事先获得博物馆的同意，不在任何地方公开发布这些照片。事实上它们也不可能用以发表，十几个小时内拍下两千多张照片，只要所有文字可以辨认，还要指望别的什么呢？

紧赶慢赶没有拍完。那么 9 月？还有古斯塔的私人信件？

9 月没有问题。可是古斯塔的私人信件不太可能，都已经打包了。因

为后面的楼已经是危楼，他们得搬迁。可是什么时候搬？不知道。查理大学负责给博物馆找个地方，也许一年，也许两年，况且搬迁的钱也远远不够用——现在有钱的那波人是不可能来支持这个博物馆的。我想帮忙，可哪怕是我的全部所有，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没有办法……

周五下午四点我们互相握手道别。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心中的谢意。好几个月我担心艾利阿绍娃是故意托辞不愿见我，我担心他儿子有些轻漫的态度。可是随着接触时间的增加，他们对我来说却越来越亲切。六月的一天早晨，从民族档案馆返回工人运动博物馆，路上被阵雨浇了透湿。艾利阿绍娃摸着我冰冷的胳膊，找了件自己的衣服给我穿上，微笑着帮我卷起过长的袖子。她什么都没有说，只是做着。那时我忽然想起三分之一个地球那边的母亲。

城堡及其他

"夏夜，布拉格已经散发着初秋的气息，它被淡蓝色的轻烟笼罩着，犹如成熟了的葡萄，又像葡萄酒那样醉人。"

写到布拉格城堡而不引用这段描写，对我来说是艰难的。

来到布拉格的第二天，耶林涅克带我坐电车到小城区，顺着一条石头铺就的山道向上走。我看着他微微弯曲的脊背和花白的头发有些心疼，想去扶着他。我不明白，对一个尚且不明底细的人，他怎么就能用整天的时间陪同，几乎是跨越大半个布拉格四处奔波呢？毕竟已经不是年轻人了啊！可是我又没法用语言表达，连"累"这个简单的捷克语单词也想不起来。我只能带着几分内疚地伸出手去，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脊背。

我们经过作家杨·聂鲁达的故居，"目光已经看到了未来"的诗人。一只鸽子停在门楣上，一动不动地似乎是在沉思。中午那场细雨之后，阳光重又洒下。洪扎——我想用这个更亲近的昵称来称呼他，并且以后也就这么做了——开始努力寻找德语和英语



暮色布拉格



查理大学文学院和前方的帕拉赫广场

词汇，努力地要说些什么，我猜到他要说什么，也想让他知道我已然明白为何他要带我爬这山坡。于是我也努力即时翻译，可是一瞬间语言似乎完全被堵塞住，即使脑袋里清晰地浮现每一句中文，说出来的英文句子却只是颠三倒四、断断续续，即便是懂得英文的人也不见得知道我在说什么。在俯瞰布拉格的斜坡上才想起来手里还拿着新买的《报告》。打开来，翻到那一段，指给洪扎看。

他欣慰地笑了笑——我们已经互相理解了。

布拉格，可爱的城市，在文字里再现过许多次的城市，在想象和记忆里不断出现的城市，精致的城区也罢，破败的郊区也罢，都一样。有时候读书、听歌、看照片，忽然隔着千山万水想到它，便忘记身边的一切，陷入一缕微笑或者一截忧思。布拉格，诗人、戏剧家、音乐家的城市，学生、工人、吉普赛人的城市，政客、银行家和游客们的城市。人人都能在这里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找到一段属于自己的现在或者历史，哪怕仅仅是昙花一现的瞬间。我在这里寻找着文字，活着的或者死去的：马哈、哈谢克、卡夫卡、赛弗尔特、昆德拉……

可是我亲爱的朋友们请告诉我，当我经过瓦茨拉夫广场、经过查理大学文学院、经过马奈什或者斯拉维亚咖啡馆，经过老城小城查理大桥，经过必然要经过的每条街，如何才能不感慨？

走读提示：

★《绞刑架下的报告》，尤利乌斯·伏契克著，徐伟珠 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 年出版。

原　名 Reportáž, psaná na oprátce,Julius Fučík（1903-1943），1945 **年出版。推荐在线版　本**：http://www.juliusfucik.org/cn/works/Report%20from%20the%20gallows_index.html

★伏契克相关地点：

捷共总部（50°4'58.50"N,14°25'45.60"E）

佩切克宫（50°4'52.55"N,14°25'53.62"E）

出生地（50°4'18.27"N,14°23'40.56"E）

巴克萨家原址（50°3'6.29"N,14°26'31.02"E）

耶林涅克家原址（50°3'25.75"N,14°26'47.49"E）

庞克拉茨监狱（50°3'26.41"N,14°26'18.35"E）

霍莱绍维采地铁站（50°6'30.32"N,14°26'26.82"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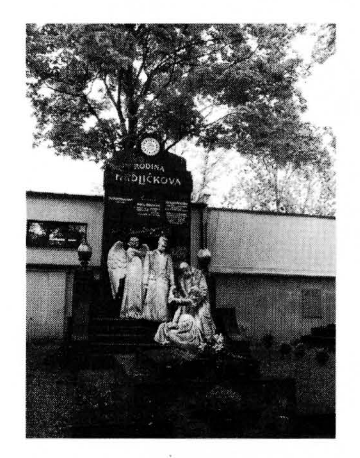
内政部档案馆（50°5'5.94"N,14°24'50.85"E）

民族档案馆（50°2'19.86"N,14°29'33.93"E）

工人运动博物馆（50°5'29.45"N,14°20'3.47"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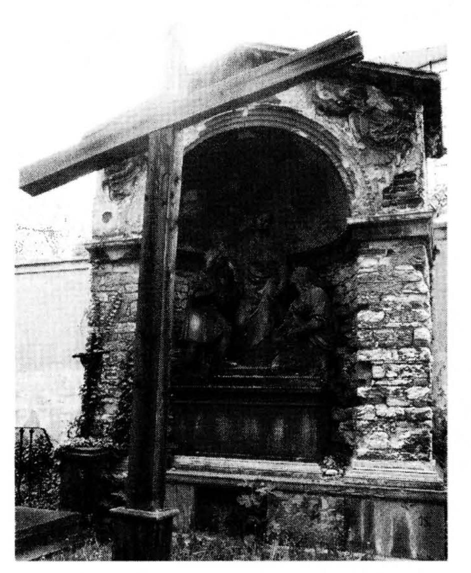


墓，死后的住所 – 大家庭



墓地：
未曾消逝的过往

有时觉得墓地就像博物馆。不管什么样的人，终归要死。大部分死了之后也要埋。从墓地里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历史，看到它的雕刻和绘画艺术，更可以窥见现在对待过去的态度。



墓，死后的住所 – 旧日时光

第一次到布拉格，住在郊区维诺赫拉德一座十几层高的宾馆里。早晨在柔软的白色床单上醒来，阳台上传来两只鸽子亲昵的咕咕声，拉开玻璃门，却只看到它俩扑棱棱地飞走，翅膀下展开清晨的布拉格。在布拉格睡去，在布拉格醒来，真的是布拉格，真难相信。

前一天在电车上看到路边许多花店，心想布拉格还真浪漫。住在郊区半旧不新房子里面的人，还有那么多人去买花。后来查地图，才知道这一片全是墓地，死人的社区，一个连一个。原来花束是留给死人的。

能抛在布拉格的时间有限，能跑过三回以上的地方就更少，其中自然包括了城堡、大桥、老城广场，也少不了两个墓地：一个是名人祠，另一个就是这里，奥商斯克墓地。看起来似乎有点好笑，把墓地当旅游景点似地逛了，其实不是。

从第一次来就是特意的。因为在网上看到一座墓碑的照片，最上面的名字是古斯塔·伏契科娃。并不是她一个人，那是一个合葬墓，死者名单按照姓氏字母顺序排列：古斯塔的右边是女作家玛丽亚·玛耶罗娃，下面是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1948 年至 1953 年间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这是曾经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重要人物的合葬墓。

事实证明，墓园之大，单凭一张没有指明序号的照片，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在毫无头绪地转悠了一个小时之后，终于决定求助。某个入口旁边的小屋里有值班人员，中等年纪、衣着普通。他取出了一本不太厚的小册子，可能是墓地的位置编号。那时候我还说不出一句完整的捷克语，只能把打印在纸上的名字指给他看。在我的想法中，哥特瓦尔德该是最有名的，哪怕现在名声不好，总该是人人都知道的，便直接指了他的名字。谁知那位工作人员看了一眼，刚刚还掬着的笑容立即拉成了长脸，冷冷地说：不知道。我竭力挤出几个

单词再追问，他甚至没有作势去翻翻小册子，直接回答说：没有，没有。

无计可施。放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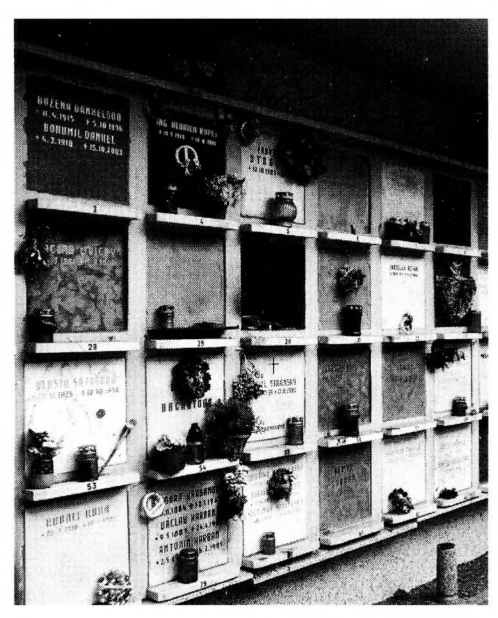
在墓地里的逡巡也不算白转。这里也埋着挺多名人，不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看到许多雕塑，和维谢赫拉德的名人祠里那些雕塑一样动人，不少已因时间的侵蚀而凋敝。早期的石刻雕塑，有的掉了手指，有的掉了胳膊，有的连头都掉了。为大家族而修的甚至还有房子，像座别墅般有门有窗户，只是全部紧闭，大部分也都在风吹日晒中剥蚀。许多墓上种着低矮的花朵，或者缠绕着常春藤，有些藤蔓甚至已经包裹了整个坟墓、缠上墓碑和十字架，最终连墓旁的树木也都裹上。这里也有类似“菠萝罐头”货架的小格子间，紧紧地贴着某个角落的围墙。平民，生前生后都得住在集装箱化的鸽子笼里。

就在这个角落里，甚至还有不需要密码的无线网络。当我开启笔记本察看古斯塔坟墓照片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这一点。奇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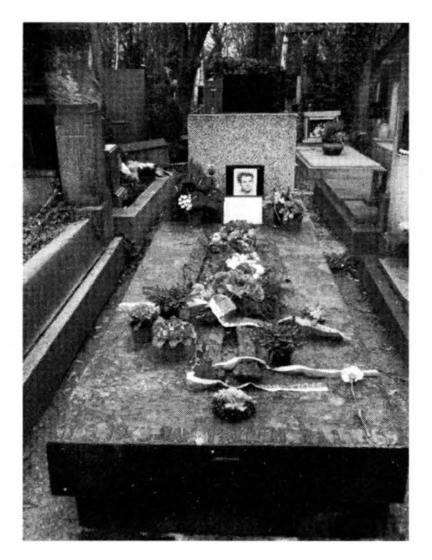
第二次再来时已经有人带路，在深秋的傍晚。墓园里几乎没有人，金黄的落叶洒一地。幸好没有秋风萧瑟，也不是独自一人。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墓。可总归还是个墓。

从网上看到，当初哥特瓦尔德去世之后，也效仿苏联对待列宁，把肉身保留下来，可是大概是技术不行，过了几年还是不得不处理了。等到捷共下台，就只能统统搬到这里，倒仍然是大集体。这在整个墓园里都显得特殊，因为死后住在一起的这些人，并没有共同的家族姓氏，墓碑上没有顶着基督教的十字架，连简朴到没有任何装饰这一点，也与别处不同。

后来又在网上看到许多牛人也都埋在这里，所以又特地跑了一



墓，死后的住所－平民



杨．帕拉赫之墓

趟。先是看到了1969年那个自焚的学生帕拉赫，然后又去看了爱尔本。对爱尔本最深的印象倒不是来自那些正正经经的诗歌，而是一部名为《贪吃树》的改编电影。年轻夫妇没有孩子，捡回个树根，修整修整再穿上衣服当小孩养，养着养着树根小孩开始吃东西，胃口变大，个头变大，个头变大，胃口变大……碰到的东西都吃掉了，碰到的人也都吃掉了。电影看得人直恶心。恶心这种树根吃人的设定；恶心树根周围的那些人，哪怕某些人身上只是掺着不能批判的小小的恶；恶心树根和人无穷的欲望；更恶心的是，这些恶心的东西，居然那么真实。

真难想象电影的灵感来源居然是一部童话。原始的童话也真的是树根吃人，电影只不过把时间从

先前的捷共重要人物合葬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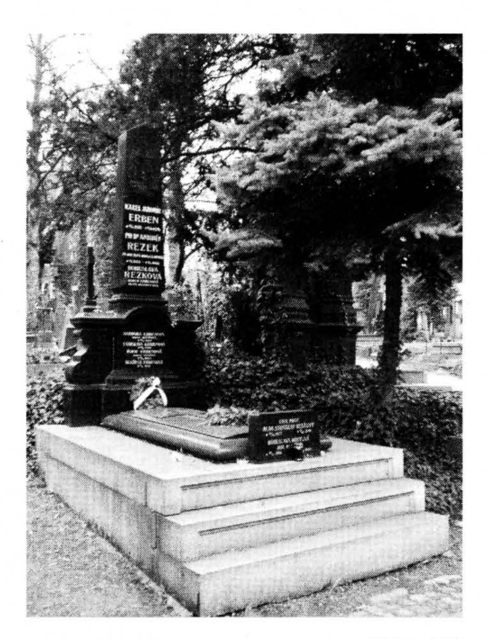
一百多年前移到了当代。要是放到东方，童话里捡回来的小孩，不说是乖巧漂亮，怎么着也不会难看，更不用说为非作歹。这种东西怎么忍心给小孩看？

但是反过来想想看，爱尔本也不过是扩大了一下格林童话的风格，把小红帽或者小白兔什么的换成了人，再把大灰狼换成了树根。最后也是关键的一笔，是在这两者间又加上一层爱与不舍。现实世界的美化简体版变成了丑陋繁体版。难道一百多年前就有成人童话这种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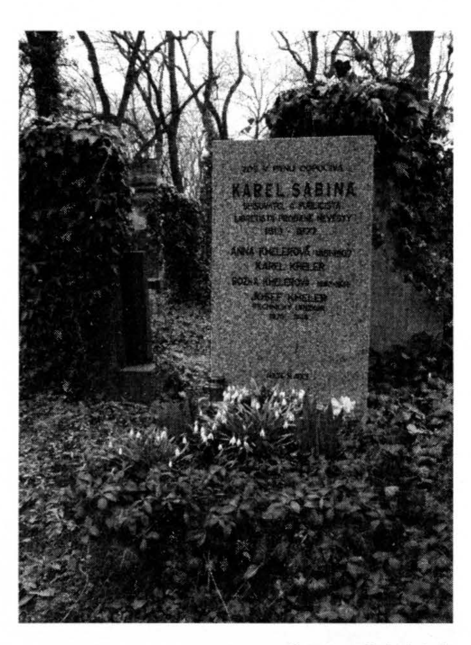
而寻找 V+W 的过程中，则遇到了与前一回完全不同的工作人员。V+W 是捷克戏剧史上的一对黄金组合。虽然二战之后，流亡的 W 从美国回到了捷克斯洛伐克，而 V 最终还是回到了大洋彼岸，但他们之间的友谊仍在，现在他们的墓也在一起，姓氏首字母并排站在布拉格的墓地里，仍然像朋友、像兄弟一样并肩站着。

我在墓地正门入口的问询处问起这座墓。这次工作人员很热情，甚至显得有些高兴。他拿出一份打印的墓地分布图，在上面标注了具体地点。又拿出一份打印的名单，上面详细地列出了埋葬在此的几十位名人和对应的墓穴编号。然后把两张纸都送给了我。我想，这和我的口语进步应该无关，重要的该是我要找的人。

谁做出了怎样的事业？谁怎样影响了其他人？谁留下了歌声和笑脸？谁造成了痛苦和悲伤？已经不必去问



爱尔本之墓



卡雷尔．萨宾纳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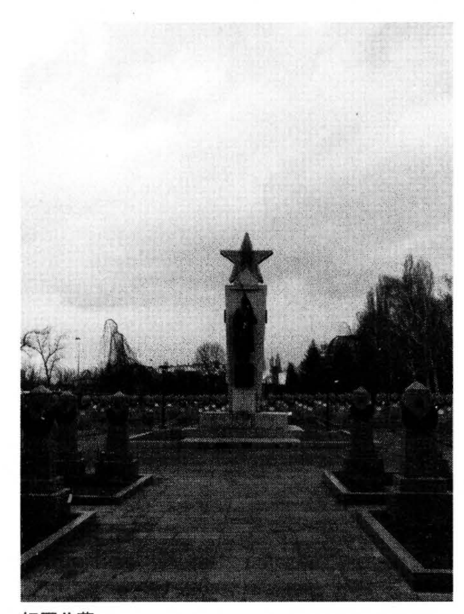
史书了。

一街之隔的新犹太人墓地里，躺着卡夫卡。论黑色幽默这一点，他跟爱尔本还有点像。他对面的墙上是一排无言的金属铭牌。没有墓，仅仅是名字：二战中死在集中营中的犹太人。

另一片墓地里则包括了更多的战争受害者。从一战的士兵，到战争的无名受害者，以及更多的，二战结束攻克布拉格时牺牲的苏联士兵，以及整个二战中牺牲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他国盟军士兵。

没想到，在德国已经被攻克的情况下，在所谓美军停在比尔森，等待苏军来解放布拉格，只因为战后的势力划分已经决定的情况下，苏军还有如此多的战亡。他们的墓碑整齐地树立着，每一个都是座方尖碑，一样的高度，一样顶着两支步枪，只是墓碑上的名字不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保持着直线，仍然是一支严守纪律的军队。

其他国家的盟军士兵墓又是另一回事了。虽然墓碑也是一样的高度，一样的颜色和位置，却标着不同的部队徽章，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连文字也不尽相同。墓碑上还常常写着简短的悼词："深爱的儿子"或者"和平，只是没有你"。



红军公墓

这个墓地里还有二战中流亡国外参加盟军的捷克斯洛伐克飞行员们。有一天我和捷克语老师聊到2001年的《深蓝世界》，一部描写这些人的电影。他们在西线上的战斗也是为了自己祖国的解放，战后回到祖国却因为他们和西方的联系而遭到怀疑，有些选择了再次回到西方，有些则被关进了自己祖国的监狱。老师很严肃地说："他们都是捷克的英雄呢！"

天鹅绒革命20周年。有一天捷克语课上，一个同学拿了份捷克报纸给我看：德国火车站上也买得到捷克报纸呢！头版文章是总统克劳斯颁发





捷克斯洛伐克飞行员公墓



盟军公墓

勋章，其中一枚给了歌手卡雷尔·哥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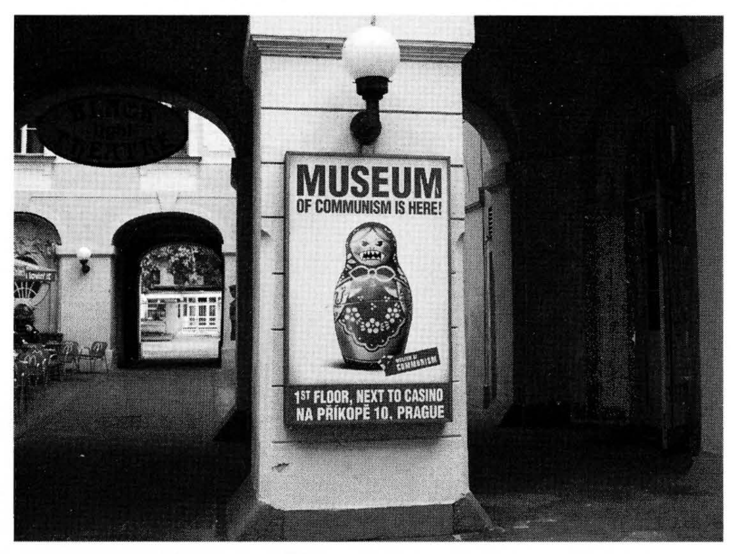
若干天后捷克语课后，我又跟这个同学一起走在路上。天已经黑透了，路灯下偶然开过一两辆车。我们又老生常谈地聊起可怕的捷克语语法，那些学了又忘的单词，谈到连读一篇新闻也要翻字典翻个半天。这个同学忽然掉过头来直视着我，气愤万分地说：怎么能把那勋章颁发给哥特！跟他一起接受勋章的是原来的政治犯们，而这个哥特，他和黑手党有关系！

又过了几天，捷克语课上摆出十几张照片，讲述捷克斯洛伐克从 1948、1968、1977 到 1989 年的历史。下课后又和这个同学一起往回走，他忽然没来由地问：你是从哪个中国来的？然后又有些关切地问我：我们上课讲这些，你不会不舒服吧？

我得承认，作为一个有感情有立场的人，是有一点不舒服。

但是我不能告诉他。我也不太敢告诉他。一种奇怪的不舒服。也许是因为世界观的挑战，可更多的是因为：对于一边倒的评论，我不能提出自己的理解和辩白。也许提出来不会导致丢掉工作，也不会因为意见不同招致不和，也许什么

损失都不会有。但是我连和同事同学们公开讨论的勇气都没有。我觉得说话之前，听到的已经够多了。也许几十年前铁幕两边的人也有同样的感觉。现在铁幕已经落下二十年，可这种感觉还不能全部丢掉。



布拉格的共产主义博物馆入口

很难解释为什么要去墓地。我自己也觉得奇怪。无论是农村田野上那种堆到比人还高的坟茔，还是城郊山坡上排列整齐的水泥坑位，都不曾引起任何兴趣。但是为什么会在异国的墓地里流连？也许是我重视的一部分东西已经属于过往了吧。有一天捷克语老师说：我也不相信死后的灵魂，可是我也常常去我祖母的墓上放几支鲜花，不是要祈求什么保佑，我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安慰。

有时觉得墓地就像博物馆。不管什么样的人，终归要死。大部分死了之后也要埋。从墓地里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历史，看到它的雕刻和绘画艺术，更可以窥见现在对待过去的态度。

在布拉格市中心一条颇为繁华的大街，有一个共产主义博物馆，门票180克朗，周一到周日、早晨九点到晚上九点无休开门。它的广告贴遍布拉格各处广告栏，有时候是俄罗斯套娃、有时候是斯大林和女人们。它的展览分为三个部分：梦想、现实、白日梦。在最后关于天鹅绒革命的纪录片播放厅入口处上方，挂着捷英德三语的标语，出自斯大林：“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百万人的死亡是统计数据。”纪录片结尾有一首动人的歌曲，歌名叫做《谢谢》。后来我查到歌曲的作者叫做卡雷尔·克里尔——伴着吉他的诗人。面对1968年突然到来的坦克和随后的“正常化”，布拉格电台播出了他的歌《小兄弟，关上门》：“小兄弟，别哭泣，那些不是妖怪/你已经长大啦，那只是些大兵而已/他们乘着有棱角的钢铁房车而来…小兄弟穿着低帮皮鞋，走在曲折的道路

上/下起了雨，外面天色渐暗/这个夜晚不会短暂…””之前没什么名气的克里尔一夜成名。1969年他的歌曲被禁，克里尔移民德国，在慕尼黑学习，也为欧洲自由之声工作。他的歌曲则被从德国偷带回捷克，口口相传，变成了真正的民歌。1989年天鹅绒革命，克里尔终于能够回到捷克举办演唱会。可在短暂的蜜月期后，他却变成革命的怀疑者。他成为了传奇，可他的名字仅仅是与1968年的抗议者连在一起，他个人无法在新政府中获得高位。1994年克里尔由于心脏病突发在德国逝世。

这样的人在哪里都有。当年纪德在《访苏归来》中就表达过同样的感觉："今天被视为'反革命'的思想，正是当初那种革命精神…革命一旦成功，一旦胜利了，生活安定下来，当初的思想就免谈了，当初激励头一批革命者的那些情感，就变得碍手碍脚，令人厌弃了，就像用过之后再也用不上的东西。"

本来，时过境迁。要革命，更要平心静气地发展，否则革命又是为了什么呢？只是为了发展而限制思想自由，限制知识的传播，迟早也会影响到经济发展。

历史也该是知识的一部分吧。那么如何评价过往？

20周年之际，有天我听到一个"东德佬"不平地说：每次听到"推倒柏林墙"就不舒服。柏林墙是民主德国政府下令开放的，不是被推倒的。

虽然报纸上要怎么写不由他决定，但他好歹在现实中还有反驳的权利。

还是回到布拉格吧！在这里，捷克与摩拉维亚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后继党派，仍然是捷克共和国的第三大党，虽然支持者大部分是对当前社会不满的老人。即便如此仍然想问，如果前政权真的如此邪恶，为何在20年后，这些老人们还要支持旧的思维模式？



走读提示：

★国内出版的两本文学史：《捷克文学史》，蒋承俊 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捷克文学》，李梅、杨春 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出版。

★奥商斯克墓地（Olšanské hřbitovy，**分两个部分**：50° 4'42.30"N,14°28'1.91"E,50° 4'44.13"N,14°28'24.59"E），**更多安葬在此的名人名单参见（捷克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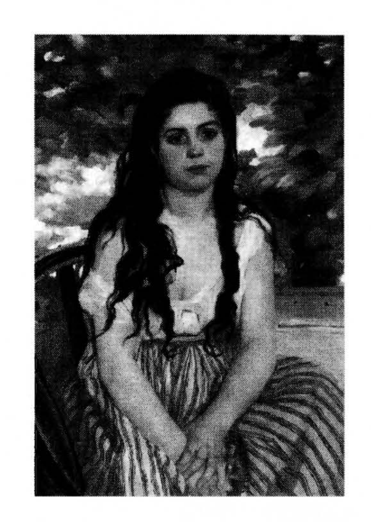
http://www.prague-info.cz/cz/praha/pamatky/olsanske_hrbitovy

★共产主义博物馆（50°5'4.90"N,14°25'30.91"E）,http://www.muzeumkomunismu.cz





皮耶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的画作《波西米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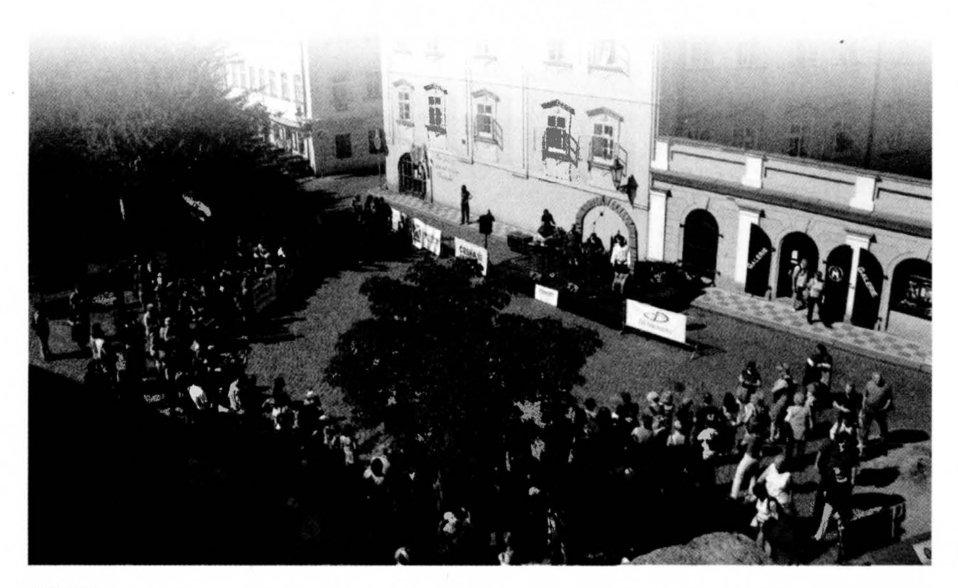
波希米亚人：
漂泊在故乡

波希米亚，一个来源混杂的概念。它在巴黎左岸，也在布拉格这颗中欧心脏，同样在每个大学初毕业打工奋斗者聚集的城中村。不用去巴黎，也不用去大理，只要听齐豫唱起三毛的《橄榄树》，波希米亚，已在自由者心中。

这一节不仅仅属于那些住在布拉格的人，也属于生活在捷克共和国境内的人，以及那些身体或者灵魂一直在流浪的人。

有一次在捷克西部城市比尔森，暮色初临，走在路上忽然有人凑过来问："香烟？"然后又问："越南人？蒙古人？"后来在捷克又有若干次被当做过日本人，却从未有人上来就问我是否是中国人。按照我的同事和朋友们的说法：亚洲人在欧洲人的眼睛里都一样。欧洲人在我的眼睛里也差不多，也许最南边意大利人的深色头发和最北边芬兰人的浅黄色头发有些分别，但仅从外貌上分清哪些是捷克人，至今我也办不到。

捷克共和国，要是带点小资情调，会被称为波希米亚。实际上在地域上，它主要由西部的捷克（旧称波希米亚）和东部的摩拉维亚组成，此外还要加上西里西亚的一小部分（西里西亚大部分位于今波兰境内，还有一小部分属于德国）。从广义上来讲，也许可以把所有捷克共和国公民都称为波希米亚人。但是波希米亚这个概念，还有一支是来自巴黎。追求自由的画家、作家、大学生，聚集在租金便宜的吉普赛人区。由于吉普赛人被认为是来自波希米亚地区，于是这两个词便



乐队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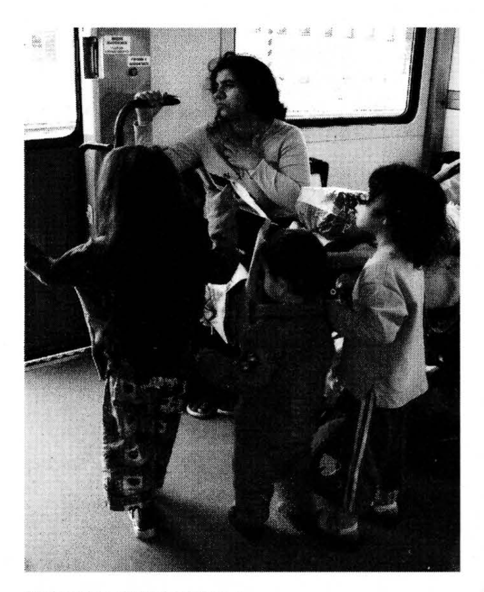
被联系到一起。在这些波希米亚人聚居的地方，一面弥漫贫穷和混乱，另一面又充满了自由和创造。自由，再无所可失去的代名词，波希米亚主义，随心所欲、为所欲为。酒精、尼古丁、性、甚至毒品。诗歌、绘画、音乐、还有哲学。自由意志，就像那只充满无限诱惑的苹果。人生有一瞬间眼中仅仅只有它，至于后来是放逐也罢，惩罚也罢，根本不予考虑。



啤酒节的女招待 1

可是在真正的波希米亚，吉普赛人似乎并不受欢迎。头一次见到他们，是在布拉格主火车站前的小广场。火车站总是要比城市其他地方要肮脏一些，比起自己的家，人们往往不在意保护那些仅仅经过一次地方的环境，布拉格也不例外。我坐在已经有些褪色的长凳上吃面包，一个肤色较黑的中年妇女带着漫不经心的神态走过来，问我要不要买香烟，看到我摇头拒绝后便走开了。这时旁边的 K 君居然对着她的背影露出些许嫌弃神色，说：“吉普赛人。”

啤酒节的女招待 2



捷克火车上偶遇的吉普赛人

后来在市中心的某个中国饭馆，闲谈之间老板娘说：关门之后，饭店露天部分的桌子凳子都得全部抬回屋内锁上，否则吉普赛人就会把它们全偷走。连装空瓶子的纸箱都不能放在屋外，否则也一样会不见。不知道这些言语当中，多少是真实，多少是偏见。但是对待吉普赛人，连外来人口都不待见，真挺让人吃惊的。

再后来在火车上偶然碰见一个妇女带着三个小孩加上一辆婴儿车，这在每个妇女平均生育不到两个小孩的捷克，有些超出常规。她们衣着颜色鲜艳，却并不合体。其中一个小女孩黑发蜷曲浓密过腰，活泼可爱。忍不住拿出相机拍了一张，并由此得到确认：她们是吉普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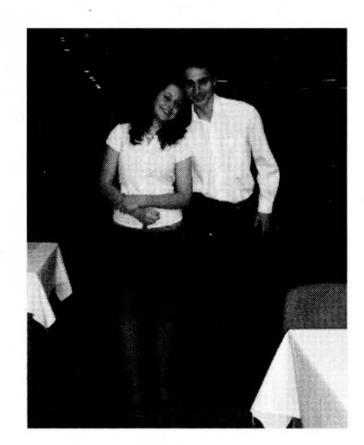
那么真正的捷克人是什么样的呢？似乎找不到一个公式去套。人上一百，各色齐全。再说在旅途中碰到的，大多只是匆匆一面，不知姓名，也不知过去未来。普通捷克人的生活，并没有机会看得真切，也就是一段描述，聊胜于无。

首先是旅游中碰到的从业人员。第一对是宾馆服务员，吃早饭的时候负责收拾碗碟。那天去得早，当时就餐的旅客并不多，两个人就一边工作一边聊上了天。看着姑娘小伙实在漂亮，央求拍一张。两人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当时只觉得两人笑得灿烂，等旅行结束拷贝照片时才发现，小伙子还搂着姑娘的腰。也许是幸福的一对？

其次一定要写的人们不在布拉格，在捷克北部工业城市莫斯特，一个曾经类似于中国淮南淮北的城市，现已全面停止露天煤矿开采，自然环境也在慢慢恢复。八月份在曾经的矿区游荡，冒冒失失从城市边缘直走出去六公里，等到从低洼处爬上公路，两头都不见城市，除了飞速开过的汽车，连

个人影都没有。跳上开来的第一辆电车，身上只有一张500克郎的钞票。有位女孩热心地帮我问司机票价，又帮我逐个询问乘客是否有零钱可换。都没有。女司机最后告诉我，可以免费乘车到底站。

莫斯特不是旅游城市，在预定酒店的时候甚至只找到了一家，单人间50欧一晚，除了一座教堂、几尊雕塑和一小片旧城，城市几乎看不出什么特色。和布拉格几百家价格从十几欧到几百欧的宾馆与遍布全城的古建筑相比，莫斯特像个唱流行小调的工人，而旅游咨询处的工作人员居然用流利的英语耐心讲解了半个小时。最贵的宾馆、最好心的司机、最贫乏的旅游资源、最热情的咨询员，是没什么名气的莫斯特留给我的印象。首都布拉格却给我留下了一点不太好的经历。在A线地铁地站通往飞机场的汽车始发点旁边，有两个卖食品的小店。有次我拿了张两千克朗的纸币想去买点东西换开，好在只能投硬币的自动售票机上买车票。两家店都说没有零钱找。于是我只好拖着沉重的箱子下楼梯，去地铁站的杂货店里买票。也许的确是找不开，可是他们断然拒绝、漠不关心的态度，让人想起国内有些火车站的商店。但总归绝大多数旅馆和商店都是热情的，在莱特纳区一家私人旅馆里，年轻漂亮的女接待员来自俄罗斯，当我问她如果去莫斯科旅游怎么找旅馆，她甚至帮我查询打印了莫斯科的地铁分布图。但愿那两个位于重要交通地点的小店仅仅是特例。



布拉格某宾馆的服务员

在布拉格还开着数量不少的中国餐馆。最初并没有注意到，直到后来给某个国内过来采收大型机械的考察团做翻译，才注意到它们。这个由一名副所长、两名技术人员和一名代理商组成的小组，英语说得都不利落。在捷克北部小镇完成仪器验收后，又在布拉格逗留了两天，接下来还有一周的行程，包括奥地利维也纳、德国慕尼黑等等。在布拉格，副所长每每都指定要去中国餐馆，这才发现热点旅游路线上也有挺多装潢讲究的中国餐馆，民族大街上有，瓦茨拉夫广场上也有。有一次在维诺赫拉德区的电车上，看到坐在前排的黄皮肤小



日什科夫某中国快餐馆的招待

姑娘手里拿着纸条，上面用中文写了一长串的菜名，攀谈起来，她告诉我她是浙江青田人，正要为饭馆去采购。她还说：捷克境内开餐馆的中国人大多来自青田。还没多谈，电车到了弗罗拉站，她便跳下车去转地铁了。

在布拉格郊区去过若干中国餐馆，能够与中国人稍微聊聊天的却不多。日什科夫区有家快餐馆就开始旅店旁边，跑堂的是一位从北京来的大姐。那家店大约只有十平米的门面，只卖快餐，所有的菜式都拍了照片挂在柜台上方，沿着墙装了一块长条形木板作为桌子，旁边摆着三张高脚凳。去过的中餐馆十多家，这家的门脸倒数第二小。可是大姐很热情，说汤太烫，一定要亲自端给我。接着我们聊起了各自的生活，她来自北京，已经在捷克待了不少年头，听说我还没嫁人，连忙规劝我说年纪也不小了，赶紧回国吧。结账的时候95克朗，她并没有收小费，还把那5克朗又退给我，并且补充说：都是中国人。可惜你就住一天。下次再来布拉格还要来啊。从旅馆拖着箱子临走的时候，忽然想去给她拍一张照片，她还有点羞涩地说：别拍我，来来，拍我们大厨。

捷克有多少中国人？在霍莱绍维采的布拉格市场里，另一家中国快餐馆的大厨告诉我：合法居留的大概有几千。这位大厨已经结婚，正准备把自己的孩子送回国内去读书，因为在布拉格找不到合适的学校可以让孩子学中文。国内的教育对数理基本功的培养的确是超群。

不过在捷克，越南人大概要远多于中国人。在这个小商品批发市场里，到处都是亚洲人的面孔，但大多是越南人。据这位大厨介绍，布拉格本地人很少到这里来购物，来扫货的多是北欧旅游团。市场里卖的多半是衣服，中国产的伪名牌。还有些皮包挂画玩具首饰以及旅游纪念品之类的。据说常常有人来查。但就我看来，工商局大概没有要清场的意思，市场的规模不算小，该卖的还是在卖。商品看起来质量并不是太好，但价格却可以惊人的便宜。

我从市场的一头晃到另一头，有店铺老板用英语喊我：“来看看？”

接下来进行的一切与国内的小商品市场何其相似。

买衣服？买个包？从哪里来的？便宜的啊！你看这件球衣，十个欧元怎么样？没问题，我有小号的。拜仁慕尼黑的围巾要不要？没问题，欧元克朗都行。捷克的围巾？这个怎么样？350克朗。不贵了。300？不能再便宜了。别走别走，250。那你说多少？150？好！成交！

和在国内的小商品市场买东西一样，就算价格已经很便宜，我还是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我么？越南人。啊，那个不是我的小孩。拍照片？别拍他。拍我没问题。

他说英语、德语、捷克语，肯定会说越南语，也许还有更多。他还拿着计算器，相对于随语言而不同的发音，计算器上的阿拉伯数字到处通用。

这样的市场，捷德边境上看到的更多。在停车场常常看到德国牌照的小汽车，大家都知道这里的香烟比德国市场上便宜。此外当然还有许多从中国来的纺织品。出国前看到布拉格电台的报道，说中国生产的纺织品已经占据了捷克市场超过一半的份额，心里还有几分高兴。但亲身在这些市场里看到全是中国制造，一点也没法让人高兴，其低廉的价格让人想到国内辛苦工作的农民工。中国人生产，越南人卖，德国人买。有一点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我在国内国外，做同样的工作，工资价格却天上地下？生命由时间构成，而衡量单位时间价格的，却不仅仅是做了什么，还包括是谁在什么地方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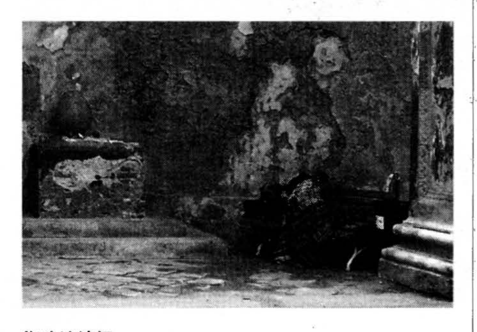
在旅途上还能看到流浪汉。第一



布拉格小商品市场里的越南小老板

次确切看到是在小城区的一个公园，不过先见到的是完全另外一种人。那是在清晨，从一扇毫不起眼的门钻进公园，顺小路转过几个弯，只见到一位身材娇小的女士，头顶宽边黑色小帽，已经变白的头发清洁整齐，灰色风衣剪裁得体，脚下登着黑色浅帮皮鞋，手里拈着两三根绿色的孔雀羽毛，不慌不忙地走着。四下无人，只有几只孔雀在路边草地漫步，在游人如织的布拉格中心地段，公园的狭小入口和清晨的时光隔出了一小片空间，这一小片空间似乎只属于过去，在小石子路上飘过一位风度翩翩的贵妇，举手投足安静得没有一丝声音，她似乎是在寻找路边孔雀脱落的羽毛，可是她的目光并不游移，既不是迷离，也不是漫不经心，而是超然，似乎任何尘世之物都不值得她留心瞩目。我忽然觉得自己灰头土脸，连举起相机拍张照片都觉得不好意思。

转过角来，又看到两个流浪汉。那是一个半圆形陷入围墙的空间，高约十米，中间有个砖砌的台子，上面摆着一只南瓜；两边各有一条长凳，



街头流浪汉

上面各躺着一个人，都睡得正香。他们应该是流浪汉。之前也有看到长凳上睡着衣着狼藉、鼻头通红的人，可不能确认那是流浪汉还仅仅是醉汉。在国外，这是第一次、然而绝对不是最后一次看到无家可归之人。在布拉格郊区的哈维克桥下看到过肮脏破烂的弹簧床垫，在奥商斯克墓地里看到过塑料饭盒。最直接的一次，是在史蒂芬尼克桥附近的街心小花园里，一个人正钻进用塑料薄膜作被、包装盒做板的床里。他见我拿着相机，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嘴里说了句什么。就算流浪，一个人也要有自己最后的尊严。于是作罢，说实在的，我也不忍心要拍他，他也和我一样，是人。

在小城区还能看到职业乞丐。不是查理大桥或者广场上演奏音乐的卖艺者，也不是街头的人体雕塑。他展示的是身体的伤残。也和国内一样。六月份看到他坐在游人川流的路边，卷起裤腿露着自己的两个假腿。九月份又看到他，一样的地方，一样的姿势。

还有些人不知算不算乞丐。在赫拉巴尔墙前遇到过的那种人，后来还碰到过。在郊区的地铁站里，曾经有个穿着还挺不错的老太太找我要二十克朗。还有一次在瓦茨拉夫广场附近的一条小巷子里，一男一女坐在街边长凳上，看起来大约五六十岁，男的头上有一块还带着血的伤疤。当我路过的时候，他伸出手说："给点钱吧！"

哪里都有穷人，穷到一无所有、

仅仅能生活的人。在深圳也曾看到抱着孩子的妇女，从垃圾桶里翻找食物；在北京的过街地道里，也曾遇到抱住行人腿不放的孩子；在若干城市的天桥边，都看到老年人或残疾人坐在最低几级台阶上。每次看到他们，我的内心都深深不安，一边觉得自己的生活过于幸福，一边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能够帮忙。生存竞争，必须要淘汰掉一些人么？每当城市大建设，这些人要到何处去藏身呢？他们的未来在哪里呢？



快乐的铁路检票员

哪里也都有富人，他们住在我们买不起的房子里，乘着我们买不起的车，不用和我们一起挤公交，除了在电视或者报纸上，我们也见不着。

旅途中能见到的，显然没法包括他们了。

但幸福的人总归还是有的，并不需要非常有钱。

有时候在瓦茨拉夫广场上看到聊天的市民，或者坐在马萨里克雕塑下的斜坡上的一群年轻学生，或者穿着婚纱和礼服在瓦伦斯坦公园里拍照的新婚夫妇，或者在喷泉旁边玩得开心大笑的小孩子，又觉得生活也能这么简单而幸福。

波希米亚人，能够给他们一个定义么？翻看随意拍下的照片，试图找到他们的共同点，以及他们与中国人的不同点。不容易。最后发现，大部分是抓拍，大部分人都在笑，至少愁眉苦脸的不多，连工地上的工人也如此。

波希米亚，一个来源混杂的概念。它在巴黎左岸，也在布拉格这颗中欧心脏，同样在每个大学初毕业打工奋斗者聚集的城中村。不用去巴黎，也不用去大理，只要听齐豫唱起三毛的《橄榄树》，波希米亚，已在自由者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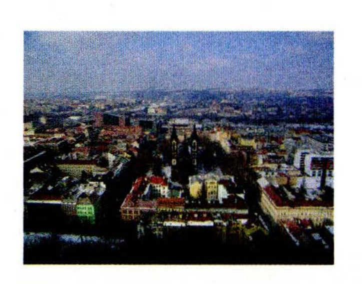
走读提示：

★布拉格每年举行世界罗曼人节，想体会波希米亚风情的可以参看（英文）： http://www.khamoro.cz

★布拉格市场 (Pražská tržnice，50° 5'54.42"N，14° 26'46.37"E)：**大规模的小商品市场，也出售市中心常见的旅游纪念品，无明码标价。**



雷后布拉格



时间大概没停滞：布拉格也变化

从小城到老城，清一色全是古建筑，几乎看不到任何建筑工地，没有新房子，没有新马路，除了游客天天换，什么都不变。一年前是如此，一年后还是如此，看不出任何改变的迹象。城市是美的，哪怕有些建筑陈旧到发黑，也不可能换掉，最多是粉刷修缮。

"这里完全缺乏变革的意识，缺乏有目的地努力实现某些思想的向往，也就是说，缺乏追求变革（我们通常称之为发展）的集体意识和渴望……这些古迹是那么美，而且又那么多，到处都可以见到，所以，这里的人必然会热爱他们的历史，那个创造了这些美丽古迹的历史，而且会感觉到，所有事物都在不断重复，所有这些古建筑也不过是在实现某种传统、某些法则。"

这是一个捷克人对中国的看法，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对30年代的中国的评价。他准确地说出了今日布拉格给我的第一印象。

从小城到老城，清一色全是古建筑，几乎看不到任何建筑工地，没有新房子，没有新马路，除了游客天天换，什么都不变。一年前是如此，一年后还是如此，看不出任何改变的迹象。城市是美的，哪怕有些建筑陈旧到发黑，也不可能换掉，最多是粉刷修缮。布满全城的古建筑形成一张巨大的网，笼罩住每一个可能改变的角落，除了那些教堂的尖塔，任何一幢试图挺出水平线的建筑，都得先撑起整张网的重量。甚至有这种感觉，既然老建筑已经够美够坚固，还盖新的干嘛？

零星也有例外：电视塔和庞克拉茨区的几栋现代化大楼。

第一次到布拉格路过其中一幢，K先生对其表示不满：它们破坏了布拉格漂亮的轮廓。当时我很难理解，只把它当成是老年人对新发展的抱怨。不过几座高楼，算得了什么，北京上海的高楼一座挨一座；国内就连个小城市盖上几十层的高楼也不是什么大事，何况布拉格还是首都。后来逐渐发现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布拉格



地平线上几栋高楼

中心区名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保持遗产原貌还是布拉格应尽的义务。就算摩天楼"远在天边"，从游客必经的城堡区眺望老城区时，他们还是挺扎眼地竖在视野里煞风景。

以前想都没想到的全体利益。

后来K先生又说起小商店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型超市，似乎他并不喜欢大超市。我不知道这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还是代表了一部分人。超市通过扩大规模来降低成本，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应该是更好啊！后来有一天我自己步行去超市，才发现K的话语里面有道理。超市的规模越大，能够供给的人群越多，单位面积内的超市数量就越少。如果收入低到无法买车，那么大批量购物或者购买大型物品的难度就增大，对于腿脚不便的老年人，被大型超市排挤的小商店反而更好。

以前没怎么考虑过的弱势者利益。

有一次搭某德国人的顺风车，开过一段窄路，路边是一排排的单户别墅，但人行道和车道都窄得要命，两车相错时，必须都尽量靠边。开车人说：尽管每个人都开车，每个开车的人都抱怨路窄，但没有人同意把自己在路边的住宅拆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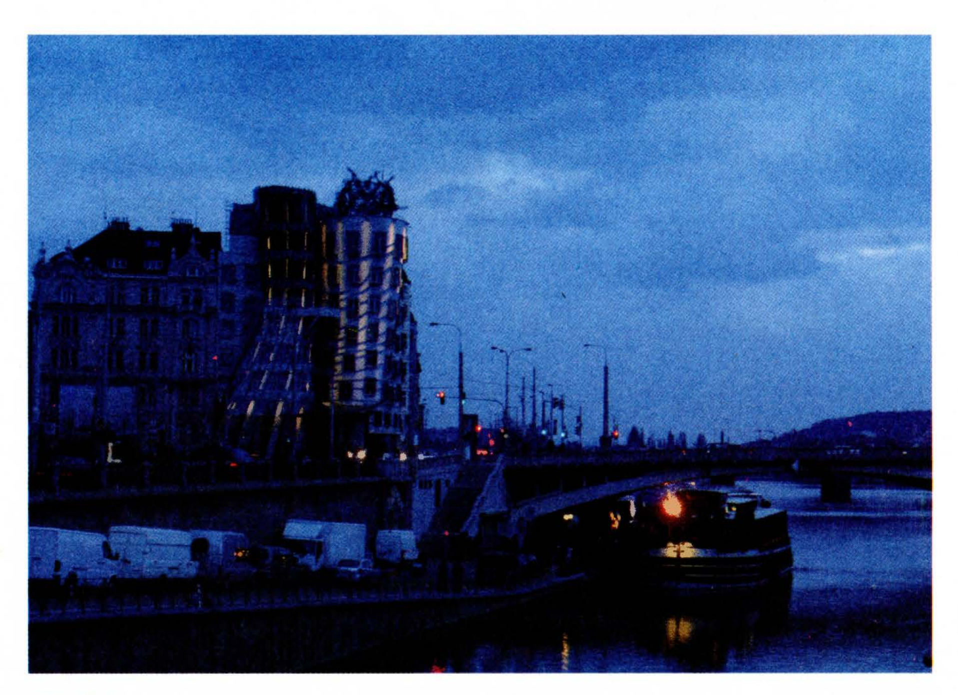
有些地方，每个人都死守着个人利益，群体利益无处插足，反过来造成对个人利益的伤害。也有些地方，在群体利益的大旗前，个人利益显得不堪一击。有些地方，走在街上的人许多已经头发花白；有些地方，街上全是四五十岁以下的中青年。除了人口增长系数之外，老年人出行不便，就算出门也无消费娱乐之处，是否也是原因之一？中国经济快速地发展着，像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大展拳脚，同时也捣碎了拆迁户和下岗职工的利益，对空气和土壤的污染是活人就能感受到，天上看不到那么多星星，河里也没有那么多鱼，世界工厂已经影响到每个人的基本生存利益。为了每个人的利益，发展是必需的，为了发展，为了尽快发展，侵害弱势的个人利益和没人管的公众利益也是必需的？平衡点在哪里？

然而布拉格安静得过分。像是睡着了似的。新建筑在哪里？新人在哪里？新思想在哪里？不能说没有，但是蜻蜓点水般走过，看到的不多。不过，天是蓝的不是灰的，树是绿的不是黄的，河水虽然不算完全清澈，好歹天鹅野鸭还很多。

一个人大步跑着，越过山川河流。他开始气喘吁吁，但还是拼命跑着。他终于坚持不住，跑步变成行走。他开始欣赏旅途风景，脚步逐渐变慢。他要享受悠闲，躺在天空与大地之间。接下来有两种可能：陷入沉睡、不再呼吸、融入泥土；或者睡足了爬起来，继续跑步。

捷克应该是爬起来继续跑的，至少在经济走上了与西欧完全接轨的道路。在伏尔塔瓦河畔一片古典建筑中，也出现了嬉皮士般的现代房屋，1992 年设计，1996 年完工，名为“跳舞的房子”，又叫“弗莱德与琴吉”，来源于一对美国舞者。说它是鹤立鸡群的白乌鸦也罢，是害群之马的黑绵羊也罢，总归是创新。它在旅游手册上还占了挺重要的位置，不过盛名之下初见却有些失望，与想象中的飘逸舞者相去甚远，看起来甚至有点丑：屋顶上长得有点像鸟窝的法式餐厅像是早晨刚从被窝里钻出来乱蓬蓬的头。

一片古迹当中当然有卖古物。叫得优雅点是古董店，热点旅游路线上就有，数量还不少。叫得实际点是旧货店，城郊有很多。顾客对象不同，卖的东西自然也有差别。市中心的古董店里卖的最多的是瓷器。瓷器和水晶算得上是捷克两大名产，据说好的水晶制品摔到地上也不易碎。卖水晶的商店满街都是，有的柜台上连中文都有。古董店则瓷器居多，也有邮票、宝石或者彩蛋什么的，最引人的是成套的茶具和



跳舞的房子



纪念品——水晶天使和耶稣圣婴　　复活节集市上的彩蛋

瓷雕，做工精细，色彩鲜艳，价格亦不菲。若是行家来，也许会流连忘返。没钱的外行只能去城郊碰运气。这里就只能叫做旧货店了，五花八门的什么东西都有，从绘画瓷器玻璃这些高档货色，前捷克斯洛伐克时期的钞票，到几个克朗的旧徽章旧明信片都有卖，连列宁雕像都摆在橱窗里招揽顾客，甚至还有私人信件，真不知道是从何方收购得来。

有次闯进一家去，正碰到一个顾客来买手表。从买卖两家搭腔的语气来看，似乎早已相熟。也许郊区的旧货店更多是做熟人生意，市中心服务的则是买了就走再也不来的游客。实在是不方便带走，不然真想多买点东西，最后只挑了一百多克朗的老照片和旧明信片，结帐时老板顺带了一枚五克朗的徽章作添头。添头这种东西，日常生活里好像已经很久没遇到了。对于有去无回的客人，添头可以算是不良投资，最多换个笑容加上谢谢。但仔细回想一下，在捷克旅游的时候，收到的添头已有三样，除了布拉格的徽章，还有比尔森圣诞集市上的手工小天使和弗朗基谢克温泉的手工编织。每次都是付完款，卖家再主动微笑着加到袋子里，连着放进去的是他们的温情。

布拉格的古董店加上旧货店不知道有多少家。我没有特意去找过，每次都只是路过，但可以明确地回忆起位置的就至少有五家。布拉格似乎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一切，从全城的古建筑到屋子里的针头线脑。

还有一种特殊的旧货店叫我特别喜欢：旧书店。家乡曾

经有许多，或在天桥小巷摆地摊、或推着板车、或专门租个门面，卖的有旧书旧杂志，盖着某某图书馆或者图书室的印章，或者扉页上写着某人某时购于某处，也混进不少盗版书。这些小摊小店现在似乎越来越少了，求学时代常常光顾的旧书摊几乎全部消失，就连它们曾经存在的地方也大多旧貌换新颜。偶然撞进布拉格的旧书店，重新在有点昏暗的光线中闻到陈年纸张的香味，看到书架木格间挤得满满当当的泛黄书脊，忽然觉得有点感动，恍惚觉得时间的指针还能往回。书卖得很便宜，如果不是上年头的珍本，价格大约只有新书的三分之一。同时也有大量旧唱片和广告画出售。这种店的数量也不在少数，我路过的至少也有四家。只可惜捷克语还太糟糕，否则真想花一整天时间走遍市区所有小巷，探索出所有旧书店，再斯混上整天，成捆地打包扛回家去。

但是有种旧东西却很难再找到：民族服装，只有在纪念品商店的布偶身上才能看到。街头满是牛仔裤。在圣诞集市上曾经见过年轻人跳起民族舞蹈，也想去寻找一套。真正打听起来才知道，由于传统服装没有销售市场，因此必须专门订做，一套服饰要上万人民币，只能作罢。

从第一次去捷克到现在，接近两年之间往布拉格跑了十



市郊某旧货店



圣诞集市上的民族舞蹈表演

回，但匆匆走在街头，能够真正记在心上的变化似乎并不太多，无外乎是这里新开了一家店、或者那里新换了一幅广告。旅游区域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大型建筑工地只在市郊见过几处。捷克的发展思维也许与我们的不同。

作为一个人均产值高于中国五倍以上的国家，在某些地方还赶不上中国。首都布拉格两个国际火车站，在 2008 年仍然使用着古老的纸片方式显示车次，每个格子里包含着一成套牌子，需要更改显示内容时，便哗啦啦地好一阵翻。第一次到布拉格时，主火车站甚至连电梯都没有。车票在火车上由随车走的检票员查，因此也不需要什么候车室。与德国的火车系统不同，站台号无法在网上查询，有时甚至在列车进站前一刻钟才显示出来。一大群人背着包拖着箱子站在显示牌前抬着头等，每次新开出或者将开出一辆列车，自上而下所有牌子都一阵狂翻，然后若干人离开大部队奔向站台。

终于有一天，在主火车站看到改建火车站的广告牌。然后每次来都能看到改变：修了新厕所、新建了室内购物中心、挂上了电子显示屏、开动了自动电梯、最后又修起了灯火辉煌的新购票大厅。



主火车站 2009 年投入使用的新售票大厅

看到改变挺高兴。改变不一定是好的，但不改变行不通。

一个国家的铁路系统也能说明其经济发展程度。曾经有德国同事抱怨德国火车爱晚点，不时迟到个两分钟五分钟。我自己却觉得那里的火车系统已经相当好了。有网上售票、有自动售票机、也有人工的柜台，而且三个地方都可以提前许多天查到详细路线，包括所有的火车车次、到达与出发的时间和站台，不需要检票入站，因此对于大部分车站，转车时间有十分钟就足够。偶然晚点一次，随车广播里都要道歉半天。但同事却强调说：瑞士火车的晚点时间以秒为单位。

如果捷克火车站也能提前规划好站台信息，或者能够在每个站台上竖起一块电子牌显示将要发车的列车站台号，那么转车时也可省掉许多麻烦。

当然这样能节省掉也就是提前半小时还是五分钟入站的时间差，与在火车站购票长队中、在候车室或站前广场上等待的时间无法相比。等待人群的单位时间平均生产效率也不同。

最后还要加上一个让人不那么高兴的改变。

2009 年 9 月底从布拉格到慕尼黑，第一次搭早班车，拖着箱子独自站在新装的电子屏幕前等站台号。离发车时间还有一个小时、还有三刻钟、还有半小时，后头的车次都排到前头了，这班车后面的站台号仍然空着。旁边走过个人，问了一句："去慕尼黑吧？"

"是啊，你怎么知道？"

"早晨这点，就这一班车到国外。"

等。继续等。直到等不下去。看

那人仍在一旁和人聊天，便凑过去问要等到什么时候。谁知他说要带我过去。拖起我的箱子就走。走得大步流星。

直等我们到了站台，他才转过身来，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你这么热心？"

"抱歉"，他说，"我是porter。请付我一百克郎，或者四欧元。"

"什么什么？"

"我是Porter"。他指向自己的白色小胸牌，上面果然写着：Porter。搬运工先生哈，我还当你叫波特呢！



主火车站的搬运工先生

翻钱包。捷克克朗不到一百，欧元没有硬币。他看着我钱包里的钞票说："五欧元也行。"

"那，让我拍张照片吧。"

"不行，我很忙。"

"就一张。麻烦了。"

拍完了他转身就走。电子屏幕上还没有显示，他又是从哪里搞到的消息？对个人来说，倒是生财有道啊。

列车还没有来，走了几步去站台上的座椅，打算吃点面包作早饭。一对中年夫妇已经坐在哪儿了，身边也放着旅行箱，他们问我："你怎么知道的站台号？"

哈哈。原来我不是第一个被宰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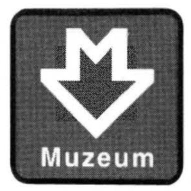
这样的porter，是随着车站和铁路的变革一起来的么？还是原来就有？哪怕就是一同来的，也就让他来好了。应该改变了。

走读提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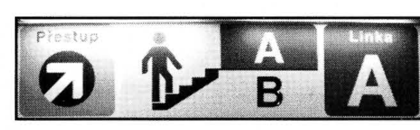
★《中国，我的姐妹》，雅罗斯拉夫·普实克 著，丛林、陈平陵、李梅 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出版；原名 Sestra moje Čína,Jaroslav Průšek（1906-1980），**1940年出版。**

★跳舞的房子（Tančící dům,50°4'31.98"N,14°24'50.72"E）

旅行小指南



地铁标志



换乘标志

推荐综合性网站:

▲ 捷克旅游局官方网站：http://www.czechtourism.com，它的最大优点，就是中文版。

▲ 我的捷克共和国（英文等）：http://www.myczechrepublic.com/prague。非常详细的旅行指南，涵盖从旅游景点到吃住行一切范畴，可惜没有中文。

▲ 穷游网论坛东欧版块：http://www.go2eu.com/bbs/forumdisplay.php?fid=24。中文，论坛的好处就是有精品贴，还有一群高手回答你稀奇古怪的问题。

推荐软件:

▲ 谷歌地球：http://earth.google.com

▲ 在图层选项下，选中观光景点 > 餐厅 / 住宿 / 运输工具等，轻松察看住行信息。输入正文中给出的坐标轻松定位景点。


地铁检票口

穿衣:

▲ 布拉格位于欧洲内部，属于大陆性气候，相对于中国中部来说，冬季白天较短，第一场雪和最后一场雪一般在十一月和四月。从四月开始，春花可能绽放，但天气仍然变化不定。五月到十月是旅游黄金季节，客流量较大。

▲ 建议旅游前查好天气，适量携带衣服。冬季室内和交通工具内都有暖气，室内外温差大，建议穿较厚的羽绒服加薄毛衣组合。

▲ 推荐网站：www.t7online.com。可查询7天内天气。

住宿:

▲ 布拉格酒店众多。由于城市不大，且公共交通便捷，因此并不一定需要选择住在市中心。酒店一般有免费地图、旅游计划及一些宣传小册子供旅客自由拿取。不少酒店提供免费上网。

▲ 推荐网站：
旅馆：
http://www.hotel.info
http://www.booking.com
廉价旅馆：
http://www.hostels.com/zh

购物:

▲ 奢侈品、旅游纪念品：沟渠街（Na Příkopě）和民族大街（Národní）沿街商店 + 瓦茨拉夫广场上的露采纳宫

▲ 综合型购物：B 线地铁 Anděl 站附近有两个较大的购物中心：新斯米霍夫（Nový Smíchov,50°



地铁出口标志

4'23.83"N,14°24'13.36"E）和金色天使（Zlatý Anděl,50° 4'18.52"N,14°24'13.80"E）

▲ 超大型购物中心：Obchodní centrum Letňany（50°8'12.93"N,14°30'12.83"E）位于郊外，地铁 C 线 Letňany 站附近

美食：

▲ 省钱一族可以直接去超市（如 Tesco、Albert 等）或亚洲店，地铁站内也有小商店出售面包等。捷克的自来水（冷水）达到直接饮用水平。市中心酒店消费一般不会超过 300 克朗 / 每人。也有数量众多的中国餐馆，一餐价格在几十克朗到 200 克朗之间。

▲ 啤酒是不能错过的，有兴趣也可以尝尝度数高点的 Becherovka 药酒。

▲ 推荐传统菜：里脊肉配奶油（svíčková na smetaně），猪肉配酸白菜馒头片（vepřo knedlo zelo），炸奶酪（Smažený sý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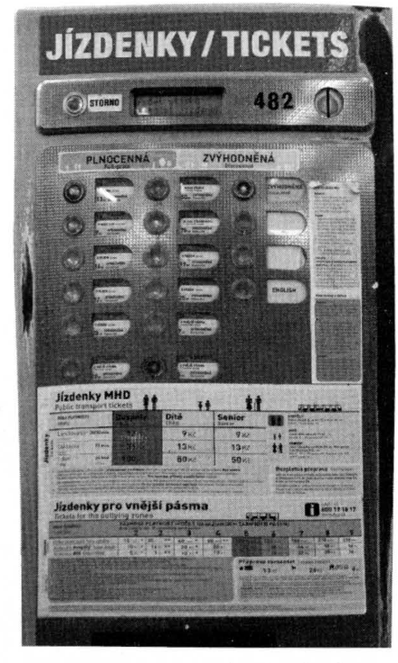
公共交通：

▲ 捷克境内火车票较西欧便宜许多。火车票需要提前购买，只规定路线日期车厢等级，不限制车次座位，车上检票。单日内往返可购往返票，多人同路可购团体票，均有折扣。长途汽车票一般在车上从司机处购买。

▲ 路线查询网站：http://jizdnirady.idnes.cz/vlakyautobusy/spojeni

▲ 布拉格室内交通票可在地铁站的自动售票机（只接受硬币）或者地铁站和电车站附近的杂货店购买，某些宾馆接待处也有票出售。分为 18 克朗（20 分钟电车或 30 分钟地铁），26 克朗（75 分钟随意换乘电车、地铁或市内公交）、100 克朗（24 小时随意换乘）、330 克朗（3 天票，可免费带一小孩）和 500 克朗（5 天票，可免费带一小孩）。检票后生效，在地铁入口和电车上均有检票装置，按票面下方箭头指示方向插入即可。电车和汽车站设有站牌，包括经过此地的所有车辆行进路线和达到时间，请注意周末发车间隔往往更长。经典景点均位于市中心，步行即可。不建议开车进城。

▲ 路线查询网站：http://idos.dpp.cz/idos/connform.aspx?tt=pid&cl=E5



市区公交车票售票机

景•点•坐•标

布拉格经典景区路口处常设有路牌指示方向，对照下面括号中的捷克语名称可迅速定位。路口处第一幢房屋上大多有标牌指示路名，便于参照酒店免费拿取的地图或者 google 地图定位。下面的坐标可直接输入 google 地图查询位置，如为封闭场所，给出的是入口坐标，否则为景点中心位置坐标。布拉格许多地方需要收费，甚至包括某些教堂，门票价格在几十克朗到几百克朗不等。免费处以 ☺ 标出。



1. 布拉格城堡

(Pražský hrad, ★★★★★)

坐标：

50° 5'17.30"N,14°24'9.68"E

看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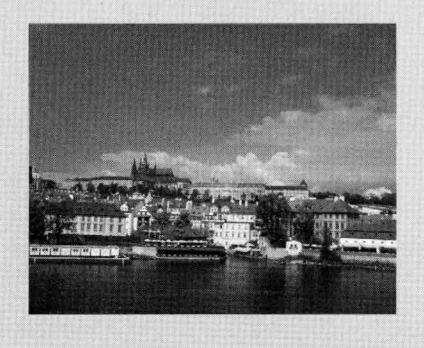
皇家卫队整点换岗，总统府，圣维特主教堂

附加：聂鲁达故居 ☺：

50° 5'18.60"N,14°23'49.99"E

黄金巷：

50° 5'31.09"N,14°24'13.89"E





2. 查理大桥

(Karlův most, ★★★★★)

坐标：

50° 5'11.48"N,14°24'41.02"E, 市中心

看点：

两岸风光 ,30 座巴洛克式雕塑

附加：国家图书馆

(Klementinum):50° 5'11.79"N,14°24'59.90"E

卡夫卡博物馆：

50° 5'16.78"N ,14°24'37.58"E

哈维尔博物馆：

50° 5'15.96"N,14°24'35.51"E

天鹅群居地 ☺：

50° 5'18.95"N,14°24'39.73"E





3. 瓦茨拉夫广场

(Václavské náměstí, ★★★★★)
坐标：
3.50° 4'52.99"N,14°25'38.45"E
看点：见证历史的圣瓦茨拉夫雕像，由百年建筑围成的商业街
附加：民族博物馆：
50° 4'45.53"N,14°25'49.56"E
露采纳宫 :50° 4'50.81"N,14°25'35.41"E
布拉格国家剧院：
50° 4'50.57"N,14°25'57.38"E
哈维尔集市 ☺(市中心唯一大型露天集市):
50° 5'5.28"N ,14°25'15.63"E
穆夏博物馆：
50° 5'2.90"N,14°25'39.83"E

4. 老城广场

(Staroměstské náměstí, ★★★★★)
坐标 :50° 5'15.71"N,14°25'16.12"E
看点：天文钟，提恩教堂，圣尼古拉斯教堂，胡斯雕像
附加：卡夫卡出生地：
50° 5'16.27"N,14°25'9.86"E

5. 民族剧院

(Národní Divadlo, ★★★★)
坐标：
50° 4'51.63"N,14°24'48.75"E
看点：捷克民族自己的文化中心
附加：马奈什艺术馆：
50° 4'38.95"N,14°24'50.51"E
跳舞的房子 ☺:
50° 4'31.84"N,14°24'50.61"E





6. 维谢赫拉德城堡 ☺

(Vyšehrad, ★★★★)

坐标：

50° 3'47.27"N,14°25'18.34"E

看点：圣彼得与圣巴维尔教堂，名人祠，休闲公园



7. 市民会馆

(Obecní dům, ★★★)

坐标：

50° 5'15.03"N,14°25'41.98"E

看点：捷克斯洛伐克宣布独立地点，民族主题的壁画和雕塑

附加：火药塔：

50° 5'13.98"N,14°25'39.97"E

巴黎饭店 ☺：

50° 5'16.76"N,14°25'37.73"E



8. 瓦伦斯坦花园 ☺

(Valdštejnský palác, ★★★)

坐标：

50° 5'24.10"N,14°24'28.51"E

看点：园林，穹顶壁画，人造岩壁

9. 布拉格动物园

(Zoo Praha, ★★★)

坐标 :50° 7'0.38"N,14°24'40.67"E

看点：大面积原生态动物园，可爱的小孩

说明：地铁 C 线 Nádraží Holešovice 站附近 (50° 6'30.37"N, 14°26'27.42"E), 有公交车直达，天票可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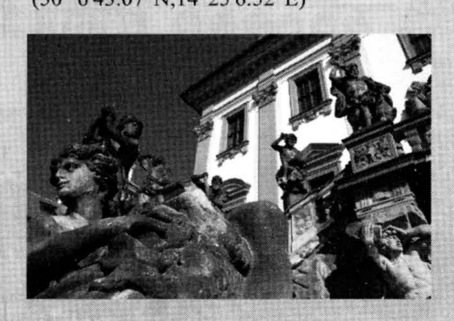
附加：托洛亚宫

(庭院免费 ,50° 7'0.40"N,14°24'43.31"E)

植物园 (50° 7'19.48"N,14°24'50.15"E)

开放式露天赛马场 ☺

(50° 6'43.07"N,14°25'6.52"E)





10. 旧犹太墓园

(Starý židovský hřbitov, ★★)

坐标：

50° 5'20.74"N,14°25'2.45"E

看点：位于原来的犹太区，感受不同的建筑和文化

附加：旧新犹太会堂

(Staronová synagoga):

50° 5'24.17"N,14°25'7.00"E

西班牙犹太会堂

(Španělská synagoga):

50° 5'25.28"N,14°25'15.10"E

鲁道夫宫 (Rudolfinum, 音乐与绘画):

50° 5'22.17"N,14°24'54.89"E

查理大学哲学系 (帕拉赫雕塑) ☺:

50° 5'20.60"N,14°24'57.20"E



11. 佩特辛瞭望塔

(Petřínská rozhledna, ★★)

坐标 :50° 5'0.55"N,14°23'42.51"E

看点：饿墙，俯视佩特辛山岗、小城区和老城区金色的屋顶，以及蜿蜒的伏尔塔瓦河

附加：马哈雕塑：

50° 4'53.33"N,14°24'4.31"E

聂鲁达雕塑：

50° 4'58.75"N,14°24'8.18"E

布拉格的耶稣圣婴 ☺:

50° 5'8.75"N,14°24'13.97"E

12. 小城广场

(Malostranské náměstí, ★)

坐标 :50° 5'17.30"N,14°24'9.68"E

看点：圣尼古拉斯教堂，避瘟柱

附加：各国驻捷克使馆 ☺



13. 莱特纳 ☺

(Letn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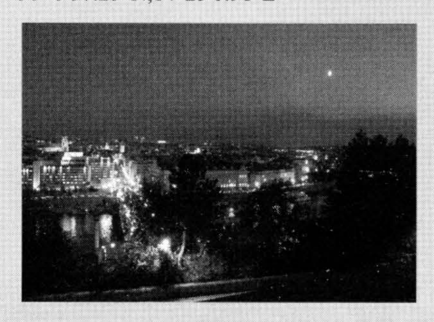
坐标：

50° 5'41.34"N,14°24'57.50"E

看点：节拍器，安静鸟瞰全城

附加：布拉格斯巴达足球俱乐部：

50° 5'57.25"N,14°25'0.91"E



14. 维特科夫民族纪念馆

(Národní památník na Vítkově, ★)

坐标 :50° 5'18.60"N,14°27'2.17"E

看点：捷克国家历史，世界上最大的骑马者雕塑

附加：军事博物馆 ☺

(50° 5'15.56"N,14°26'41.85"E)

布拉格电视塔

(50° 4'51.95"N,14°27'4.38"E)



15. 奥商斯克墓园 ☺

(Olšanské hřbitovy, ★)

坐标：

50° 4'42.18"N,14°28'1.93"E

看点：布拉格最早的墓地，许多名人在此沉睡，包括卡夫卡

(50° 4'46.83"N,14°28'38.82"E)





咖啡馆 + 啤酒馆

一顶礼帽，一份报纸，一杯咖啡，一张圆桌，一支笔，一首诗，一天等待，一瞬灵感。

随便挑一家咖啡馆坐坐，哪怕只是一小杯不加牛奶的苦咖啡，至少坐上半个小时，靠在椅背上，或者趴在桌子上，看看墙上的画，看看窗户外面灰黑色老建筑上的雕塑，看看侍者，还有那些喝咖啡的人。慢慢地、慢慢地。好把旅行中飞快划过的时间和距离忘掉，让自己的精神像水一样贴着布拉格的表面轻轻流淌。

然后再随便走进一家啤酒馆。人，烟雾，喧闹，突然扑面而来。坐下来，看侍者在面前放下巨大的一公升玻璃杯，然后侧着身子在一张小纸片上划一道，再带着好几杯啤酒走向下一桌。嚷出自己的名字，和旁边的人坎坎大山。学着像个捷克人那样喝啤酒，就像鱼喝水一样。

关于啤酒的小趣闻：

赛弗尔特在回忆录里写到哈谢克的太太舒拉生了病，打发丈夫出去买药，为了保险，扣下了皮鞋、背带和外套。可是一个星期之后哈谢克才回家，只带回一瓶啤酒，药反正已经不需要了。

“在这段时间里，哈谢克趿着拖鞋，没穿外套，在夏天的布拉格久久地游荡，当然去了所有可能去的饭馆，在朋友和伙伴中间——他们丝毫没打算看重他的创作——写了满满一练习本的《好兵帅克》。他伏在桌子一角写稿，写完几页就由伙伴中的某一个送去给出版商西内克。出版商按交稿数量付给他相应的稿酬。当然一个克朗也不会多给。哈谢克以此打发一天或者一个晚上，第二天他若不愿意对着空杯枯坐，就得提笔再写……有可能假如哈谢克不是在泼洒着啤酒的桌面上，在酒肆饭馆的喧闹声中，在一群贪杯的朋友之间为了挣几十个克朗买啤酒而从事写作的话，这部作品也许不会问世，哈谢克就不会是誉满欧洲的哈谢克了。”

——《穿着拖鞋出走》，杨乐云 译

布拉格的咖啡馆和啤酒馆到处都是，推荐几个位于旅游热点区域的，但有名气通常也意味着满是游客，尝试一下小酒馆其实也不错：

首推咖啡馆：

Slávia: 50° 4'51.63"N, 14°24'48.75"E,
http://www.cafeslavia.cz
Louvre:50° 4'55.26"N,14°25'7.59"E,
http://www.cafelouvre.cz
Duplex Club:50° 4'57.30"N,14°25'36.57"E,
http://www.duplex.cz
Káva Káva Káva:
50° 4'58.13"N,14°25'13.99"E,
http://www.kava-coffee.cz

首推啤酒馆：

U Fleků:50° 4'43.83"N,14°25'1.53"E,

http://www.ufleku.cz

U Zlatého Tygra:50° 5'8.85"N,14°25'5.22"E,

http://www.uzlatehotygra.cz

U dvou koček:50° 5'0.99"N,14°25'13.22"E,

http://www.udvoukocek.cz

Hotel Evropa:50° 4'55.33"N,14°25'37.37"E,

http://www.evropahotel.cz

捷克小趣闻



产的多管鬼用，喝的多才是大牛

捷克人均啤酒消耗量世界第一：约150升/年。捷克西部城市比尔森（Plzeň）啤酒创始自1842年。而百威啤酒的名字实际上来自捷克的布捷约维采（České Budějovice），它的德文名字正是Budweis。



斯柯达，遗憾啊

斯柯达汽车：最早由两个捷克自行车爱好者组建并生产自行车，1905年转型到汽车发动机，1991年斯柯达汽车并入德国大众旗下，成为在捷克生产的中低档高性价比德国车，2005年又落户上海大众。斯柯达（Škoda）在捷克语当中的意思是"遗憾"。



恩爱总统夫妻

捷克斯洛伐克首位总统T·G·马萨里克的名字中，G是在婚礼后加入的，那是她的夫人夏洛特·加里格（Charlotte Garrigue）的娘家姓。夏洛特1950年生于纽约，1877年结识马萨里克，一战期间，马萨里克流亡，她自己仍然留在捷克，忍受着监视和抑郁症，1923年病逝于布拉格。



柳条鞭换彩蛋

复活节是捷克重要节日，包括复活节星期日和复活节星期一。年轻小伙子会用柳条鞭成鞭子，用它示意性地抽打姑娘的腿，表示祝福她们年轻和健康。姑娘们则会回赠精心制作的彩蛋。

当一年又将结束，在捷克带来礼物的不是圣诞老人，而是圣尼古拉斯。12月5日晚上，圣尼古拉斯、天使、鬼三人组会降临，好小孩会从天使和圣尼古拉斯那里得到礼物，鬼则给坏小孩带来泥土或者煤炭。另有传统说耶稣圣婴在圣诞夜带来礼物。



莫扎特和开普勒

天文学家开普勒在布拉格度过了十二年的时光，他研究了第谷的海量天文观测数据，并发表了开普勒定律的前两条，归纳出行星绕太阳做椭圆轨道运动的规律。

音乐家莫扎特在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在维也纳赢得成功却遭受不该有的待遇后前往布拉格，在那里重新获得满堂彩。他去世后，布拉格为他举办了追思会。



文化遗产

捷克共和国共有十二文物和古迹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布拉格老城区自然在列。从布拉格出发，任何一处遗迹都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到达。有兴趣再看看详细的：

http://www.czechtourism.com/chi/cn/docs/what-to-see/unesco/index.html

私家推荐

2010 年 3 月在德国巴伐利亚州进行了私人朋友范围内的小调查，看看他们的布拉格印象。

调查对象：

捷克人 *11，德国人 *10，俄罗斯人 *1

捷克印象：

漂亮的自然环境、古城堡和山脉，业余时间可以很舒适地露营。

城市里有许多古建筑、

不错的酒吧和饭馆、

有意思的文化、

非常漂亮的女性、

和德国相比：不是那么秩序井然，有点即兴发挥的意思。

捷克人印象：

友好、聪明、善良、开放、灵活、有个性、有知识、简单直率、感情丰富、乐于助人、热爱自然、无拘无束、富有幽默感和创造力、有时有点懒。

要是你说捷克语，他们非常热情友好。遗憾的是，就算你想说捷克语，有太多人会说德语。

布拉格印象：

欧洲最美的城市、世界最美的十座城市之一、拥有众多哥特式和巴洛克式建筑。

令人倾心、美丽、开放的世界性城市，给人深刻印象，拥有引人入胜的丰富历史和奇妙文化。

老城精致华丽，美极了，独一无二的氛围，处处是景点，但是有点脏。许多东西值得一看，遗憾的是游客太多。必须当心扒手。

游客太多、商业开发有点过。

书店很多，比德国还要多。

忙碌紧张的城市，压力十足，不过美极了。富有魔力，但只在早晨八九点。

私家推荐：

从高处俯瞰布拉格。

参观民族剧院，或者拜访某个小剧院，小朋友可以带去看木偶剧 (Divadlo Spejbla a Hurvínka,50° 5'56.34"N,14°23'55.90"E)

不仅仅去旅行，也结识一些人。

步行走过老城区，或乘电车环行城市。为体会布拉格神秘迷人的魅力，最好远离大批游客，建议早起散步、沿伏尔塔瓦河岸往南面郊区走走或前往郊区景点，如：

托洛亚宫

(Trojský zámek,50° 7'0.40"N,14°24'43.31"E)：

地铁 C 线 Nádraží Holešovice 站附近 (50° 6'30.37"N, 14°26'27.42"E) 有公交车直达，天票可通用。

沙尔卡山谷

(Divoká Šárka,50° 6'9.25"N,14°19'43.90"E)：自然保护区，地铁 A 线 Dejvická 站转 8 路或 36 路电车至 Divoká Šárka 站。

Žluté Lázn ě 休闲中心

(50° 2'55.95"N,14°24'50.68"E)：电车 3/16/17/21 路至 Dvorce 站，http://www.zlutelazne.cz

查理城堡

(Karlštejn,49°56'15.92"N,14°11'13.51"E)：远郊，市区公交系统无法直达，可至宾馆前台询问大巴信息。http://www.hradkarlstejn.cz

旅行常用捷克语

应急:

请您打电话叫警察!

Zavolejte policii! /zavolejte policii/

救命!

Pomoc! /pomoc /

请问最近的医院/药店在哪里?

Kde je nejbližší nemocnice/lékárna?

/Kde je neibli:rʃi: nemocnice-le:ka:na/

问候:

你好!再见!

Ahoj!/čao! /ahoi/ /tʃau/

再见!

Na shledanou! /na shledanou/

早安/日安/晚安/夜安!

Dobré ráno!/Dobrý den!/Dobrý večer! dobrou noc!

/dobre: ra:no / /dobri: den/ /dobri: vetʃe/ /dobrou noc/

礼貌用语:

谢谢!

Děkuji! /díky! /djekuji/ /di:ki/

不用谢!

Není zač! /neni: zatʃ/

请,不客气。

Prosím. /prosi:m/

对不起,麻烦一下。

Promiňte,... /prominite /

好

dobrý /dobri:/

漂亮

krasný /krasni:/

我很喜欢布拉格。

Praha se mi moc libí. /praha se mi moc libi:/

信息交流:

是的/不是的。

Ano/Ne /ano/ /ne/

我从中国来,不会说捷克语。

Jsem z Činy. Nemluvím česky.

/isem z tʃini. nemluvi:m tʃeski/

我听不懂。

Nerozumím. /nerozumi:m/

XX 多少钱? /这个多少钱?

Kolik stojí XX? / Kolik to stojí?

/kolik sdoji XX/ /kolik do sdoji:/

XX 在哪里? 我在找 XX。

Kde je XX? Hledám XX.

/Kde je XX/ /hleda:m XX/

现在几点钟?

Kolik je hodin? /kolik je hod in/ (hodin 中的 d 发音与英文中 joke 的 j 相同)

商店/柜台:

营业/关门

Otevřeno/Zavřeno /odevreno zavreno/

饭桌上：

祝您好胃口！

Dobrou chuť! /dobrou hutʃ/

（为了健康而）干杯！

Na zdraví! /na zdravi:/

啤酒 / 啤酒馆 / 咖啡 / 咖啡馆

pivo/pivnice/káva/kavárna

/bivo/ /bivnice/ /ka:va/ /kava:na/

结账！

Platit, prosím. /platit, prosi:m/

这是给您的小费。

To je pro vás. /to je pro va:s/

交通：

旅游信息介绍点

turistické informace /turisticke: infomace/

飞机场 /（主）火车站 / 主火车站

letiště/ (hlavní) nádraží

/lediʃtje/ /(hlavni:) na:drari:/

地铁 / 电车 / 公共汽车

metro / tram / bus /metro/ /tram/ /bus/

车票

jizdenky /jizdenki/

下一站 ...（地铁或电车报站）

příští stanice/ příští zastávka...

/pri: ʃdi: stanice/ / pri: ʃdi: zasta:vka/

小提示：

布拉格市中心服务人员绝大部分会说英文。不必因为害羞而不敢开口——他们的发音不见得比我们规范。如果您希望自己到经典旅游区以外逛逛，请找年轻一代问路，他们基本上也都能说英语。

数字方面建议您直接使用纸笔写出阿拉伯数字，除了七常在中间加一小横之外，基本和国内一致。

发音简单版：如果无任何外语基础，请忽略所有 ´ 、ˇ，直接把捷克语按照汉语拼音拼读即可。

发音升级版：捷克语属于斯拉夫语系，拼写与读音完全对应，重音放在第一音节。元音加 ´ 表示长音，发音长度为默认短音的三倍。r 为大舌音，类似于西班牙语或俄语的 r 发音；特殊字母 ř 发音为捷克语专有，无法用英文的国际音标标出，在此一律用 r 代替。爆破轻辅音 t、p 在后接元音时发音较重，听起来更接近浊辅音，此种情况下这里一律标成 d、b。

捷克语词典：

在线（捷←→英等）：

http://www.slovnik.cz/

电子（捷←→汉）：康明多译通东欧型发声多解词典 610-EE（约 900 元，100 克）

纸质（捷──→汉）：商务印书馆《新捷汉词典》（约 100 元，1000 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读布拉格/拓芙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

ISBN 978-7-5006-9578-3

Ⅰ.①走...　Ⅱ.①拓...　Ⅲ.①游记-布拉格　Ⅳ.①K95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0861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57350510

营销：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57350522 57350524

责任编辑：李杨 candie_li@163.com

书籍装帧：德德工作室 wude0176@yahoo.com.cn

印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880mm × 1280mm　1/32

印张：6.5

字数：80千字

版次：2010年10月北京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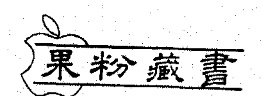
印次：2010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定价：26.00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5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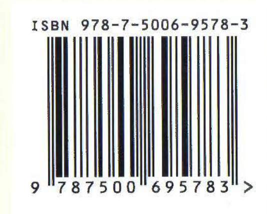
◎拓芙： 语言的背后躲藏着无数的潜台词。美丽和快乐是什么？它们与记忆紧紧相连，网一般交织，虚幻又真实。金字塔已被时间的流沙掩埋，所幸顶端仍有几个词语在烁烁发光。我挖掘着隧道，偷偷潜进墓穴。无边的未知世界中，我高举起那些闪亮词语的拷贝，找寻同路人。





- 漂亮的自然环境、古城堡和山脉，业余时间可以很舒适地露营。
- 城市里有许多古建筑、
- 不错的酒吧和饭馆、
- 有意思的文化、
- 非常漂亮的女性、
- 和德国相比：不是那么秩序井然，有点即兴发挥的意思。

上架建议：**旅游类**



责任编辑／李杨
书籍装帧／德德工作室

定价：26.00元